

上海社會真相



人海潮

空

網蛛生著



—— 目 回 集 四 第 ——

- | | | |
|-------|-----------|-----------|
| 第三十一回 | 彩筆描蛾直上摩星塔 | 銀簫引鳳偕游醉白池 |
| 第三十二回 | 文字生涯繭絲抽乙乙 | 女兒情緒瑤瑟語丁丁 |
| 第三十三回 | 蝶亂蜂忙戀花空有恨 | 魚沉雁杳捉月了無痕 |
| 第三十四回 | 畫苑題名竟成佳耦 | 情舫斷指未遂好逑 |
| 第三十五回 | 客館三更驚聞獅吼 | 歌場一瞥怕聽驢鳴 |
| 第三十六回 | 恨生金屋鵝鶩化離 | 魂墮玉樓鴛鴦並命 |
| 第三十七回 | 娼門送嫁一片癡情 | 客館談心兩行清淚 |
| 第三十八回 | 黃金市愛不用蝶蜂媒 | 紅粉好名甘爲牛馬走 |
| 第三十九回 | 公子多情暗藏避孕袋 | 蕭孃愛潔珍惜保安刀 |
| 第四十回 | 戀愛問題兩張懸河口 | 拜金主義一塊活招牌 |

社人海潮 第四集

網珠生著

第三十一回 彩筆描蛾直上摩星塔 銀簫引鳳偕遊醉白池

話說前集書中寫到沈衣雲走出一百十四號香巢心旌徬徨不甯原來女子的眼淚最易容動人情緒往往英雄豪傑不怕上戰場肉搏最怕在羅幃內看美人垂淚一顆顆淚珠兒拋下彷彿綠氣炮似的令人神經驟失作用當下衣雲聽得彩雲一番淒詞咽語眼見斷綫珍珠似的流淚不由得一個身子癱軟着勉強出門步下階沿聽得撲通一聲慌忙縮脚一望見馬路畔一個水潭原來天空陣雨初過積水成渠空冀笑道我們膩在柔鄉粉陣之中連天空下雨都沒有知曉好算盡興的了快雇車回去吧衣雲高叫一聲黃包車自有車夫迎上前來兩人一躍登車分道自去按下一邊單表香巢中王散客等正爲樂未央又罷麻雀謔浪笑傲無微不至直到鐘鳴三下主政二寶送客留髡這晚所留的髡散客却不在其內他因內務都沒有通宵照會所以一到半夜頭疼腦脹好像觀音大士在那裏誦緊箍兒咒似的刻不容緩奔回家裏安宿住在

香巢裏的有王川寒波各嘗一鬱以外孫大塊頭早在小房間裏強吞弱肉恣意狂啖一宵無話明天早上王川一覺夢醒望望手錶上已近九時吃驚非小一骨碌跳下床來並不喚醒裏床睡熟的彩雲偷偷地開了房門喊娘姨端上一盆面水盥漱過了即忙下樓出得門來雇車趕到北京路亞州中學上課原來王川新近担任校裏的圖畫課程每週六小時校長樓東傑按月貼他五塊錢車馬費王川十分感激風雨無誤逢時准到這一天實因昨晚討好彩雲辛苦了一些第一回遲到三分鐘心裏非常抱愧看官不免疑惑我言王川不是沒出息人他生就一雙寫生妙手描描歡喜佛每幀好售幾十塊錢怎肯低首下心爲五尊袁頭奔走一個月呢其間自有一種神秘原因那亞州中學向來只有男生本年度校長樓東傑爲便利聘請男教員起見新招一級附屬女生自從校中有了花枝招展的女學生出出入入果然有好幾位素來不懂教育原理的翩翩少年自願投身教育界來担任教職而且目的不在金錢上教授女學生十分熱心上課下課體貼入微愛護備至教員這樣熱心學生自然如雲從龍而至這一種教育方針叫做混合制度其中自有神秘的迴環妙用滬上一般大教育家早已

公認爲節省經費普及教育的唯一善政。校長爲社會服務披件義衣也很榮耀。此種政策最初實施的要算老閘三角浜那裏兩所學校。這兩所學校有個小小歷史。當初那三角浜一塊地皮地主新造兩幢房屋不知怎的開設店舖總不興發。不是三個月火燒定是兩個月盜劫結果總弄得倒帳破產關門大吉。房屋空關了幾個月。房主請地理先生來看看風水說果然不利。一塊三角式地形中亘着一條灣灣曲曲的小浜。照地理經上註着九絕之地。起造住宅要九世爲娼。現在虧得造作市房。倘使開設妓院。却能特別發達。妓院以外傍的店舖。休想發展。房主一想上海官娼無論長三堂子。不會開到這裏來。便是野鷄肉莊也不見得肯遷地爲良。除此以外只有將來等暗娼來撐撐市面罷過了。幾年中間一條小浜填沒了。市面慢慢興盛起來。那邊望衡對宇開設兩所男女同學的學校。都十分發達。先開辦的一所名喚『調和女學』。宗旨在調和兩性裏面男女學生人數相等。女校長名喚居育英。年紀四十開外。丰韻絕勝。雖兒聘請幾位女教員。又是個個打扮得粉裝玉琢。在教員室裏鶯聲燕語。害得一輩子鰥夫教員個個失魂落魄。神志昏迷。女校長見他們一件月白竹布長衫的大襟頭上。

時常淋漓着。一片涎沫彷彿患了五淋白濁似的心中。老大不忍。因此一念慈悲。便放一條生路給他們。走走把兩性教員像學生一樣調和起來。從此樂得一輩子男女教員叫校長一聲親姆媽。校長自以爲是慈航普渡的觀世音。每見人家小兒女喜歡寄名到觀音庵。大士蓮座下。喚聲寄娘。這個方法何妨。竊取校長教員彼此有益。當命全校教職員一律拜自己爲寄娘。自己喚教職員一聲寄兒。寄女。從此教員室裏只聽一片親親熱熱的呼聲。有時來賓參觀學校。偶見男女教員在一塊兒調笑。校長便推說他們本來是姊弟關係。耳目便掩了過去。更有一層便宜了校長薪水多少。從此寄兒寄女不能向寄母爭論。校長隨意貼幾塊錢一月。零用給教職員。教職員只有唯唯領命。此種辦學方針。居育英自以爲利益均沾。萬全之策。誰知積久生弊。校長給他們匹配好的幾對教員。一時傾軋起來。鬧得外人盡曉。輿論譁然。大家說他送子觀音庵式的學校。王婆化的校長。育英聽在耳中。好不氣憤。用盡方法調和。不來只好快刀斷絲。停止了一位寄兒的職務。風潮始平。那停歇的男教員也很有意思。手段此人姓張名美。生日夜盤算着報復方略。一天偶然經過調和女學校門口。見牆壁上新寫上一「女子

部宿舍』五個大字和對過醬園圍牆上『官醬』兩子差不多大寫滿了。三垛牆壁美生起初很以爲奇心想上面不過女學生三間宿舍罷了也值得這樣大書特書既而一轉念拍案嘆服正是育英的推廣手段招徠方法大概育英深知現在管理女生不能抱閉關主義了所以把宿舍上面六扇窗子一律配全新玻璃揩拭得晶瑩透澈便利學生晚眺望月又怕馬路上游客注意不到錯過機會因此特地標明使游客抬頭見喜任便帶回一兩個眼波嘗嘗新曉得上面玻璃窗裏是燙手熱白菓的批發處準備作成他們一筆生意經這不是一種廣告性質嗎美生想到這裏打算利用他這個方法隔了幾天向調和學校對門那家欲關未關的醬園主人疎通好了叫他遷讓貼他三百塊錢不到兩個月居然招生開學定名含春學校和調和貼對門含春學生起初男多女少只好稱附設女子部樓上佈置男宿舍像小客棧一般房間收拾得十分清潔也有茶房娘姨酬應周到外邊牆壁上也寫着『男子部宿舍』字樣和調和遙遙相對開學以後學生日漸增加原來這批學生平日一向站在醬園門口向女宿舍樓窗上擠眉弄眼的一旦有此機會大家報名入學并且人人願意留宿校中因爲

樓上推窗憑眺。非但可以通一通閃閃之電。還能接一接遙遙之吻。好在美生定的校規再通融。沒有不論年齡不限程度學費一次收足中途退學概不退還膳宿實行旅館飯店制度按日結算先付後住。那批學生好像上飯店住客棧。鎮日鎮夜縮在宿舍裏。隨時運用無綫電像勾魂攝魄似的效力卓著不多時。對方女學生轉學到那邊來的委實不少。美生大功告成。眼見調租學生漸次吸盡。好不快樂。對方育英女士尙不知癥結所在。只管拿出寄娘資格來壓制美生。和美生嚴重交涉。美生笑道。我從前叫你寄娘。有權利享的你。現在沒有權利給我。誰認你寄娘。況且我和你一樣辦學。替社會服務。造就人材。那教育事業不比店舖子有甚麼同行嫉妬性質。學校愈多教育愈易普及。我和你打官司。打到教育部開辦學校。熱心教育。總不差到什麼地方去的。你叫我不要辦。莫說寄娘親爺也辦。弗到育英聽得啞口無言。只索每天眼望着對門舍春兩字垂淚。後來調和學校學生差不多。要走了校中六七位男女教員。有覆巢累卵之危。不得不設法抵制。中有一人腦筋還算清爽。想出一個釜底抽薪法來。抵制把樓上六扇玻璃窗子鎖住了。玻璃上用白漆一塗。頓時隔絕了對方視線。不多幾天。舍

春學生也跑了一大。批調和。仍得恢復舊觀。依然混合制度。教着育着。至今弗替聽說。育英女士辦那所調和女校。煞費苦心。想出這個混合制度。來既省開支。又多教員。平常往往有來函自薦的。不但不取薪金。還肯捐助校中一二百元。經常費育英。對於此種熱心志士。那有不歡迎之理。真所謂人財兩得名利雙收。所以此種辦學方針。人人佩服。處處效法。樓東傑辦理亞州學校。也是竊取他的成法。添設一班女子部。吸引幾位男教員。真不費吹灰之力。王川也是被吸引的一份子。不過王川進亞州中學。另有一種作用。他日常描寫裸體美人。少一個模型。憑空結構。往往描得。不大逼真。有時腿子太細。像仙鶴似的。有時屁股太胖。像螳螂似的。肌肉一不勻稱。便發揮不出人體美。曲線美。來所以急于要物色一位美人模型。那模型西洋名詞叫做模特兒。王川欲得模特兒。真像文王訪呂望似的。求賢若渴。只覺一時難。邁花柳場中。找到幾位。一瞧。上下身都是瘡癥。一條條曲線。要從瘡蓋裏剝出來。何等費力。不得已。想到亞州中學。新招一班女學生。裏不知可有合格的。要想一個個挑選。不得不先下一番苦工。自己貼車資。費精神。去上圖畫課。第一步聯絡感情。第二步再着手。別選那天。王川趕到校裏。

九點已過三分。學生枯坐而待。一見先生趕到大家。嚷道：「先生不來上，害我們要脫課了。」王川一笑，慌忙跨上講台，把粉筆在黑版上畫一隻鳥，指點諸生臨寫。其中一位高材生道：「先生，你那隻鳥一個頭畫得太大了。」王川道：「這是老鳥呀，老鳥的頭自然大的。」學生道：「老鳥的毛好像黑的，先生你現在畫的白毛不對啊。」王川道：「笨坯，你把墨筆畫在白紙上，不是黑的嗎？」學生不響。一回兒紛紛把塗着一隻鴉交到先生面前。王川笑嘻嘻道：「張慧明，你自己是個胖子，畫隻鳥也歡喜這樣肥肥胖胖的要變做老母鷄了。」張慧明羞着不響。王川又道：「趙靜嫻，你畫鳥到底是外行，怎麼畫得這樣瘦弱，連脚都沒有畫上。」趙靜嫻道：「我畫的是隻睡鳥呀，他縮在鳥窠裏，脚自然不見的。」王川笑了一笑，又道：「今天那隻鳥要算張小鸞畫來最得神，最靠得住。」張小鸞聽得喜形于色。趙靜嫻低低道：「小鸞，你沒有嫁人，畫鳥已是內家，那便靠不住了。」小鸞聽得明白，仰仗先生另眼相看，便舉手要告發。王川問道：「小鸞，你說什麼？」小鸞指着趙靜嫻道：「他說我靠不住。」王川笑得眼睛沒了縫，道：「他說你靠不住，你自己有數。若然靠得住，他是說謊。若然靠不住，可知他沒有說錯。我倒要請問你，到底靠得住，靠不住？你一說，我便好判斷。」

直了。小鸞聽得先生這般說，埋着頭哭起來。一回兒下課鈴一搖，學生紛紛走出課堂。獨有小鸞不走。王川又笑得眼睛沒了縫道：「小鸞，我不能當着衆人面叫你慢一步走。這機會好極了，剛才上課說的話，算我錯，你別生氣。你是靠得住的，我不難爲你。你依我一件事，我送你一張畫片。」小鸞羞答答道：「甚麼事呢？」王川道：「這件事極平常，並不消耗你甚麼的。我因爲瞧你面孔，生得十分勻稱，十分漂亮，想替你畫一張油畫，配個鏡框子送你。你要嗎？」小鸞埋着頭低低道：「要的王川道：「你要我馬上就替你動筆。」小鸞道：「在甚麼地方畫呢？」王川想了想道：「地方晚上再定。」你一放學，便到西施公司屋頂最高處摩星塔上等。我不可失約。」小鸞點點頭道：「曉得。」心中轉悲爲喜，站起身來。王川拉着他的手道：「你記好了，千萬不可失信。」小鸞格格笑着逃了。王川拍拍身上白粉，捧着一疊課卷走出課堂。到教員預備室裏整理一下，逕返家中，將畫具拂拭拂拭。快鏡配置配置他妹子王芙蓉見了，笑道：「哥哥，你今天又要到那裏寫生去麼？」王川道：「我不出門。」芙蓉道：「你不出門，何不替我畫一幀油畫像？」王川道：「你別尋我開心吧。你自己也是個美術家，難道不懂美術原理，講到骨格一層嗎？畫像第一要骨格，勻稱骨格。」

不。勻。稱。憑。你。畫。得。花。朵。兒。似。的。免。不。了。人。們。說。一。句。錦。繡。包。死。人。索。然。無。生。氣。假。使。要。研究。到。骨。格。問。題。那。非。赤。裸。裸。地。描。寫。不。成。你。究。竟。是。我。妹。子。我。怎。好。替。你。畫。呢。芙。蓉。聽。得。羞。紅。着。臉。道。你。總。歡。喜。研。究。到。骨。子。裏。去。的。不。肯。替。我。畫。也。不。要。緊。王。川。冷。笑。道。當。然。不。要。緊。再。歇。幾。時。自。有。人。替。你。赤。裸。裸。描。寫。了。何。須。我。動。得。筆。芙。蓉。對。王。川。瞅。了。一。眼。走。開。去。了。王。川。吃。罷。飯。等。到。鐘。鳴。六。下。懷。着。快。鏡。提。着。畫。具。匆。匆。逕。到。西。施。公。司。直。上。摩。星。塔。只。見。閔。無。一。人。坐。守。了。一。回。張。小。鸞。果。然。如。約。而。至。王。川。喜。不。自。勝。握。着。小。鸞。的。手。道。你。此。刻。到。過。家。裏。嗎。小。鸞。道。已。回。過。一。次。王。川。道。畫。一。張。油。畫。像。要。費。好。幾。夜。工。夫。你。家。裏。怎。樣。推。托。小。鸞。道。不。妨。礙。我。家。裏。只。有。一。個。晚。娘。十。夜。八。夜。不。回。去。也。不。來。管。我。的。你。放。胆。替。我。畫。好。了。王。川。道。如。此。再。好。沒。有。我。們。停。回。吃。罷。夜。飯。便。動。筆。小。鸞。道。在。甚。麼。地。方。畫。呢。王。川。道。別。的。所。在。都。不。方。便。免。不。來。開。一。間。旅。館。小。鸞。低。頭。不。語。王。川。掠。掠。他。的。鬢。髮。道。小。鸞。剛。才。有。人。說。你。靠。不。住。讓。我。驗。驗。你。的。眉。毛。究。竟。怎。樣。小。鸞。把。頸。子。一。扭。道。不。要。瞎。說。我。的。眉。毛。生。病。落。掉。不。少。所。以。稀。落。落。不。大。好。看。王。川。道。眉。毛。落。掉。好。描。的。不。知。別。的。落。掉。沒。有。小。鸞。把。王。川。的。小。臂。擋。了。一。下。王。川。道。

你擋我明兒不批分數給你小鸞道你做先生批的分數本來弗公平我用不着你批自己填上個一百分看你奈何我王川道好你替我做先生吧明兒我畫隻鳥給你批批分數小鸞秋波一漂道我是不識貨分數批弗準確的王川道批得準批弗準停回再說我們外邊吃夜飯去吧小鸞道外面去不方便還是房間裏吃飯吧王川道也好你要房間大一些便開此間亞西亞旅館好嗎小鸞道隨便你當下兩人走下摩星塔抄到亞西亞旅館三層樓開了個四塊半房間坐定吩咐西廡開兩客中菜西廡還沒答應外邊飄然走進一位女人來插嘴道兩客飯不夠總須三客王川一望嚇呆了小鸞更嚇得鑽到床上去扯沒帳衣不敢漏臉那女人笑嘻嘻道王先生竟不出我所逆料我已跟了先生半天腿子也酸了你跑下屋頂我便想叫應先生的只因先生同着一位本校的學生不便招呼現在不妨事請你別慌說罷把房門推上坐下王川一旁王川面上一塊紅一塊白只叫聲徐女士饒了我吧我很抱愧勾引學生開房間自知於理不合下回再也不敢徐女士掠一掠鬢髮只管對王川癡笑王川低頭不語看官這徐女士是誰怎會得勘破隱情待在下報告明白那人便是亞州學校的教務主任

樓東傑的臨時夫人。上午王川在教室裏和小鸞囑私語。早給學生趙靜嫻竊聽明白報告了。徐女士徐女士記明地址一放學先到摩星塔等着見兩人。先後駕臨徐女士隱在傍邊聽得清清楚楚。他們走下塔來。徐女士一路尾隨。跟進亞西亞旅館。當場拿獲。使他們無可抵賴。當時王川捉摸不定。徐女士的來意。不知徐女士要怎生處置。嚇得驚魂不定。徐女士道。王先生你的胆子能收能放。怕是橡皮做的。剛纔監着千人百眼公然和女學生攜手同行。一旦給學生家族見了。不但壞你王先生的令名。連學校的校譽也從此掃地。你王先生的胆子未免太大。此刻見了我何用戰戰兢兢。我又。不生吞你下肚的你。儘管放大了胆子。王川低着頭。只不做聲。一回子西崑當真送上三客飯。徐女士走近床前。扯開帳衣。叫道。小鸞吃夜飯。你假惺惺。則甚。不論那事做到。弗怕到弗做。幽期密約的勾當。學生應該從小學起。先生們應該從小教導你的也。不用恐慌得我和王先生陪你吃夜飯。小鸞那裏敢答應。徐女士一把拖他入席。小鸞緋紅着臉。低頭不語。像新娘子一般。王川見徐女士不發作。膽子放寬了一些。捧着碗吃飯。徐女士拊些菜給小鸞。小鸞逼不過吃下一碗飯。徐女士連吃三碗。吃罷自有西。

崽來收拾三人揩過臉徐女士又陪笑安慰小鸞道小鸞你年紀輕開房間的過門節目還沒全懂你同王先生好算一對兒外行都要請教請教我咧老實說今天我不來難爲你們並且來盡我指導之責王川聽得私忖徐女士一般是蚊子見了血的東西今天說不定來分我盃羹我也不必害怕於他想着老老面皮道徐女士承你的情特來指教我們那是感激不盡照我意思不僅請你指導還得女士加入戰團做我們的後援咧徐女士道那個自然你王先生不用客氣我自當執鞭後隨王川嘆喏一笑站起身來把房門推上一室之中二難旣併雙鴛在沼暫且按下不提且說明日早上樓東傑因徐女士一夜不歸四出找尋猜到他在幾家大旅社內消消閑先到平安公司附設的大西旅館一問沒有折到亞西亞自有熟悉的西崽迎上告他在一百十七號房間此刻怕還沒起身東傑只在外面等候原來東傑和徐女士的結合前集書中早已表過想閱者還記得起徐女士是浪漫不過的誰也不能拘束他東傑和他同居訂有密約徐女士在外一切舉動東傑不得顧問所以徐女士不時到大旅館和他人消遣消遣東傑只有趨承惟謹小心翼翼的伺奉在側人家問及徐女士這位是誰徐

女士必定說遠房阿哥東傑也祇有叫聲妹妹高興起來連帶叫聲妹夫平心而論樓東傑好算得是菩薩心腸了閑言少表且說東傑直等到徐女士起身西崙送臉水進房纔敢走近門前探一探裏面徐女士見門外一張胖胖的臉兒一透接着門縫子裏有幾根小鬍子穿進穿出一觸一觸猜到是東傑尖銳着喉嚨喊道老樓你推進來呢在門外一掩一掩則甚房裏都是熟人不要緊的呀東傑聽得掩了進來見徐女士只穿身小短衫袴坐在沙發內床上被窩裏好像還有兩個人東傑納罕起來道徐女士難道你昨晚做的好文章是不是雙管齊下麼徐女士道胡說你瞧瞧清楚他們一對兒睡在床上我不過是個前敵總指揮罷了東傑道那麼床上究竟是誰呀徐女士道你去瞧一瞧再說東傑曉得不要緊的走近床前把被子一揭嚇得兩人縮做一團徐女士道王川你同小鸞起身罷這裏校長先生親身光降請你去上課了王川那裏敢答應東傑聽得王川小鸞不覺一怔接着對王川一恭到地道有勞老兄昨晚代我發薪水王川掩着臉不響徐女士一把拖東傑坐下沙發裏道你總是說甚麼發薪水不發薪水你自己想想你的薪水裏還有一息息一迷迷一點點的水虧你說得出來東傑

笑道。那麼現在王先生總有整數的薪水發給你們了。徐女士對東傑瞅了一眼道。別人的事不容你管。你要想揩油不成。東傑再說不下。徐女士穿好衣服拉着東傑要走。東傑再到床前囑付王川道。老哥你剪我的邊兒。我不難爲你。只要老哥心裏有數。下個月起你的五塊錢一月薪水照例不發。你要脫一個鐘頭課。對你不住……徐女士拉住東傑道。有數了。走吧。東傑道。人心難測。不得不慎重。將事正說時。瞥見桌子上放着一只快鏡。東傑奪在手裏。旋一旋乾片。配一配光綫。走上前去把條被子一抽。露出一幅雙人活模特兒人體美曲綫。美纖毫畢現。東傑接連拍了三四張。很覺滿意。當把快鏡塞在懷裏。笑嘻嘻道。老哥對不住。從此只好永遠替敝校擔任教科。恐後無憑。立此存照。又指徐女士道。如有翻悔。向中理直。徐女士在傍笑作一團。笑定了。忙把一條被子依舊送往床上。拖着東傑道。好了。好了。凍壞了他。不是白起勁。白費心機嗎。東傑纔始一笑。收科兩人走出亞西亞。趕回亞州中學。不提單表王川小鸞受此奇驚。索索發抖。兩人互抱着。鳩了一刻多鐘。驚魂稍定。穿衣起床。眼見快鏡已失。一對人體美片早給東傑拍去作證。將來永不能翻悔。只好永生永世替他効勞。心想這也是多畫。

了歡喜佛的一個報應。天道好還。報應昭彰。小鸞發急道。此刻回校怕他還要開除我。咧。王川道。校長對於學生多一個好一個。我想決不開除你。你放心好了。當下兩人穿好衣服。吃罷兩碗麵。算過帳。走出房間。一路回校。中途碰見沈衣雲。馬空冀。空冀和王川素來相識。衣雲也見過一面。王川不得不招呼一下。空冀要求王川畫幾幅小說。插圖。王川道。一定幫忙。晚上到局斟酌吧。說着匆匆自去。這裏空冀對衣雲道。王川形色匆匆。不知有些甚事。衣雲道。前面那個女子好像和王川一起走的。我們不留意把他們拆散了。空冀道。原來這樣。那也管他不得。我們此刻去吃點心吧。衣雲道。也好。說着兩人踱到三馬路老半齋。走上樓梯。一望幾個房間。吃客擁擠。塞足。正想回下樓來。側廂房間裏有人招呼。空冀道。老哥吃麵這裏來吧。空冀認得是同鄉施季英。點點頭。走進房間。正好有兩個位子。兩人坐下。座中和季英同來的一位少年。空冀不認識。攀談一下。曉得是惜餘公學的校長姚雪春。那姚雪春身子雖則矮小。侏儒。可是在滬上已海闊天空了。好幾年。雪春浦東人。老子搖舢舨出身。自從雪春當了惜餘公學校長。他老子早升任了校裏的校役。雪春生平好大自誇。喜歡出風頭。往往捏造着長篇累

牘的新聞投往各報。不是說章太炎和姚雪春談論國政。便是說黎元洪邀姚雪春計劃大政。此種稿件十篇中。倒有八九篇給報館主筆揩鼻涕。偶然發表出一二篇雪春便如獲至寶。起碼買他一百二百張分送友朋。明知他自弄的狡獪。大家當他神經病發作一笑置之。雪春那天新聘一位教務主任施季英。一清早正在半齋請客。請的是一碗鹹菜蹄子麵。一盆拌乾絲。四兩白玫瑰。季英樂得眉開眼笑。原來季英那人也同雪春一樣。有些神經病。好算物以類聚。無獨有偶。季英在前清也曾進過學。少年時的笑話。罄竹難書。居家最喜歡和娘姨大姐發生戀愛。他夫人無論怎樣嚴格管束。只是野性難馴。夫人出門。每把他鎖在屋子裏。等到回來。失却所在。有時匿在柴堆裏。有時縮在灶肚內。夫人目覩情形。氣得捧着肚子嘆息。季英有個兒子在北洋公學讀書。畢業回來。季英替他擇吉成婚。結婚以後。他兒子供職在上海保險公司。不大回家。當六七月裏。季英的媳婦閉上房門洗澡。季英在房門外探頭探腦。不知轉些甚麼念頭。有時更搬只小櫬。端坐在媳婦房門口。捧着幾冊唱本小書。甚麼『採黃瓜』『十不該』等。從頭至尾。抑揚宛轉的唱着。唱完了。還把小書塞進媳婦房間裏。他媳婦等丈

夫回來哭訴一番季英兒子聽得心頭火發操着一柄切菜刀趕進趕出要殺爺嚇得季英家裏不敢住亡命到上海來謀事這是前話表過不提季英現在認得姚雪春身任惜餘公學教員彷彿姜太公八十歲遇了周文王快活得甚麼似的當和馬空冀說說談談空冀曉得他老脫氣不和他深談季英只管刺刺不休他說自己一到上海軋了個女朋友那女友還是南海唐聖人的乾女兒寫得一手好字寫來和唐聖人相差不多海上文藝界早替他定下潤格名重一時現在那人和我天天在一塊兒研究文學他願嫁我作妾我還沒有答應他此事尚在考慮之中空冀聽得竊笑他又在那裏發神經病了季英又恐空冀不信摸出那人寫給他的幾封情書給空冀看空冀約略翻了一翻笑道老哥艷福不淺在下望塵莫及座中姚雪春也艷羨不置當下空冀衣雲吃罷麵會了帳先走空冀叮囑衣雲下午到局辦事衣雲答應着兩人分道而去衣雲逕到正義錢莊辦事下午敲過三點鐘踱到環球書局編輯所見了馬空冀空冀招呼坐下靠窗一張寫字檯上并爲介紹幾位編輯員認識衣雲一見如故十分親熱其中新進局的一位松江洪幼鳳品性純厚接物和藹年紀二十來歲翩翩儒雅不脫書

生本色所作詩文小說沈着纏綿一讀便知富有情感心理學中所謂偏于多血質的男子只因家計貧寒夫人言月仙女讀書澚墅關蠶業女校家中各有一位老母雙方同居着全靠幼鳳筆尖上生活幼鳳一個月那裏弄得到許多錢所以終日在愁城困境之中衣雲和幼鳳很相登得來自進環球書局兩人合編幾種詩詞稿互相切磋倒也十分投機衣雲見幼鳳有時愁眉不展書空咄咄知他迫于生計無以爲家只因自己淪落天涯寄人籬下實際上愛莫能助幼鳳無法可想只能在辦公時間外埋頭著作有時澈夜不眠窮年累月著成一部長篇小說取名『銀旗恨』當下攜稿求售誰知海上各書買對於沒名氣的小說家向不招待你去拜訪他們把一部大稿求售他們簡實當你是個乞丐看重一些當你茅山道士寫捐只推說老板不在或是經理出門幼鳳那一天求售這部銀旗恨小說連走了三四家都是這樣回報氣憤着去訪一位同鄉在民主日報的鄭一鵠拖了一鵠同到四馬路求售一鵠雖也不大熟悉可是文名比幼鳳大一些認識幾位書賈手下的跑龍套當下走進一家華文書局裏有一位站櫃子的先生和一鵠攀談了幾句幼鳳在傍察言觀色乘機把一部稿子呈上

那人只瞧了一瞧名目，蹙着眉道：「不行，我們老板一定不收。現在上海出版潮流千變萬化，這種名目早已過去，印成了一定沒人請教。只有自己閱看，你快去換上個名目，再說吧。」幼鳳和一鵠碰了這個釘子，只索挾了一部稿子，走出書局。一鵠天性純摯，急人之急，不顧甚麼，當見幼鳳愁眉不展，把身畔用贖十來塊錢摸給幼鳳。幼鳳回到編輯所，把這件事告知衣雲。衣雲道：「你何不售給本局呢？」幼鳳道：「你有所不知，我當初進局時，訂有條約，薪金按月三十元，專心局務，不得另行著作，因此不能給空冀。瞧得恐受違約處分。」衣雲道：「原來如此，不知你將薪金抵當用途，每月不足若干？」幼鳳道：「家用適如其數，內子的學費膳宿費，另用每月至少二十元。這筆款子完全脫空。」衣雲道：「此番你賣稿賣不掉，怎樣弄法？」幼鳳道：「還少二十元，請你替我想想法。」衣雲一轉念，往見空冀，推說自己需用，挪借二十塊錢。空冀一口依允，摸出二十元給衣雲。衣雲轉付幼鳳。幼鳳如魚得水，喜溢眉宇。當去匯給他夫人言月仙女士，另將一鵠處借來的十四塊錢送回家裏給老母家用。且說幼鳳回到松江家，下老母和岳母歡喜不盡。垂晚更有一位妙曼娟秀嬌小玲瓏的女子，特來奉訪。那人姓錢，名儀鳳，年祇十五歲，稚

慕幼鳳文才從幼鳳改改課卷算得幼鳳一位女弟子住在幼鳳隣舍聽得幼鳳回家便來和幼鳳清談談了一回子幼鳳引他到醉白池逛逛那醉白池在西門外有幾所樓閣一個荒池花木雜蒔假山亂疊時當深秋園子裏面滿目荒涼池中殘荷早賸枯梗太湖石上遍遺鳥糞兩人坐在閣裏眼望池水喁喁談心儀鳳道我前天寫給你的信你接到麼幼鳳道已見過又道你給我的信怎麼署着銀簫主人四字可是你新題的別署嗎幼鳳道不差是新題的儀鳳道不知可有甚麼出典幼鳳笑了笑道簫引鳳凰你懂得麼儀鳳不知不覺粉靨緋紅低下頭含情脈脈了好一回忽聽池子裏撲刺一聲正是

竹小苦無棲鳳力
花含先有許蜂心

不知儀鳳說出什麼話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文字生涯繭絲抽乙乙 女兒情緒瑤瑟語丁丁

話說洪幼鳳正和錢儀鳳女士在醉白池談心忽聽池子裏潑刺一聲兩人見一尾金魚跳躍到三四尺高頓時把池子裏碧鱗鱗的波紋跳亂變成一個迴環的水圈由小

而大漸次模糊。儀鳳對着出了回神道。那金魚好好在池子裏。他爲甚麼要跳躍。幼鳳道也是自尋煩惱。他身在水中。不知水中之樂道。是水外另有樂國。那裏顧得到一離水面。死期立至呢。儀鳳聽得靜默了一回。道我和你見解不同。魚的跳躍也是他一片活潑潑地的天機。不能怪他自尋煩惱。正是他的樂境。咧。幼鳳笑了一笑。引儀鳳踱出閣子。從走廊裏紆迴曲折抄到後園。一座茅亭中倚檻四矚。只見花木凋零。黃葉鋪地。一叢綠玉。只賸兩三瓣破碎不全的葉子。早已失却蒼翠欲滴的色。素幼鳳目覩園裏一片蕭瑟景象。免不脫書生氣。發出那宋玉悲秋之感。來口中啣。唔微吟頻頻搖首。那時天空又下了一陣秋雨。淅淅瀝瀝滴碎芳心。儀鳳道天下雨了。我們回去吧。幼鳳說秋雨一瞥。卽過不妨多坐一回兒。儀鳳道我瞧你呆呆地。又在那裏想做詩起腹稿了。幼鳳說給你猜着。儀鳳道你要鉛筆嗎。我有在這裏。幼鳳說有了鉛筆。要紙張哩。儀鳳道我統纒有一邊說一邊在螭螭粉頸裏抽出一根細細的金練子。來旋下一枝二三寸長的翠甸鑲金小鉛筆。授給幼鳳。幼鳳接着把他貼在頰上。得意着道。真的溫馨欲醉。儀鳳羞得粉靨微紅。對他秋波一轉。又在袋裏摸出一冊茶綠面子的。小日記簿。翻

開。面。子。正。想。扯。兩。三。頁。給。幼。鳳。幼。鳳。卽。忙。伸。手。奪。過。道。扯。下。很。可。惜。的。我。寫。在。上。面。便。是。儀。鳳。忙。來。奪。取。道。上。面。有。別。的。事。記。着。不。好。給。你。瞧。的。幼。鳳。正。待。翻。閱。給。儀。鳳。雙。手。握。住。幼。鳳。道。你。放。手。我。聲。明。不。窺。你。祕。密。你。不。信。你。吩。咐。我。寫。在。那。裏。我。決。不。翻。下。儀。鳳。道。那。麼。你。寫。在。第。一。頁。上。下。面。不。許。偷。看。你。一。看。我。便。要。來。搶。幼。鳳。道。算。數。說。着。揭。開。第。一。頁。果。然。沒。有。一。個。字。幼。鳳。沉。思。了。一。回。颼。颼。寫。下。一。首。小。詩。道。

秋。雨。忽。飛。濺。城。郭。失。相。望。太。息。耽。吟。人。短。世。接。殘。夢。秋。風。何。自。來。吹。聚。好。眉。嫵。寥。寥。百。年。中。佳。人。無。足。數。微。生。安。念。命。天。遣。雲。鬟。誤。可。惜。夕。陽。山。相。對。愁。人。坐。秋。雲。不。可。攀。照。影。一。函。淚。知。有。此。時。心。入。世。得。幽。會。城。西。花。樹。殘。乞。取。收。魂。地。嗟。余。空。自。奇。骯。髒。百。讒。底。

儀。鳳。奪。在。手。裏。微。吟。一。遍。於。邑。不。懽。道。幼。鳳。你。怎。麼。做。得。這。般。沉。痛。呢。怕。有。說。不。出。的。一。段。心。事。罷。幼。鳳。嘆。息。道。從。前。的。心。事。好。算。過。去。現。在。的。心。事。正。沒。有。涯。涘。自。撫。藐。躬。不。知。如。何。歸。宿。儀。鳳。聽。得。默。然。片。晌。幼。鳳。又。道。儀。鳳。你。好。算。得。一。個。知。我。心。事。的。人。祇。是。我。到。了。這。個。地。位。心。中。雖。有。萬。分。沉。痛。我。勸。你。也。不。必。來。安。慰。我。吧。你。越。安。慰。我。我。

越覺得沉痛難熬。儀鳳道：「這算甚麼話？我還是要勸你放寬心境，從快樂的途徑上走去。別把人生觀弄錯了。天下事那有十全十美的？儀鳳只管垂頭悲歎，儀鳳岔開他的心事道：『我問你上回我寄你那幀照像，還留着嗎？』」幼鳳道：「這東西怎肯拋撇？我帶在書局裏。前天特爲你題上兩首詩。」儀鳳道：「可是我猜到你一定要把他塗得不成樣子了。你快寫給我瞧。不知你說的甚麼話，說着又把日記簿授給幼鳳。幼鳳抄全兩首遞還儀鳳。儀鳳低徊吟詠道：

似聽環珮下瓊臺，照座修眉與膩腮。
想見畫師齊斂手，只留一幘共紅梅。

與天人語欠天才，幸恕狻猊霽色開。
永乞風鬟陪獨坐，使儂膜拜一生該。

儀鳳頓時羞得紅雲滿面，嬌罵一聲無賴。幼鳳又奪過小冊子道：「我還有一首想寄你的。沒有寄出。今天一齊寫給你看看。」剛寫到『秋盡飛迴雁字長，一句亭子外面走來個老嫗，叫喚道：『儀鳳，你原來在這裏。我那一處不找到你哥哥回來了。快快回去罷。』儀鳳喚聲，姆媽你怎會找到這裏來？老嫗道：『我先到洪先生府上，洪老太太說起大概在這裏。我就找尋到此。』儀鳳跟着母親回幼鳳一聲：『明天再會一逕走出醉白池去。』」

也。跟。了。出。來。回。家。晚。膳。一。宿。不。提。次。日。清。晨。便。趁。早。車。到。滬。當。在。車。中。納。悶。時。摸。出。一。冊。儀。鳳。昨。日。遺。忘。的。小。冊。子。來。細。瞧。直。令。幼。鳳。粘。着。情。絲。不。能。擺。脫。原。來。那。冊。子。上。面。寫。的。一。行。行。蠅。頭。細。字。無。非。幽。情。密。緒。和。幼。鳳。有。切。身。關。係。記。着。『某。日。接。幼。鳳。書。神。思。恍。惚。晚。不。能。睡。纔。合。眼。便。見。他。施。施。而。來。相。與。宵。談。竟。夕。醒。來。南。柯。一。夢。』又。道。『某。日。致。函。幼。鳳。後。我。心。懸。懸。仿。佛。密。緘。在。函。中。隨。着。瑤。箋。飛。向。春。江。與。幼。鳳。相。見。一。面。』諸。如。此。類。的。記。載。不。勝。枚。舉。下。面。更。寫。着。幽。怨。的。詩。歌。綺。麗。的。情。詞。一。片。天。真。爛。漫。的。女。兒。情。緒。活。現。在。字。裏。行。間。總。脫。不。來。洪。幼。鳳。從。前。人。說。『恨。不。相。逢。未。嫁。時。』儀。鳳。的。幽。怨。適。成。反。比。例。便。是。『恨。不。相。逢。未。娶。時。』幼。鳳。當。時。雖。和。夫。人。月。仙。女。士。感。情。甚。好。然。那。禁。得。起。有。這。樣。一。個。靈。敏。曼。麗。的。女。子。一。心。一。想。的。眷。顧。着。呢。只。覺。得。心。旌。徬。徨。不。能。自。已。那。天。回。到。環。球。書。局。編。輯。所。裏。晚。上。睡。眠。不。穩。心。緒。紊。亂。自。己。不。知。怎。麼。對。付。儀。鳳。好。過。得。兩。三。天。儀。鳳。催。索。那。冊。小。簿。子。的。信。不。絕。而。至。誰。想。幼。鳳。早。把。冊。子。裏。面。的。空。頁。塗。滿。了。詩。歌。日。記。當。下。免。不。得。寄。還。儀。鳳。從。此。又。深。了。一。層。情。障。兩。人。彷彿。在。情。海。裏。合。駛。一。船。扯。足。了。蓬。越。駛。越。遠。早。到。海。中。央。只。等。罡。風。一。至。情。波。陡。

起立遭滅頂。可以預卜。平心而論。幼鳳不能辭挑逗之咎。儀鳳那時僅不過像情果一核。假使放在乾燥之地。尙不致發芽生長。那禁得起幼鳳日夕灌溉。弄到蓬蓬勃勃。一發難遏。在幼鳳方面說。不過通常交際和女性筆墨往還稍雜一些。綺思那裏料得到牽惹情絲。要作繭自縛呢。所以文人仗着綺麗才華。賣弄在情竇初開的女子面上。最危險。彷彿含着滿打酒精。噴向火盆裏。那得不焦頭爛額。閑言少表。且說幼鳳在海。上賣文鬻稿。弄得疲於奔命。一天把部『銀旗恨』小說重新修改一遍。又托鄭一鵠做上篇序文。一鵠又替他代求民主報主筆雛鳳也做了一篇幼鳳不勝感激。裝訂成冊。題上個端端正正的簽條。自以爲十分完備。拉了沈衣雲去求售。先到棋盤街一家最大的通商書局。一問其中一位交際員。道足下怕初來上海不懂。我們這裏情形。我們這裏編輯員常年養着一屋子。走到馬路上。像盛杏蓀大出喪一般。所以要編甚麼。是甚麼。咄嗟立就不比。其他小書局專收野鷄稿件。我們除上海北京幾位名流博士。特約撰述外。其他一律不收。況且照公司章程。收買滿五十元的稿件。須經董事會通過。慎重將事。決不肯模模糊糊收下的。我看你們還是去問問別家吧。幼鳳衣雲只得。

辭了出來。衣雲笑對幼鳳道：想不到你一片心血的稿子，今天給人輕輕加上個野鷄頭銜。幼鳳嘆息道：還不如野鷄值錢，咧野鷄站在自己門口，嫖客走上門來，我們趨承書買的鼻息，只聽他們幾句有氣沒力的話。衣雲道：照此情形，賣文簡實不如賣淫，莫說別的嫖客，一隻謎花朵眼的面孔，比較書買一隻冷臉，要好看得多。兩人邊說邊走，又到麥家圈一家維新書局裏，一問賣稿事情，要到編輯部。編輯部便在樓上，兩人走上樓來，只見迎面一隻大寫字檯，兩旁兩隻小寫字檯，小寫字檯上端坐着四位青年編輯員，正在埋頭著作。大寫字檯上高高的堆着一排洋裝書，遠望只露出那編輯長一片禿頂，油光燈亮。一升一降起伏不定，傍邊四位編輯員偶然交頭接耳，只要禿頂一升，便聲息全無。幼鳳走上前去，灣灣身子，那人伸出頭來，略點一點，一回又伸出一隻手來，招呼幼鳳坐在傍邊。檯子上幼鳳坐下，說明來意，把一冊稿子呈上，那人打開簿面第一頁，一瞧是席雛鳳的序文，不覺精神一振，整襟危坐，搖頭幌腦的朗讀一遍。幼鳳眼見他讀得非常得意，心想一定有望，誰知下面的文章不看了，向幼鳳道：這篇東西的確是雛鳳手筆嗎？幼鳳道：當然。那人道：做得不差，說時仍把一冊稿子退回。

幼鳳搖搖頭道：「小說稿件我們一概不收，接着嘆口氣道：『現在的小說愈弄愈糟，真要鬧翻了，將來怕像毛廁裏遺棄的草紙一樣不值錢。什麼艷情、哀情、簡實、定造、油字紙，你想現在紙價又飛漲了，要三塊八角錢一令報紙，把他排版印刷裝訂推廣結果賣給野味店包包花生米豬頭肉，只值十二文一斤，這項生意還好做得嗎？開書坊誰帶幾個老婆出來蝕掉幼鳳聽得不則一聲，那入眼睛一橫道：『我又要問你們一批文人爲甚麼別的勾當不做，偏生要做小說吃辛吃苦鬧着艷情、哀情、紅愁、綠怨的玩意兒呢？』」

呢。足。下。別。生。氣。現。代。小。說。家。之。多。多。於。坡。垃。桶。裏。的。微。生。蟲。小。說。稿。價。格。之。賤。賤。於。小。菜。場。的。臭。鹹。鯊。講。句。老。實。話。我。們。出。版。界。憑。你。們。著。作。家。羊。肉。當。狗。肉。賣。生。米。不。能。當。熟。飯。吃。的。非。加。上。三。倍。五。倍。本。錢。印。刷。成。功。外。加。推。廣。費。上。去。假。使。內。容。當。真。像。臭。鹹。鯊。一。般。除。野。味。店。老。主。顧。外。試。問。誰。來。請。教。不。是。要。大。大。折。本。嗎。所。以。我。們。爲。的。保。全。血。本。起。見。抱。定。宗。旨。不。出。版。那。種。臭。鹹。鯊。式。的。小。說。這。要。你。們。著。作。家。原。涼。的。了。說。罷。一。聲。癡。笑。把。幼。鳳。氣。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翻。了。翻。白。眼。便。走。出。得。門。來。對。衣。雲。嘆。口。氣。道。氣。數。氣。數。挨。罵。了。一。頓。我。光。火。起。來。恨。不。得。把。這。冊。小。說。塞。到。垃。圾。桶。裏。去。衣。雲。

道你別光火還是找熟人介紹一邊說一邊走又到華文書局門前衣雲瞥見王散客坐在裏面正和文小雨談話當引幼鳳走進裏面招呼一下幼鳳把冊小說交給散客說明求售本意散客只瞧瞧書名搖頭不迭道可惜過時了衣雲不耐道足下不比書賈怎麼也說起這句話來著作物是講究內容的文筆如何雋妙立意如何深刻結構如何精警怎麼你一見名目便說他過時呢難道小說也像小菜場出賣鱔魚明蝦一樣的嗎散客笑道足下有所不知坊間出版一種書不是替你壽諸梨棗傳諸後世的他們只講營業性質一版再版風行一時所以第一步先要緊書名內容還在其次買客不是見你內容好來買的非要把書名去配買客的心理他買去一看便是十不通念不通也不能夠來退換老板只消錢到袋裏目的已達誰管得看客滿意不滿意所以最要緊的便是書名講到書名的時不時其中很有關係老哥不在其行莫怪不知其細上海出版潮流千變萬化這並不是書賈的歡喜變化是閱者的眼光變化書買無非想賺幾個錢不得不隨閱者眼光轉移迎合閱者心理投其所好利市十倍像這種『恨』『怨』『悲』『魂』『哀史』『淚史』的名目還在光復初年閏動過一時以後潮

流就轉移到武俠一類有人說武俠小說足以一掃萎靡不振之弊因此大家爭出武俠書甚麼『武俠叢談』『武俠大全』『俠義全書』『勇俠大觀』沒有一部書不出風頭後來越出越多鬧翻了做的人也實在太拆爛污甚麼一根烟杆子刺殺一百念八個好漢兩柄寶劍鼻子裏進去屁股裏出來簡直像說夢話一樣看的人也就沒有興味了書業潮流便轉移到黑幕上去大家說黑幕不比武俠小說向壁虛構這是揭破社會的祕密實事求是很有來歷因此坊間大家爭出黑幕說也奇怪上海洋場十里百千萬言也揭他不盡甚麼『黑幕大觀』『黑幕彙編』『黑幕裏的黑幕』這是攏統的還分門別類甚麼『姨太太黑幕』『大小姐黑幕』後來越出越多便有甚麼『和尚尼姑之黑幕』『鄉下姑娘之黑幕』作者差不多要把娘老子的黑幕都寫出來了從此不到幾時那張牢不可破的幕也就揭穿後來潮流又轉到財運上面去財是大家的貪的見報上登着廣告說看了這種書立刻可以發財有那一個阿木林不歡喜發財因此甚麼『財運預算法』『財運必得法』風行一時上海地方差不多癩三叫化子手各一編大家想發財發了財之後飽煖思淫是免不得的所以現在的潮流大概

要轉移到財字上面一個字上去了。今兒苗頭已見甚麼『隔壁桃花記』『一枝紅杏記』聽說成績着實可觀。料想一定要走這條路的。我正預備出一本『春醉芙蓉記』。總要把男女兩性上的祕密赤裸裸地描寫出來。甚至於男女兩性交接時的方式動作也要盡情描寫。中加工細插圖逐節逐段說明。另加按語這樣淋漓盡致纔好。一拳打倒西門慶一脚跳翻權老實。包能一紙風行。家弦戶誦。老哥你道我眼光對嗎？你聽我一番話懂嗎？衣雲笑道：『聽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想不到書業中有這們忽起忽落的潮流。那麼幼鳳這部小說雖則也是講兒女之情不免發乎情止乎禮。大概只好度之高閣了。幼鳳聽得微微嘆口氣道：『可惜三個月光陰擲諸虛。牝散客道你倘使做了甚麼』。『男女聯歡史』『夜半恩情記』等三四塊錢一千字包我身上立時立刻有人要。近來有不少小說家日夜趕著此項小說。差不多三四天出一部。依然供不應求。可惜你不明白出版潮流走錯了路。幼鳳沒有話說。祇得挾了一冊稿子。仍舊和衣雲回到編輯所。過了幾天。幼鳳經濟難關。又到碰見鳳梧。一鵝把售稿情形細訴一番。大家說我們都是過來人。此中甘苦早已備嘗。幼鳳托鳳梧想法。鳳梧當寫一封。

信介紹給塔報館一位編輯先生劉芳閣請他刊在小塔報上充篇幅幼鳳晚上又
不免獨自去登門拜訪總算劉芳閣給鳳梧一百分面子允許刊登約計五萬八千字
算五十塊錢囑咐幼鳳隔天晚上到下面會計部向會計主任領取幼鳳這一喜喜得
像小尼姑落去了私孩子一般一到明朝偷偷地寫一張五十元收據蓋上個朱紅白
紋圖章塞在袋裏又笑嘻嘻約下沈衣雲在外面小酌衣雲一怔心想幼鳳請客河清
難俟當問他說難道你銀旗有主嗎幼鳳點點頭道總算旗開得勝從此銀旗不恨了
衣雲對他拱拱手道賀賀你准擾你一餐當下挨到五點鐘幼鳳拉拉衣雲袖角同出
編輯所一路逕到塔報館誰知等下一個多鐘頭那報館裏的會計主任沒有來兩人
盤旋在一間小小應接室裏真像熱鍋上螞蟻一般問問茶房說李先生說不定那時
候來的衣雲這時聽得裏面叮噹碗響腹中飢腸雷鳴摸摸身畔又是分文未帶幼鳳
更心急如焚再等一回不來祇得拉了衣雲走下樓來嘆口氣道求人之難真不堪設
想你大概枵腹了我們去吃碗麵點點飢吧衣雲說我預先聲明囊中不名一錢幼鳳
笑道兩碗麵錢我總還有兩人一邊說一邊走上得月樓坐定叫兩碗燜肉麵堂倌冷

冷的答應一聲。衣雲一望四座，別無他客，心想：此刻來吃麵，明明代替夜飯。堂倌估量我們吃不起夜飯，所以要冷臉相向。世情冷煖，于此可見。當下兩人等了好一回，還沒送來。向堂倌催詢。堂倌說：此刻不在市上，不能像清晨來得快。請等一刻。就來。兩人只好坐守。好容易聽得樓下鍋子響。堂倌端上兩碗麵來。兩人狼吞虎嚥，吃一個空。吃罷，摸摸嘴。幼鳳當先下樓。會帳。堂倌高叫兩碗帶小。幼鳳伸進袋裏，摸索好久，只管呆着不響。衣雲在傍替他着急。幼鳳又把袋裏許多紙條、名片、信封、信箋之類，摸出整理一回。仍不見有一文錢。面上忽紅忽白。衣雲正待開口說話，幼鳳轉驚爲喜，在地上拾起一枚雙毫，授給帳檯。上那人只找出八十文。兩人匆匆走出。麵館捏一把汗。衣雲道：你好險啊！幼鳳笑了。笑，仍到塔報館總算碰見主任會計，領到五張十元鈔票，滿心歡喜。走出報館，再想請衣雲吃飯。衣雲道：省了罷。再吃不下。幼鳳把二十塊錢還衣雲。借款衣雲說：前回向空冀借的空冀不在乎。此你也無須亟亟。幼鳳歡喜不盡。明日匯寄三十塊錢到濟墅關蠶桑學校，給夫人繳學費。二十塊錢寄回家裏，另用過得難關。又日夜箸作攢頭及案落紙起春蠶食葉之聲。從此不敢再做長篇小說，專作短雋筆記。投

寄。日。報。館。按。日。登。載。月。得。數。十。塊。錢。稍。展。眉。宇。秋。去。冬。來。不。覺。已。是。風。雪。殘。年。編。輯。室。中。事。務。暫。停。衣。雲。因。舅。父。表。妹。等。回。去。收。租。須。開。春。來。申。很。覺。冷。靜。招。幼。鳳。小。住。作。伴。從。此。紙。閣。蘆。簾。中。吟。聲。笑。語。倒。也。覺。得。春。氣。盎。然。一。日。積。雪。初。晴。幼。鳳。新。成。一。稿。是。麥。家。圈。那。裏。一。家。小。書。坊。定。撰。的。衣。雲。陪。他。去。繳。卷。經。過。四。馬。路。一。帶。泥。漿。濺。滿。衣。裾。袴。統。襪。管。盡。成。灰。色。幼。鳳。領。得。十。來。塊。錢。沾。沾。自。喜。笑。對。衣。雲。道。明。天。好。作。歸。計。了。當。稍。辦。年。東。以。奉。甘。旨。正。說。時。碰。見。一。佛。鳳。梧。一。鵲。迎。面。走。來。一。鵲。招。呼。幼。鳳。道。你。可。是。又。在。那。裏。奔。走。於。書。買。之。門。嗎。幼。鳳。點。頭。微。笑。道。『穿。過。麥。家。圈。去。爛。泥。漿。裏。有。人。行。』今。日。堪。爲。我。寫。照。不。趨。承。書。買。錢。那。裏。來。呢。一。佛。道。幼。鳳。好。久。沒。見。我。聽。一。鵲。說。你。在。海。上。賣。文。我。便。替。你。悼。惜。賣。文。豈。是。你。賣。的。規。規。矩。矩。筆。墨。只。合。丟。在。垃。圾。桶。裏。風。行。一。時。的。無。非。淫。詞。邪。說。我。深。知。你。不。合。時。宜。硬。要。站。在。上。海。談。何。容。易。今。天。無。事。我。們。敘。敘。鄉。誼。吧。當。下。一。佛。當。先。走。上。豫。豐。酒。樓。團。團。圍。坐。一。桌。子。點。了。幾。色。菜。燙。了。二。斤。酒。一。佛。又。請。了。一。位。女。弟。子。陳。雲。秋。來。雲。秋。住。汕。頭。路。一。招。便。到。二。十。來。歲。年。紀。丰。致。楚。楚。口。才。老。練。席。上。談。論。風。生。絕。無。女。兒。羞。澀。態。一。佛。問。明。年。當。真。要。遠。行。嗎。雲。秋。

回說過年初五便跑一佛問到那裏雲秋說到重慶一佛道幾時好回來雲秋黯然道歸期未定此後只有瑞札往還請你老夫子常通青鳥使一佛點頭微笑道你千里遠行無以爲贈明年新春我又不在上海河梁送別那是不能的了雲秋道老夫子送我不本不敢當鳳梧插嘴道老夫子送女弟子一首詩罷今天我們便算餞行餞行應當有詩一佛點頭閉目靜默了一回兒取過一枝破筆呵開凍硯便連真帶草的寫在一張請客票上居然一首律詩鳳梧取過朗誦道

蜀道青天自十驚如何弱質竟長征神交不隔忘千里夢想爲勞聽五更盼望手書先有約摩挲指畫不勝情那堪雲外樓頭倚記得銷魂第一聲

鳳梧稱贊道清雋纏綿的確好詩一鵠等傳觀一遍浮一大白鳳梧道我於艷體詩好久沒作一佛道你今天妨陪我一首鳳梧當真拈毫思索了一回寫出一首絕詩道

漠漠霜寒翦翦風豪情無復醉新豐年時一種淒清味細雨朱樓在夢中

一鵠先看了道你可是仍不能忘情于湘水美人鳳梧笑了笑一佛道鳳梧的詩委實不差放翁萬首誠齋十集不復多讓算得我黨健者一佛又問幼鳳道你的詩興近來

怎樣。幼鳳道。我現在對於風懷之作。正在懺悔。清夜捫心。簡實造成。綺孽不少。前晚偶成自讞一首。實在不可爲訓。鳳梧道。你快抄出。讓我們拜讀。拜讀。幼鳳秉筆疾書道。

起落春宵無限心。臥聞檐溜夜霏霏。蕙柔想壓真僊曲。藕合曾翻玉女衾。苦作文人。科慧業。若爲天子必荒淫。莫憐暮雨朝雲外。亦有詞章怨藁砧。

幼鳳寫出。授給一佛鳳梧等傳觀。一遍一佛道。首句起落春宵無限心。虧你想得出。淫靡萬狀。勝過一部金瓶梅。一鵠插嘴道。非過來人。不能道此詩。淫雖淫。情味不弱。輕清側艷。在次回子瀟之上。一佛道。一鵠不大見他。有風懷詩。前天我在他案頭。見一冊板橋雜記。上却寫一首很風趣的詩。一鵠你寫出來。給鳳梧瞧瞧。一鵠道。不知所云。說着寫出一首律詩道。

搜討風花數。往賢共言興廢。一凄然。禮先樂社。絃聲盡。夢尙春城舞。雨前哀樂無端。成一世漣沔。餘劫欲千年。柳絲眉影。當年事。知墨知玄。轉可憐。

鳳梧奪取。諷誦一遍。道很沉着。算不得風懷體。一佛道。看他寄托遙深。自是情緒萬千。有繞筆成妍之致。鳳梧道。我們四人的詩。要算一鵠頂規矩。我和幼鳳艷體最多。一佛

道我在那裏見過一冊『一鳳餘墨』你和幼鳳的詩刊着不少鳳梧道幼鳳太拆爛污一起披露出來未免貽笑方家幼鳳道『只管風流莫下流』我們放浪形骸之外還有甚麼顧忌一佛道鳳梧怕還想吃兩廡冷肉咧幼鳳道可笑朱竹垞他說情願不食兩廡冷肉不刪風懷詩此老未免太狡猾試問他有吃冷肉資格嗎便是刪掉也挨不到落得把艷體詩裝裝幌子算做了艷體詩不吃的後世人給他輕輕瞞過一佛道此論極是我們艷體詩儘管做冷肉挨不着吃大家來吃凍鷄吧一座大笑當真把桌上一盆凍鷄吃一個光鳳梧道今天也算盡興了雲秋女士笑道我雖不懂你們詩的好歹聽聽讀詩的聲調比笑舞台王旡能唱孟姜女哭夫來得有味一佛等聽着全笑了雲秋女士又道我還不懂你們讀起詩來一個腦袋兒爲甚麼總要在空氣裏打圈子一佛道也是文人的惡習從小給老夫子教壞的幼鳳插嘴道從前私塾教師真荒唐到極點你瞧小孩子在私塾裏背書先生每教他把一個身子盪東盪西像倒尿壺一般這算什麼意思雲秋女士道大概不盪背不出的你只要瞧壁上掛鐘擺動不盪便不肯走就是這意思一佛笑道對啊你真舉一反三的聰敏學生鳳梧等大家說雲秋匪

夷所。思雲。秋道。辰光不早。我要興了。雲秋一走。幼鳳和衣雲也。想先走。鳳梧問。幼鳳。何必。亟亟。幼鳳道。我想去買些。年東。明天抵當。回去。鳳梧微喟道。你倒已在那裏。打點歸計。我們還是歸不得家。鄉。咧。幼鳳也不待衆人許可。拉了衣雲。便走出得門來。在四馬路。買了些。年糕。餅乾之類。又到西施公司。買四磅。絨繩。買一副。手套。說給夫人帶的。又買一副。比較略小一點。另外包着。塞在貼肉。絨衫袋裏。衣雲對他笑笑。幼鳳面上。微微紅了。一紅。只不說給誰帶的。走出西施公司。回衣雲舍。下。直到第二日。早上。衣雲陪他吃過點心。送他到車站。幼鳳堅約衣雲。新年到松江一游。衣雲允諾。須臾。一聲。汽笛車輪。碾動衣雲。悵然而歸。從此益覺寂寞。上午往錢莊。辦事歸來。惟有晝寢。看書。歲月匆匆。已過殘冬。新春幾天。六街。簫鼓喧闐。震耳空冀。屢次來約衣雲。衣雲實緣。縵袍堪羞。不願徵逐。一天。已是元宵。衣雲給空冀。拉到小花園。一家妓院裏。只覺得習靜了。半年。忽又置身於玉軟香溫之內。笙繁弦沸之中。此身搖搖不定。耳目所接觸。驟換了一種境界。心中不知爲愁爲樂。那時賓客未至。亭子間裏。只有空冀。衣雲。偕人阿姐。堂唱。在外衣雲問空冀道。這裏可是老四。主政空冀道。這一節。老四文娣。繞繞不做這裏一位。

紅。信。人。是。你。貴。同。鄉。從。前。所。賞。識。的。小。名。銀。珠。現。在。花。標。凌。菊。芬。衣。雲。一。怔。心。想。偶。來。北。里。又。遇。鄉。親。那。也。算。得。巧。極。當。問。空。冀。銀。珠。怎。會。一。紅。至。此。空。冀。回。說。也。是。他。的。幸。運。你。瞧。這。裏。陳。設。綺。麗。奢。華。不。比。別。家。現。在。平。康。中。要。算。第。一。塊。牌。子。來。做。花。頭。的。很。有。幾。位。富。商。巨。賈。達。官。貴。人。從。前。貴。州。軍。務。王。蘊。華。王。叔。倩。便。是。這。裏。老。客。人。你。想。那。裏。經。得。起。這。批。軍。閥。報。効。自。然。會。得。大。紅。特。紅。他。們。做。花。頭。不。講。一。打。兩。打。往。往。做。一。禮。拜。抽。幾。千。元。頭。擺。幾。十。檯。酒。這。樣。子。捧。場。誰。及。得。來。所。以。凌。菊。芬。一。交。跌。到。青。雲。裏。你。今。兒。見。他。要。不。認。識。了。莫。說。丰。姿。雋。絕。便。是。人。品。功。架。也。加。人。一。等。真。好。像。天。仙。化。人。儀。態。萬。方。正。說。着。衣。雲。眼。睛。前。鑠。的。一。亮。鼻。子。裏。直。鑽。進。一。股。甜。香。一。望。有。位。妙。曼。不。可。方。物。的。美。人。站。在。面。前。一。手。挾。件。雪。地。堆。花。的。披。肩。裏。子。茸。茸。白。狐。之。腋。一。手。提。個。熱。水。袋。當。下。凌。菊。芬。叫。應。一。聲。馬。大。少。把。披。肩。掛。在。櫥。裏。熱。水。袋。授。給。跟。局。阿。姐。老。阿。寶。坐。下。一。傍。衣。雲。又。細。細。打。量。他。姿。首。明。麗。煥。發。目。含。秋。水。齒。如。編。貝。粉。頰。上。兩。顆。酒。渦。依。然。如。青。螺。覆。額。之。髮。光。可。鑑。人。穿。件。水。綠。軟。緞。旗。袍。滿。綴。鑽。花。光。芒。閃。鑠。不。定。耳。鬢。手。指。鑽。氣。如。金。蛇。直。射。眼。簾。一。雙。彩。鳳。繡。鞋。嬌。艷。無。比。衣。雲。心。醉。目。眩。凌。菊。芬。對。

衣雲瞧了一眼道：沈大少你還認得我嗎？衣雲道：簡實要不認識了你這樣子出風頭。便是我說認識你，怕你要不承認我認識你了。凌菊芬道：這算甚麼話？我一逕這樣子。不過承情你們大少爺看得起罷了。說罷霍地站起身來，一把拖着沈衣雲坐到銅床上。悄悄問道：沈大少，今天我忍不住問你，根由你可是住在鄉間澄涇地方？衣雲道：不差。又道：前年在輪船碼頭見的，可是你衣雲？道是的。又道：去年那一位小圓面盤很漂亮的少年，是不是福熙鎮錢福爺兒子？他叫甚麼？住在那裏？衣雲回說：叫玉吾。現在鄉下，我倒還記得起。不知尤璧如你認得嗎？凌菊芬道：他那有不認識？祇爲我吃下這碗飯，和他關些親戚面子上，不免坍他台不好招呼他。衣雲道：我說不在乎。此吃這碗飯的人，不是你一個凌菊芬。微微嘆息道：我吃這碗飯，也叫末着棋子，養活爺娘。是頂要緊。當初爺娘弄得六脚無逃，我沒有法想，祇得老老面皮踏進堂子門。平心想想，總不是體面生意。經結底歸根對不住祖宗，沒有面孔見親親眷眷。衣雲笑道：你倒還沒忘本。算你有良心。凌菊芬道：沈大少良心兩個字也不能講了。我今兒總算得發一點想着兩個爺娘，不是只管飄蕩在外邊的事。樹高千丈，葉落歸根。鄉下一塊血地，總離弗。

開當初他們拖我到上海來苦頭也吃了不少現在也讓他們回去享享福所以我去年年底給他們幾個錢逼着回去總算解開一樁心事使我夜裏睡在床上一顆心不致別別的跳盪不定沈大少你道我的打算對嗎衣雲聽得呆呆出神心想我和他同船到滬的他一個弱女子一無所長不到四年心事已了我呢依然落魄飄零海上想到此一陣心酸這時外面客到空冀自去酬應老阿寶來喚凌菊芬出堂唱凌菊芬雙眉一蹙道我頭痛得很不高興去老阿寶只索退出房間凌菊芬仍和衣雲作密談接着道沈大少以前一番書不容瞞你當初鄉間水淹逃到海上含着一包眼淚刺繡挑花每天只賺四角小洋一雙手要酸一夜咧這種苦頭到死也忘不掉說着眼圈紅紅的掉下兩滴眼淚衣雲不勝淒婉安慰他道凌菊芬你別談罷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今後你過好日子了還有甚麼悲梗凌菊芬聽得更加傷心起來道結局怎樣那裏知道想我一個小身體今生今世再也沒有還鄉日子幾根骨頭將來不知落在誰手裏咧衣雲給他觸動心境眼淚也滾滾欲出忍不住躺下身子握着凌菊芬的手道請你不必說罷我和你一樣沒歸宿你再說我要陪你哭了我們講講別的話你姨夫尤

璧如來可許吾領到這裏凌菊芬道不妨便的錢玉吾儘管引他來他爺在鄉下做鄉董很有勢力我想托托他爹娘有人欺負請他幫幫忙衣雲道那是一定辦得到凌菊芬又道沈大少你常來這裏坐坐我們客人很少小房間天天有得空你儘管天天來我見同鄉人真像親爹娘一般衣雲道有便即來那時主政阿金娘又掩進房來婉勸凌菊芬出堂唱笑吟吟道阿因這是王大人一幫裏客人你不好不去的呀勉強到一到就走快些去吧凌菊芬道我說不去是不去你別多拌老二代也不要緊我頭腦子脹痛得很你叫阿彩煎碗西洋參湯我呷阿金娘不敢違拗走出房間空冀來喚衣雲坐席衣雲到外面一望熟客只言復生一個招呼着坐談一回見檯面還沒擺好重復走進小房間見凌菊芬已卸去長衣只穿件粉紅軟緞短襖圈膝坐在沙發裏鞋子也脫掉穿雙黑絲襪襪統上面露出一段小膀香肌雪白粉嫩像敷着白玉霜似的手捧一柄花磁小茶壺湊在口上呷衣雲道凌菊芬你呷甚麼凌菊芬說西洋參湯呀你要呷一口衣雲搖搖頭停回阿金娘又捧上一碗燕窩粥衣雲退出房間坐席好一回凌菊芬方始出來坐堂唱席上大家稱贊他艷麗無雙貌如新月膚若凝霜當在空冀

背後坐了一回。推說喉痛不唱。衣雲回頭問他：「你幾時學會的唱？」凌菊芬笑道：「吃飯本領老早學會的。你要聽嗎？」我勉強唱一折。你聽聽。」衣雲說：「好。今天聽你曲子。」凌菊芬知道娘姨喊烏師須臾走進。兩個烏師一拉胡琴一彈月琴。先在空冀背後唱一折。馬前潑水。前段移一移。椅子再在衣雲背接唱。後段衣雲喝彩道：「好當真。」繞梁三日有餘音。』言復生插嘴道：「這音大概爲你一人發的。」空冀笑問凌菊芬道：「剛纔你說喉嚨痛不肯唱。現在一唱兩折。喉嚨好些麼？」凌菊芬羞着回答不來。復生道：「這是沈衣雲同鄉面子。否則真不肯唱哩。」凌菊芬道：「你們別纏壞我。」巴結你們。難道巴結壞了麼？」空冀一笑。復生道：「凌菊芬別的都好。只是貪懶。往往席上不肯唱。」凌菊芬道：「言大少包荒些。我喉嚨不痛。總唱的一回。」子席散。空冀和衣雲又在亭子間小坐。衣雲問及空冀。松江洪幼鳳怎麼還不來。滬空冀道：「今天有封信寫給你的。我在編輯部。拿在身邊說時。授給衣雲剖開一瞧。只管對着發怔。原來信上寫得非常沉痛。月仙女新病初愈。幼鳳經濟窘迫。連棉袍子都質去。鎮日鎮夜縮在被窩裏。不能下床。莫說到上海。衣雲心想。我們還在燈紅酒綠之中爲樂。未央誰想得到。有貧病顛連的一人縮在棉絮裏。咧不禁。」

心旌。悲酸。真要。吊下。淚來。這時。有人。把他。身子。一推。正是。

女娃。羅綺。多嬌。懶。士不。飢寒。少性。靈。

不知。推衣。雲的。是誰。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蝶亂蜂忙戀花空有恨

魚沉雁杳捉月了無痕

話說。衣雲。正在。披閱。幼鳳。一封。信。凌菊。芬。走來。把衣。雲。一推。道。沈大。少。你呆。呆地。出甚。麼。神衣。雲。把。封信。塞在。袋裏。對凌。菊。芬。笑笑。道。我在那。裏。轉。你念。頭。呀。凌菊。芬。道。你。也。來說。笑。我不。作興。的。空冀。問衣。雲。幼鳳。那天。到申。衣雲。回說。沒有。日子。空冀。道。上年。他。替局。裏。做一。部『艷。詩三百。首』。首首。新撰。的。真虧。他有。如許。柔情。綺思。描摹。得出。我。自悔。不該。想出。這個。書名。來。把他的。心思。挖空。了。當時。我見。他。伏案。構思。咿唔。咕嗶。真。像。抽絲。剝繭。很不。忍心。今年。來。申。抵當。請請。他。咧。衣雲。笑道。照。你。說法。你。請。他。吃。甚。麼。東西。好。補。足。他。虧。耗。的。心血。呢。空冀。道。那。也。沒。辦法。祇。好。請。他。吃。花。酒。讓。他。疎。散。疎。散。腦。筋。添。發。些。文。思。衣雲。道。你。有。請。他。吃。花。酒。的。錢。快。些。給。我。去。濟。他的。急。罷。他。夫人。月。仙。女。士。病。中。真。有。在。陳。之。厄。你。接。濟。他。數。十。番。他。一。定。比。較。吃。你。雙。雙。檯。花。酒。來。得。

感激他。此刻來信，正求我向你設法。空冀道：「既然這樣，我身畔有五十塊錢，托你轉交他。罷！衣雲道：「匯寄很不便，明天讓我面送給他。」空冀道：「那是很好說着，嘆口氣道：寒士賣文，真有說不出的痛苦。我也曾親嘗其味。書賈僱用文人，奴畜隸養，都弗如文人一到書賈旗幟下，憑你本領大發威，不出惟有肝塗墮地。你瞧海上幾家大書局，每年辭歇一批舊編輯員，另聘一批新編輯員，猜他們用意差不多當編輯員一段甘蔗。他們簡直是一部榨甘蔗的榨床，只把你甜汁榨盡，便丟到你圾垃桶裏，絕不留戀。可惜此種辦法，書賈的不二法門。文人受金錢的驅使，明知這個玩意兒，不得不把腦子心血，裝上他的榨床。榨一回兒，等到腦汁已空心，血已盡，只有過他的圾垃桶生活。可是這隻圾垃桶，簡直長眠不起的。四板箱古人說的『春蠶到死絲方盡』，那真傷心慘目。衣雲聽得，愀然不歡。凌菊芬在旁插嘴道：「馬大少你說的甚麼？榨床不榨床，我不懂呀。」空冀笑道：「我說你好像一部榨床，嫖客人人歡喜，把一段甘蔗送進你榨床上來。榨一回，非到甜汁流盡時不肯罷休。凌菊芬把空冀瞅了一眼道：「你總沒好話的。」衣雲笑道：「你比方得切極，切極空冀道：「書賈榨文人，文人覺得苦境，獨有妓女嫖客嫖客。」

覺得樂境其實一樣。是肝腦塗地鞠躬盡瘁一樣。是人生可憐的境界。衣雲很以爲是空冀。又對凌菊芬道。你聽得懂我的話嗎。我說天下最蠢的算嫖客。自把甘蔗給你們榨乾了。還要化錢沾沾自喜。凌菊芬把空冀一推道。別替我嚼唇嚼舌吧。空冀又道。小阿囡你一部榨床。怕還沒有榨過甘蔗。不知甜汁的味兒。咧凌菊芬把空冀的嘴一按。道不許再說。再說我要打你了。空冀頭一別道。不說不說。只是今天我來做了花頭。你給甚麼好處我呢。凌菊芬道。好處在後頭。心裏有數。空冀道。我後頭的好處不歡喜的。你心裏有數。我又瞧不出你心裏。我說還是嘴上。有數。嘴上給些好處我吧。說時湊上臉和凌菊芬親了個甜吻。衣雲在傍不耐道。好了。彼此銀貨兩交回去。睡罷。空冀道。回去尙早。再混一陣。回去衣雲道。你留戀不去。難道想榨一榨不成。你上榨床。我先走了。說着要跑。凌菊芬把他一拖道。你和我同鄉。怎麼也不肯幫幫我的忙。衣雲道。這個忙叫我無從幫起。凌菊芬尖着絳唇湊到衣雲耳上道。你慢慢跑。和馬大少一同走。明天來坐坐。我有話和你講。衣雲點點頭。空冀吃醋道。當心耳朵。咬掉你看。究竟自己一塊土上人。來得要。好衣雲道。你別酸溜溜。辰光不早。好同走了。明天一早。我要到松江咧。

空冀站起身來一同走出房間走到弄口各自雇車分道回家一宵易過第二天早上衣雲趁八點鐘快車到松江其時不過九點多鐘下得車站問訊到西門幼鳳家裏祇見三間兩進舊式平房後進西廂收拾得略爲整潔便是幼鳳房間衣雲不客氣便在房裏坐下先見過幼鳳家兩位老太太年紀都在花甲以外幼鳳當眞只穿件夾袍子外罩件元色布大掛面有菜色還坐在寫字檯上曝陽著作夫人月仙女士面色慘白頭髮飛蓬躺在籐椅子裏假寐衣雲到來一室懽騰衣雲說明來意把款子交付幼鳳幼鳳喜從天降感激不盡月仙女和衣雲在海上早已見過當時忘乎其病和衣雲媿媿清談又抱出三四歲一位小孩叫衣雲一聲伯伯衣雲塞個紅紙封他小孩已會叫聲謝謝一佃子已到午晌幼鳳留衣雲便飯斟上一盃木樨釀添幾色菜甚麼四鯽鱸魚螃蟹掛爐鷄都是松江名菜衣雲歡喜不盡吃罷飯衣雲又到幼鳳寫字檯畔坐坐那張寫字檯安置在床橫頭和夫人梳妝合用的一旁放着文房四寶一旁放着鏡匣梳篦一隻胭脂缸更是夫婦共用幼鳳把他圈點文章當下幼鳳在篋子內抽出一篇文稿給衣雲閱看見是銷魂詞序文行間字裏悱惻動人衣雲讀完一遍對幼鳳道

你這篇文字做得夠多麼。沉痛真是銷魂。欲絕使我讀了於邑不歡。莫說你做的。人以調如兄之年。正當自尋樂趣。不該這們抱着消極。今天我來了。你陪我找一佛鳳梧尋尋樂趣吧。幼鳳道。一佛家裏離此很遠。鳳梧今年入省公署辦事。這幾天大概總在府上。我們祇消到望江樓喝茶。他們在家必到的。衣雲道。要去卽去說罷。兩人逕到望江樓。直上第三層。瞥見鳳梧正和一位大塊頭談笑品茗。一見衣雲。笑迎着道。老友幾時到此。衣雲回說。上午到這裏。鳳梧讓衣雲坐下。添上一壺茶。介紹那大塊頭便是。松江詩家尤碧壺是個老舉人。寫得一手好字。松江赫赫有名。當下四人圍坐一桌子。茗談了一回。柳一佛來了。背後跟個二爺（男當差南方稱二爺）這是內地規矩。凡屬稍有身分的人。往往身後有個當差跟隨。一佛在松江曾經毀家辦學。熱心公益。算得是個紳士。照例有此排場。當下走近衣雲。身畔對衣雲點點頭。衣雲叫聲老伯。一佛問幾時來的。衣雲告知其細。一佛坐下泡茶。又問衣雲。此來可有甚麼公事。衣雲回說。沒有專來拜訪。幾位老友游逛游逛。一佛道。松江地方絕無好去處。三卯九峯徒有其名。近處除却一個荒烟蔓草的醉白池。外絕少佳境。鳳梧插嘴道。衣雲此來怕不是探尋。

你所說的佳境目的另有所在一佛笑道佳境以外的佳境在我眼裏看來也只有苦趣興奮不起快感鳳梧道衣雲遠道而來無妨引他走走一佛道那麼要你老馬引導鳳梧道停回晚上再定罷碧壺有事先走鳳梧一佛幼鳳衣雲四人茗話直至垂晚一佛道鳳梧你說的佳境走甚麼地方鳳梧道隨便我一無目的這裏幾處秘密窟你老人家也很熟悉無須我引導得一佛道江北老三那裏架子太辣還是老地方諸斯明那裏敍一敍罷鳳梧道也好辰光不早要去便去一佛摸摸袋裏問鳳梧道你錢有麼鳳梧摸出個皮夾子給一佛瞧瞧道你要多少有多少一佛道你有了便好鳳梧道我的脾氣不用盡囊內之錢不能出心頭之恨一佛贊他名論又道我則囊內本無錢心頭亦無恨衣雲在傍笑道這是佛家解脫語在我囊內錢雖盡心頭恨未平一佛道你結習未除一路說一路走下樓來鳳梧幼鳳衣雲先行一佛吩咐二爺叫輛轎子隨後而來衣雲只見走進一條極窄的弄內從後門進去一間房間裏點盞暗澹無華的油壁燈排着一張鐵床幾件舊式箱籠一張假紅木麻將檯八把椅子兩只茶几壁上懸副對聯落款斯明我弟囑書凝素上人戲筆一望而知是一佛手筆只見那諸斯明三

十來歲年紀瘦骨如柴一張臉皮包着骨雖則敷粉塗脂毫無美態和蠟人院蠟人一般見有人來一迭連聲招呼請坐用茶衣雲悄問幼鳳道這樣鳩盤茶一般的東西還有賣春資格嗎幼鳳道也是物希爲貴內地私娼少他就廖化作先鋒起來了你不能把上海眼光來看衣雲道記得去年有位章秋水帶到上海來的叫甚麼洛妃生得還不差此人現在那裏去了幼鳳道洛妃家裏此去不遠聽說近來和章秋水已脫離關係衣雲道章秋水那人談鋒甚健很有趣的不知在家沒有今天何不請他同來幼鳳道住在不遠我陪你探他一探說着同衣雲走出諸家……看官那章秋水前一回事上面漏寫原來秋水在去年冬裏帶着松江一位新出道土娼名叫洛妃來上海游逛特地到環球書局拜訪洪幼鳳幼鳳介紹衣雲相識彼此一見如故三人引着洛妃徧處閑逛像鳳陽婆牽猿一般新大世界半淞園勸業場沒一處不走到衣雲見那女子面貌生得雖不十分美麗品性却還天真爛漫嬌憨動人年紀十六七歲很覺楚楚可憐聽秋水說他神女老大替他惋惜這是前話今兒偶然想起此人先同幼鳳去找秋水秋水正在家裏圈點一部龔定庵詩鈔原來秋水也是一位詩家更是章癡子門

人自負才華。個儻風流的一位人物。見衣雲幼鳳拜訪。喜出望外。衣雲說明來意。秋水赧赧不肯去喚。洛妃衣雲道：「你不去叫他，不能盡興。幼鳳也道：「他不出席，使人失歡。秋水道：「實不相瞞，早成墜歡。」衣雲道：「墜歡何妨，重拾今天，非去找到不成。」秋水道：「找便去找，可是他不肯跟我走，丟臉不丟臉？」衣雲道：「我保險不坍，你台我做議和代表替你們調和感情。」秋水微微嘆口氣道：「天緣已盡，總也調和不來，此去不過白跑一趟罷了。」衣雲幼鳳硬拉了他一逕出門，躡到洛妃家裏。洛妃見三人特地來訪，心中一怔，又道：「這位不是上海沈先生麼？今天怎會到這裏來呢？」衣雲道：「遠道而來，專誠拜訪洛妃，樂得迷花朵眼。」端三隻櫈子請三人坐。衣雲見他家裏十分湫隘，只有一個房間，一個小客堂，簡直無容膝之地。當下笑嘻嘻對他說道：「洛妃，你別忙，我遠道來望你，你該陪我逛逛去。」洛妃見秋水在傍，默不則聲。幼鳳敲邊鼓道：「洛妃，你到上海沈先生不是引你各處游玩的嗎？他此來，你不好不領他走走。」洛妃羞答答道：「松江地方有甚麼好去處？你教我領他那裏逛逛呢？」衣雲笑道：「你以為沒好去處，我以為處處好逛，你還是跟我來罷。」洛妃隨身衣服，跟三人走出大門，逕到諸斯明那裏。一佛鳳梧嚷道：「你們那裏去？」

的衣雲道。我去捉一對人來。湊湊熱鬧。秋水和鳳梧一佛都是老友。並不客氣。一佛囑咐諸斯明。擺席面招呼各人坐席。獨有洛妃站着不肯就座。鳳梧對秋水說道。這是你所歡。你該拉他坐下。怎麼一響不響。秋水骨都着嘴。只不做聲。幼鳳低低對鳳梧說。秋水業已失歡于洛妃。怕不肯和秋水並坐。鳳梧方知底細。衣雲不懂私娼規則。和誰有關係。和誰並坐。當見洛妃強着不坐。便去拉他坐下。自己右面。洛妃竟不客氣。席上大家詫異。秋水更難爲情。鳳梧打趣道。這樣一來。倒也很好。今天章先生請客。罷秋水祇得打着哈哈道。老友不遠千里而來。該當推位讓國。你們別見怪。衣雲聽得話裏有因。悄悄問幼鳳。幼鳳告知規則。衣雲頓時跼蹐不安起來。拉秋水來坐。秋水那裏肯。這個台鳳梧獻殷勤。道我來做秋水代表。罷衣雲便和鳳梧換了個位置。諸斯明斟上一巡酒。和一佛並肩坐。下一佛見鳳梧賊忒嘻嘻。只管對洛妃胡瞧打趣。他道。鳳梧。吾瞧你一顆心擺不定了。鳳梧道。我已情海回槎。心如槁木。對于媧娟。此豸自問無福惹相思。一佛道。這句話說得雋絕。秋水插嘴道。你惹惹也何妨。不瞞你說。我早已辦過。決算只待移交。鳳梧說不信。你預備移交給誰呢。秋水道。今天和誰坐。便移交給誰。鳳梧

說。那。是。不。敢。承。受。快。快。物。歸。原。主。一。佛。插。嘴。道。鳳。梧。你。不。必。推。辭。罷。我。看。你。神。情。正。所。謂。不。敢。請。爾。固。所。願。也。鳳。梧。口。中。只。說。不。對。不。對。一。隻。手。早。已。握。住。洛。妃。的。柔。荑。洛。妃。赧。赧。然。若。不。勝。情。心。中。正。在。盤。算。着。今。天。爲。了。上。海。沈。先。生。來。的。怎。麼。又。鑽。出。個。鳳。梧。來。鳳。梧。在。松。江。的。名。氣。大。家。曉。得。他。書。癡。怕。老。婆。我。和。他。勾。搭。上。了。一。日。醋。海。興。波。不。是。耍。子。所。以。當。時。洛。妃。不。敢。領。受。鳳。梧。的。眷。愛。時。時。把。眼。光。瞟。着。衣。雲。直。到。席。散。沒。有。和。鳳。梧。說。過。體。己。話。秋。水。沒。趣。先。跑。洛。妃。給。鳳。梧。擰。着。幾。盃。酒。面。上。春。色。逗。露。心。中。芳。情。羞。慙。伺。隙。偷。偷。地。邀。衣。雲。到。家。裏。小。坐。衣。雲。正。待。回。話。鳳。梧。在。背。後。拍。拍。衣。雲。的。肩。膀。道。好。好。你。們。講。甚。麼。密。切。話。衣。雲。道。他。邀。我。到。他。家。裏。坐。坐。算。甚。麼。密。切。話。鳳。梧。道。這。句。話。很。有。道。理。內。地。姑。娘。不。容。易。說。到。這。句。話。簡。實。和。上。海。倌。人。留。髡。一。樣。洛。妃。把。鳳。梧。一。推。道。你。別。替。我。挑。眼。兒。我。請。他。家。裏。坐。坐。是。句。普。通。話。誰。要。你。裝。頭。裝。脚。說。得。人。難。爲。情。鳳。梧。道。普。通。話。我。不。信。剛。才。你。怎。麼。不。對。我。說。呢。我。問。你。府。上。可。好。來。坐。坐。你。就。骨。都。着。嘴。不。回。答。我。此。刻。偏。生。約。他。那。却。辦。不。到。俗。語。說。肥。雨。不。落。他。人。田。我。們。松。江。人。要。挽。回。利。權。咧。洛。妃。羞。得。粉。靨。緋。紅。衣。雲。笑。道。你。儘。管。收。回。利。權。誰。同。你。爭。奪。

要這般發急。鳳梧不響。又和洛妃講了幾句話。趁着酒興。匆匆出門。衣雲又和一佛談了一回兒。笑話幼鳳催着衣雲道。走罷。今天你宿在舍間。東廂房客鋪已替你攔好衣雲道。對不起。說着辭了一佛。走出諸家。洛妃跟在後面。喊道。沈先生。你好的領了我來。不送。我回去未免說不過去。幼鳳回頭招招手道。來來。我們趁便送你回府。洛妃搶上一步。三人同行。說說談談。走回家裏。洛妃引進一間小房間。點蓋煤油燈。幼鳳衣雲坐下。床沿上一回兒。衣雲說現在送到了。我們責任已盡。明天會罷。洛妃推住道。辰光還早。喝盃淡茶去。正好。衣雲還沒答應。忽聽隔壁小客堂裏有男子談話聲。幼鳳問洛妃是誰。呀。洛妃回說是哥哥。不要緊的。衣雲問你家哥子做甚麼生意。洛妃道他不做生意。在公立學校當教員。衣雲不信。幼鳳道不差。我也認識衣雲。詫怪道。怎麼兄爲教員。妹當神女。未免太說不過去。吧。幼鳳道內地私娼無奇。不有正說時。客堂裏洛妃的老兄一路送進一位朋友到妹子房間裏來。使衣雲幼鳳見了。大吃一驚。那人也不免怔住了。那人是誰。便是趙鳳梧。鳳梧剛纔打聽得洛妃細底。便用戰術上包抄後路之法。偷偷地先到洛妃香巢。碰見洛妃哥子。也是老友。便在小客堂裏大談教育方針等。

到小房間裏燈火熒熒猜到洛妃已回掩進小房間來洛妃的哥子也只好連聲走好！慢請！一路送入洞房此種怪現狀也只內地有得見閱者諸君沒有逛過內地私娼一定疑惑作者過甚其辭實則並非虛說往往一室之中妻子和客人同夢丈夫在榻上抽烟啾啾嘖嘖聲息相通此唱彼和依然安閒自若恬不爲怪這不能佩服他們大度寬容了閑言休表再說鳳梧當時一見衣雲幼鳳不免怔住了趑趄不前洛妃招呼坐下一傍鳳梧冷冷的釘了洛妃一眼道你好牽豬郎一般牽了兩隻豬郎來洛妃只作沒聽得幼鳳笑道你不是豬郎怎麼也趕了來呢鳳梧道我是正當當找他哥子談話幼鳳道你來訪他哥子爲甚麼走進妹妹房裏來呢鳳梧沒話回答只拉着洛妃的手嬉皮笑靨和他打諢洛妃半理不理他鳳梧只管像告陰狀一般的訴說道我自從芸玉遠嫁以後只覺此心已死現在見了你這般婉變多姿天真活潑的小囡情絲又覺在那裏蠢蠢發活了洛妃你肯做一做芸玉的替身嗎洛妃羞着低垂粉頸只顧偷瞧衣雲雲拉拉幼鳳道我們去罷洛妃把衣雲一按道慢點去我有話講咧鳳梧道他是上海來的客人和你只有一面之緣你有甚麼話講洛妃道自然有話的

關你甚事。鳳梧默然停回。又道：「我在南京空閒的時光很多。洛妃你那天來，我陪你逛。逛洛妃道：「我一個入陌陌生，生是怕來的。出月約了。沈先生一同來望你。鳳梧憤憤道：「甚麼話！你和沈先生來，我不招待，非但不招待，還要通知下關各旅館拒絕你們兩人住宿。你可要試試我手段看。」衣雲忍不住笑道：「我曉得你在南京的勢力不小，決不敢輕易來嘗試你手段的。請你別嚇我吧。」鳳梧不響，停回。幼鳳和鳳梧談了一番正事。鳳梧又問衣雲道：「你明天可是要回府麼？」我不留你。月初到上海再敘吧。」洛妃在傍插嘴道：「你不該趕客人動身。你明天不留他吃飯，我要留他吃飯。」鳳梧道：「誰由你便。明天我在這裏，我有主權。」衣雲笑道：「別害你們空爭。我明天早車便跑，隨你爺親娘眷也留我不住的。」說着，拉了幼鳳便走。洛妃舍却鳳梧，送出門來。低低對衣雲道：「你明天中車跑吧。」我到車站送你。衣雲含糊着。洛妃又道：「松江風俗正月二十晚上男男女女都要上街游行，非常熱鬧。那天請你一定來。我守着你有話和你講。」衣雲道理會得，有空一定來。洛妃又堅囑再三。衣雲和幼鳳別了，便走。幼鳳說洛妃很可憐，身爲神女，連陽台都沒有，剛纔那張小床還是他哥嫂睡的他睡在擱柵上。衣雲道：「你那裏知曉。」幼鳳道：

我深知其細景况真不堪設想可嘆可憐衣雲道對其兄而調其妹我總不忍心而况他的哥子也是智識階級人幼鳳道結底歸根都因生活程度一高彼經濟壓迫到此講到廉恥是人人要的實在衣食住不得過去只好舍却廉恥兩字了衣雲嘆口氣道一例是哀鴻說時已回到幼鳳家裏一宿無話第二日早上衣雲趁早車先回海上晚間又和空冀到小花園凌菊芬房間談天告知松江逛私娼情形譁笑一回空冀又問幼鳳幾時好到衣雲道他明後天即來空冀道今年我抵常請他編幾部有興味的著作不教他鏤肝刻肺了衣雲問教他編甚麼書空冀回說沒有定等他來了再商量當下凌菊芬當唱回來把披肩一卸坐下衣雲一並又和衣雲絮絮談心空冀拉着凌菊芬道小阿因你怎麼一見沈大少閒話立時多起來你這樣子和沈大少親劫要害沈大少守身如玉的那塊玉守不牢了凌菊芬對空冀媚眼一瞟道你別替我瞎纏講了一回空冀又忍不住道這樣子真要害沈大少做文章沒心思了凌菊芬道沈大少你當真回去沒心思做文章索性搬到我房間裏來做罷衣雲說那麼要叫我一個字都寫不出來空冀道小阿因你索性叫沈大少鑽到你被窩裏做罷一篇文章包你做

得花團錦簇。凌菊芬道：「馬大少，你又要胡纏了。正說時，窗口鈴響，局票又到。凌菊芬十分不快，低低罵聲，斷命堂唱衣雲空冀也便走出房門下樓回去。一宵易過，第二日晚，上幼鳳來滬，空冀請他一蕪香吃大菜，席上商酌出版方針。空冀鑒於市上女性作品很受歡迎，因此囑咐幼鳳先行着手編輯一種月刊，定名『女子畫報』。圖書有王川、秦松、唐宗宇等擔任文稿，只請幼鳳衣雲撰著。化個女子芳名已夠哄動一般游蜂浪蝶。幼鳳衣雲答應着，從第二日起便勾心鬪角的趕撰畫報文字。有論文，有小說，有小品，做得篇篇淒馨，動人。一個月後，創刊號出版，博得一般青年閱者個個心裏熱辣辣地認爲當真有此妙年清才的女郎，機會不可錯過，便投函到畫報社，倡和詩詞的，也有約會聚餐的，也有甚至有幾位急色鬼登門請見，色情狂的借此求婚。一想，情願不願，齒冷引得幼鳳衣雲等笑口常開。空冀見這玩意兒很有趣，便道：「他們這樣子，急色我們索性來弄乖。張罷衣雲問：『怎樣弄法？』空冀對衣雲幼鳳如此這般說了一遍。大家以爲做得過了幾天，幼鳳擬一段風華綺麗的求婚小啓，大致說：『有馮韻笙女士隨宦來滬，工詩擅畫，畢業于某女校，今因父故，無依願徵一才貌兼優之少年作終

身。件。侶。通。訊。處。某。里。某。號。轉。交。大。樹。堂。收。』。這。通。訊。處。便。是。空。冀。家。裏。自。從。這。廣。告。披。露。于。新。申。兩。大。報。之。後。求。婚。的。函。件。像。雪。片。一。般。一。星。期。內。積。下。一。千。七。百。多。通。空。冀。等。每。天。拆。閱。百。十。封。當。他。下。酒。物。函。中。形。形。色。色。笑。話。百。出。單。講。求。婚。人。的。身。分。有。拆。字。先。生。洋。行。西。崽。店。倌。夥。計。以。及。洋。場。才。子。小。報。記。者。落。魄。文。人。三。教。九。流。不。可。方。物。求。婚。函。裏。的。措。辭。有。委。婉。曲。折。有。大。言。不。慚。有。哀。求。苦。惱。有。肉。麻。不。出。極。光。怪。陸。離。之。致。空。冀。等。每。看。一。函。總。要。笑。得。前。仰。後。合。書。函。以。外。更。有。一。疊。照。片。老。的。少。的。村。的。俏。的。牛。鬼。蛇。神。奇。形。怪。狀。都。有。裏。面。更。有。幾。位。是。空。冀。的。朋。友。親。戚。早。已。使。君。有。婦。大。家。想。吃。天。鵝。投。函。嘗。試。嘗。試。函。中。不。是。說。綠。窗。久。鰥。便。是。說。新。賦。悼。亡。空。冀。道。我。恨。不。得。寄。回。他。們。夫。人。瞧。瞧。表。暴。表。暴。他。們。的。薄。情。負。心。幼。鳳。道。這。個。爛。污。是。拆。不。得。的。空。冀。一。封。封。整。理。披。閱。其。中。一。人。設。想。很。奇。他。說。『。我。們。草。草。結。合。也。不。是。道。理。最。好。先。軋。朋。友。假。使。你。怕。難。爲。情。不。妨。先。和。我。的。妹。妹。軋。起。小。姊。妹。來。我。的。妹。妹。今。年。已。十。八。歲。了。現。在。某。某。女。校。讀。書。你。答。應。我。的。我。教。他。先。和。你。通。信。約。會。……』。空。冀。笑。道。此。人。真。要。陪。了。夫。人。又。折。兵。又。一。人。道。『。我。先。約。你。談。談。交。換。交。換。意。見。准。明。天。下。午。三。時。

在大世界等你。你只消尋跑冰場子裏，有一個西裝少年，袋子裏插一朵紅玫瑰的。那人便是我。你對我豎一隻指頭，我馬上來和你相見……」又一人道：「女士，你大概總歡喜瞧新劇的。我便在新劇場等你。你明天晚上到小舞台花樓裏先到，先等。倘彼此謀面不相識，不妨做個標記，只消把一塊手帕披在椅背上，那便容易招呼了。」空冀道：「那人設想很奇。我們要捉弄捉弄他，却很便當。只消偷偷地先去把塊帕子鋪在別一位女看客椅背上。那人一定要冒冒失失，認爲馮韻笙女士約他，先到上去七搭八搭的招呼。穩要吃着三記耳括子，衣雲道未免太惡作劇。以外約游，半淞園約赴大餐館，約坐摩多卡約開大旅社，不下二三十人。空冀笑道：「幼鳳兄，你化一化妝，冒充馮韻笙，儘管天天好去坐汽車，吃大菜，看戲，游園，只消不上大旅館，決不會得穿紉衣雲道。人心難測。汽車裏毛手毛腳起來，說不定要當場出彩。幼鳳道：「我更有一種奇想。他們一千七八百人心裏熱辣辣地來求婚。這幾天裏，人人伸着頸子，等好消息。我們只消向不論那家戲院裏包一天戲。一方面馮韻笙出面約各人，那天到某戲院看戲。到那時，一定人頭擠擠，客滿牌子高懸，當真好撈一筆錢。空冀道：「照你說法，更好小弄他。」

們的狡狴信上附一筆叮囑他們膝蓋上鋪塊帕子作爲標誌到那時戲院子真要變做大菜館人人鋪塊手帕子我看看你你看着我我一定鬧出大笑話來衣雲道虧你們想入非非一輩子色情狂的青年給你們這樣子一捉弄無處訴苦只好向春申君處告狀去空冀道我們未必當眞去捉弄他們放遠眼光將來一定要成爲事實我還記得前年倭國有一班魔術家初到上海獻技其中有位赫赫有名的美人叫做玉霄娘果然生得玉樣精神花樣面貌在台上一舉一動露出千種溫柔萬般婀娜引得一批急色鬼個個神魂失守有幾個略懂幾行倭國文字的紛紛投函求通款曲可是他雖則沒有回函在台上格外露出十分風騷對台下一般輕狂少年秋波一五一十的亂飛其中有位太原公子最後通函問他你倒底有意沒意從速表示通函不便做個標誌某天登台胸前綴朵紅花那時候我就信你有條真心對我此函去後太原公子專等約定那天張着一雙色眼望準臺上好像生死關頭在此一舉那知吊起錦幕滿臺男女老幼小三十多人各人胸前綴着緋紅的花朵並且各人手裏提一籃同樣的紅花紛紛向臺下亂拋很像梅蘭芳演天女散花拋完一籃花對台下深深一鞠躬幕

徐徐垂下這一來其他看客都莫名其妙獨把太原公子氣得目瞪口呆後來玉霄姬臨別紀念那天揀通過信的幾位各發一張傳單大致說「今天務請光降妾一定委身相從永伴諸君直到妾身磨滅方休」各人見了眼爲一明不免打扮得衣香面滑老早守在場子裏結果總算人人不落空得到玉霄姬一張珂羅版印的最近半身照相這件事你們想可笑不可笑衣雲幼鳳聽得笑作一團又過了幾天空冀想出個計劃把一千多封信評選加批印成一冊「求婚小簡」居然登報發售依舊馮韻笙女士出面措辭無非說「韻笙此次徵婚雅蒙推愛珠玉紛投只恨無化身三千之術使諸君不抱缺憾因此除相從一人外其他祇好謹謝盛情只因諸君大函情文相生不可磨滅特爲刊行壽世倘有同志姊妹效法擇壻以後不須再登廣告只消在書中求乞書中儘多才如子建貌如子都者在也」自從這廣告披露以後曾經通函求婚的人人人手各一編眼望着封面上繪的一幅「妄想天鵝圖」一隻天鵝在雲端裏若現若隱下面一羣癩蝦蟆隻隻伸長着顎子遙望口角邊好像有點點滴滴的饞涎流下繪得淋漓盡致翻翻裏面自己一篇大作也在其內篇末外加兩行評語譏諷得入

木三分。大家暗暗喊聲慚愧。從此總算得着一個大大的教訓。空冀等弄此玄虛，居然把這本不出稿費的名著銷行到四五版，各自歡喜不盡。且說一天清晨，馬空冀在家裏接到一封署名愛鵝居士的信，大略說：『鄙人也是向女士求婚的一份子。現在照女士廣告上說，除相從一人外，其他函件都刊在書裏。在下徧翻無着，那麼女士一定相從我。了。總算三生有幸，爲此約女士。明日下午三時到新世界女茶室相見磋商。結婚條件假使女士懶于出門，鄙人明日六時親到府上拜見岳母，聊當親迎之禮。請勿外出。屆時准到。』空冀讀了，老大委決，不下心想闖上門來，怎好對付呢？又見信箋角上註着一行小字道：『女士來女茶室時，只要見茶壺蓋開着的，便是在下。彼此便於招呼。』空冀又好笑了一回，懷着那封信，逕到編輯所，告知衣雲。衣雲當作餘興，說我們停回不妨去尋尋那人的開心。空冀也以爲使得，吃過飯，二人踱進新世界一望，女茶室裏亭子外面坐着三位少年，亭子裏面只一個人。那亭子裏面的人，空冀認得是畫家王川，王川見空冀，衣雲招呼入內品茗。空冀說談談，只注意到亭外三位少年不提防，王川便是愛鵝居士。一回子游客漸多，絡絡繹繹走過亭子，很有幾位烟視媚。

行的女子。誰知那時王川把一個茶壺蓋開着。不關空冀幾次替他蓋上。王川只說太熱。冷冷空冀心裏早已明白。打趣他道。你嫌茶太熱。我嫌茶忒冷。大概你心裏有些熱辣辣地。咧王川聽得一怔。空冀又道。王川。你今天獨自來這裏找誰。王川道。我不找誰。空冀對他笑了。笑道。老哥你等的那人早已來了。茶壺蓋不必開得你不是等韻。笙女士嗎。這位便是說着。手指衣雲衣雲見王川面上一塊紅一塊白。很替他可憐。當下對他實說一遍。空冀趁便把封信擲還王川。王川羞得滿面通紅。相與拊掌大笑。空冀又道。王川想不到你也在蝦蟆之列。今天我們不來。不知害你要相思到那天呢。王川暗喊聲慚愧。正說時。亭子裏當真走進一位娉娉婷婷的美人來。只見他長裙委地。風致嫣然。和王川點點頭。笑吟吟坐下一傍。空冀等不覺一怔。正是

爲雲爲雨徒虛語 傾國傾城總絕倫

不知走進亭子的美人是誰。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畫苑題名竟成佳耦

情絃斷指未遂好逑

話說走進亭子間一位美人便是王川妹子芙蓉女士。算得一位美術家。今兒還是個

新嫁娘女士有一段芙蓉小史很有趣味待在下慢慢表來且說芙蓉女士的畫名便在一幅『秋江冷艷圖』上出名的那幅圖便是畫的芙蓉果然畫得淡粉輕脂嬌艷欲滴陳列到美術展覽會得藝術界同聲一辭的贊美王女士便出了名自署芙蓉女士起初女士在美術學校時畫得一手好花卉平常單畫含苞未吐的蓓蕾好像含有自高身價的意思後來畢業出校畫來枝枝精神飽滿從不現出有人攀折的樣子有一天海上美術家借西門白雲禪院開美術展覽會王女士便把那幅秋江冷艷圖陳列到會裏批評他好處的當真不少其中獨有一位署名徐競芳的在一本題名錄上寫着一行評語道『王女士所繪秋江冷艷圖融中西畫法於一爐雖輕描淡寫絕倫亭亭出水不帶半點塵埃作品一如其人想見調硃研鉛時靈心慧思一齊奔赴毫端觀之神往』下署廣和女學校徐競芳拜題王女士讀到這一條評語芳心中不知不覺起了無限知己之感心想別人只批評我藝術此人竟連我本身都稱贊在內不能不算我生平唯一知遇事後便寫封信到廣和女校信面上寫明『徐競芳女士收啓』函中敘了幾句客套約他晚上到三馬路寶利大餐館小敘屆時王女士約了

另一女同學等在寶利那知應召而來的不釵而弁翩翩一位美少年西裝革履面如冠玉潔白的硬領宛若鵝項衣袋口外露出一角巾帕芳香撲人走進菜間徐徐對王女士一鞠躬接着摸出一張名片授給王女士王女士心中一怔瞧瞧名片上徐競芳三字一些兒不差怎麼來了個莽男子呢那時又不好拒絕只得招招手請他坐下首位另一同學也呆了呆乘隙低低問道芙蓉姊姊這位可是你的『海司扳得』王女士紅着臉只說不出話來那徐先生不慌不忙道王女士你真太客氣了今天初次相見本不該叨擾女士只因女士一片志誠却之不恭特來叨陪末座王女士道前天美術展覽會題名錄上一條評語想是先生手筆承蒙獎愧不敢當徐先生道這幅秋江冷豔圖美不勝收鄙人一些兒不過譽王女士道過譽過譽今天特地謝謝先生說着粉靨微微一紅又扭着頸子笑了笑道徐先生我真太荒唐還道先生是個女士因為先生題名錄上寫的廣和女學所以有此纏誤信封上還寫的是女士呢徐先生接嘴道不能怪你往往要誤會實因鄙人那名號題得太香豔了又在女校執教鞭不免弄錯其實鄙人一向是個男士王女士聽得嘆喏一笑道不錯先生大名簡實帶着七

分女性色彩。徐先生道：「講到鄙人競芳兩字，也有個典故。通常當作紅紫爭妍，解法彷彿花枝和花枝相競。我的競芳不然，好似一隻蝴蝶飛在花枝裏，爭妍。你道說得過去嗎？」王女士緋紅了臉，笑道：「先生未免太沒丈夫氣了。」徐先生一笑道：「古人早有此想，願爲杏子衫邊蝶，斜抱酥胸過一生。」可爲明證。王女士聽了，不勝嬌羞。心中只覺此人十分灑落，品貌又佳，吐屬又雋，不可多得。那徐先生又道：「我自從題了這個名字，在報紙上做了幾篇關於女性的論文，無端接到許多香豔書札，也有來和我結交姊妹的，也有貿然向我求婚的。你想他們簡直當我女性看待了。從前我已鬧過笑話，也是接到一份署名女士的請客票，匆匆赴讌，誰知和我一樣是個莽男子，那麼害他大失所望。我也乘興而來，敗興而回。所以此次你王女士請客，我還道有人假托先在門縫子裏張了張，纔敢放胆進來。王女士聽得笑作一團。當下三人胡亂吃過三客公司菜，各自回去。從此王女士得一知己，芳心可明。明天徐先生還席，後天那女同學請客，輪流宴會了好幾次。以後王女士便精心結構畫一幅並蒂芙蓉，贈給徐先生。徐先生又送還王女士，請求添上一隻蝴蝶。王女士並不推辭，替他粉本，輕描畫上一隻淡黃色。

的粉蝶繞着花枝不接不離徐先生得了珍如拱璧日後又接近了幾次徐先生婉婉向王女士說道王女士你送我一幅芙蓉圖那隻粉蝶兒繞着花朵兒飛到如今飛得翼酸脚軟要飛不動彈了你可憐見他讓他息息脚吧王女士嘆味一笑徐先生便在他一笑裏面化身蝴蝶飛集到芙蓉花心上去自經一度戀花之後不多幾時雙方居然行結婚禮了王女士方面王川和王川的父親忙作一團發柬請客全家忙碌婚期前幾天門首一份份的賀禮絡繹而來除了他父親收禮之外另有送給芙蓉小姐的也就滿堆着一屋子因爲他們的同學姊妹着實不少更有欽佩他畫名的人曉得他出閣買幾色禮品送他一本芙記小禮簿上大有可觀送禮的除銀盾銀盃繡品飾物之外其餘大都是禮券不是先施定是永安遠道而來的加着個封套從郵局寄來也很不少所以當時這幾天裏郵局送信的只要瞧信封上標明芙蓉女士收一望而知裏面一張禮券芙蓉女士喜溢眉宇那時女士的公館離開母校美術學校很近當在出閣那一天校裏收到從郵局寄來一封信信面上寫明『煩美術學校校長先生轉交王芙蓉女士親拆』本埠金寄』美術學校校長室在裏面這封信先到教員預

備室擱在桌子上。一位男教員瞥見了道：「芙蓉女士府上便在斜對過，怎麼寄信人還沒知曉呢？」又一個教員道：「我們拆開來看他一看，從前我們拆他的信，拆開來總是一篇肉麻有趣的妙文。」一人道：「要拆得看不出破綻才好。」一人便吐出些唾沫塗在郵票縫裏，慢慢揭起來，找一根柳枝牙籤輕輕一剔，封口便開了，抽出一瞧，一張信箋，一張圖畫。於是大家爭先看圖畫。畫上件東西，不像花果，不像果，初看當他一柄手槍，再看又疑一隻香蕉，細瞧都不是，是一件畫男模特兒的人所留着不畫的東西。周圍畫滿了一條條的光線，雖然用鉛筆隨意塗抹的姿態，却也生動活潑。再看那張信箋時，只見上面寫着：「你要出閣了嗎？我特送你一份賀禮（參觀另圖）！你看看這件東西是我最近小照，又英偉又威武。當知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看。你看了，他還認識嗎？如其不認識，我告訴你，便是你從前把玩的東西。當時你人小，吃量不佳，見了他嚇此時，想你那官盆暖房，一定把門面放大了，須知我也改觀了。特地寫出來叫他送你的。行請你把他和新朋友比較比較。」一個教員道：「快快封好，替他送過去。」人家一份賀禮呢，倘落在校長手裏，怕他扯碎了說罷，便叫校役送了過去。這時候芙蓉女士已經

結了婚。跟新婿雙回門。接到這封信。當着新婿面。頸子一扭得意洋洋。道：「競芳，你瞧我的禮真太多了。早晚還有人送來。看也不用看。大不了是張禮券。隨說隨撕了封皮。抽出一看。叫聲哎喲。徐競芳問他是誰送的禮券。芙蓉女士早把他扭成一團。緋紅了臉。道：「我道甚麼禮券。是張蠟燭票。觸霉頭。競芳也不再多問。芙蓉女士心弦上顫了五分鐘。也就漸次淡忘。從這天以後。兩人安度他的甜蜜生活。徐競芳自比莊周朝朝暮暮化身蝴蝶。戀着一朵芙蓉餐香飲露。樂不可支。也是他一段天緣。湊巧當初那裏想得。到在題名錄上。隨意塗抹幾句。立地得着個豔妻。可見天下美婦人真多。只要湊巧。俯拾即是。隨手拈來。不湊巧時。憑你用盡心機。到底難成好事。正所謂『有意栽花不發。無心插柳成陰』。閒言休表。單說芙蓉女士那天歸甯在家。忽見哥子王川連日躺在牀上。茶飯少進。神思委頓。不知他上甚麼心事。又見他一回兒振作精神。寫一封信。親自投郵回來。又長吁短嘆。聽他好像澈夜未眠。好容易挨到吃過飯。細細打扮起來。把一滿瓶雪花膏塗去了。半瓶香水精頭髮上洒起洒到腳跟上。打扮完畢。匆匆出門。芙蓉女士眼見他特殊舉動。老大疑心。他便以情場偵探自命。偷偷地尾隨在哥子背後。

一路跟進新世界遠遠監視了好久。一回見他並無越軌舉動也就疑團冰釋。後來又見空冀等走進亭子芙蓉以爲約的原來男朋友也便走進亭來和哥子並坐喝茶空冀素不相識未便交談也就拉了衣雲走出亭子正想回去碰見王散客翩然而至一同又在對面亭子裏泡茶空冀問起散客那女子是誰散客便把詳細述一遍兩人方始明白散客又道芙蓉女士算得一位女交際家此番婚姻的速度好說是開的特別快車兩人從相識起到結婚不滿三個月這樣結合真太便利了空冀道現在教育家又在那裏提倡男女同學此風一長婚姻結合的速度更要比他們來得快了散客道男女同學大概也要成一種潮流潮流所至將來不知要把學校弄成個甚麼樣子空冀道上海男女同學的學校已有好幾所我曉得的法租界有一所農科大學我有位親眷也在這裏讀書他回來說起那農科大學招生仿效植物中雌雄同株動物中雌雄同體的意義兼收並蓄自開課以來笑話百出有個女生姓何名叫青霞你曉得他爲了甚麼要叫這名字他簡直要想討便宜讓一羣同學親親熱熱叫他一聲親爺（上海人讀霞字作爺字）可笑不可笑他一進校便偷偷地把這層意思對幾位女同

學說了不消幾時吹入男同學耳朵裏知道他歡喜討這種隔靴搔癢的便宜當下將計就計各人把青霞兩字叫得應天價應俗語說得好蒼蠅不抱沒縫的蛋過不了多時幾個每天奉敬他幾聲親爺的男學生都廝熟了非但廝熟還存着個不該存的念頭一天有個姓俞的學生瞧見何青霞正坐在校園小亭子裏出神走上前去喊一聲青霞何青霞格格格格笑起來俞生道你別笑我們男子纔配做人親爺纔有親爺資格怎麼你們女子也攘奪我們的專利權起來呢何青霞頭一抬道我又不請你來叫的你自己情願來做我的兒子管我青霞有資格沒資格俞生涎着臉走上一步道我做你的兒子倒也不妨只是要求你親爺今天顯一顯真正資格說時兩隻手便自由行動起來一回兒嚷道我早知你沒有資格的果然果然何青霞緋紅了臉跑了第二天又是個姓吳的男生瞧見何青霞在自修室裏獨自尋思吳生偷偷地閃進去對何青霞笑了笑道青霞昨天老俞逼你顯資格有這回事麼青霞仰着頸子道有便怎樣沒便怎樣吳生道老俞太欺負人了你如果沒有資格我肯借給你何青霞又緋紅了臉不響這樣子下去被他們鬧得情不可却心罷了我做人的親爺也做得膩煩了今

兒換換門路做做親娘罷以後除俞吳二生當然及格外其他只消有人請他顯資格他就立刻顯資格有人願意借資格他就向人借資格此風一開引得全校鬧着資格問題人借借人這筆帳怕請會計師來清理也弄不清楚……散客笑着道尋常一件事到你老哥嘴上總是說得淋漓盡致空冀道這不打甚麼謊我一位親戚親身經歷的散客笑道可是女親戚向人借資格的嗎空冀道男親戚專把資格借人的散客道怪不得深知底細說着笑了一陣空冀又問散客函授學校的近况怎樣散客搖頭嘆息道不可說不可說文小雨和呂戡亂大拆羊爛污前天夜裏已做公子重耳出亡在外了空冀詫怪道咦從前很發達怎麼弄到如此結局呢散客道一言難盡總之是揮霍無度的結果他們辦事從不量入爲出只管一意孤行可憐現在害了一輩子哀哀無告的帳房職員那批人多半從內地出來的始初見報紙上刊着招請職員的廣告有心想到上海辦事的便寫信問問詳情一問按月有四五十元薪水心中熱辣辣地又見要六百元保證金心想這是有得還的并且按月起利無異存在莊上因此無端動了這條念沒錢的千拚百湊也有押去房產也有變賣田地湊足六百元擺擋擺擋

行李專程到上海來就職。希圖十年念年久長之計。那知六百塊錢一入小雨袋裏。狂嫖濫賭數天立盡。等到發薪水起初一兩個月。總算把學生學費移挪過去。後來職員越招越多。每次薪水總在千元以上。學費抵無可抵。沒法應付。只有欠薪積欠了數月。職員大起恐慌。要與小雨爲難。小雨不得不飲酖止渴。拚命大登廣告。添招職員。招到三四個人。把保證金分派職員。欠薪只抵十分之一二。這樣子日積月累。越盤越深。那裏還弄得清楚。可是這篇帳目只有小雨一人肚裏明白。急得無可奈何。總不肯和他人商榷。直到前月底房租付不出。要給房主封門了。米店裏積欠六七百元。要起訴追償了。各職員呆呆坐在校裏。十八羅漢之數。一時有在陳之慮。恐慌起來。舉出代表和小雨交涉。小雨纔始發急。和戡亂粗粗一計算。還保證金要一萬多。積欠薪水也須七八千。其他欠項至少五六千。非有三萬銀子不能過去。戡亂平常賣賣小說稿一塊錢。一千字兩塊錢。一千字的朋友聽得這個消息。伸着舌子縮不進去。那知小雨冷冷的道。戡亂你是副主任兼會計。我們戲房裏話你該當一半責任。一旦上公堂。我不過承認個名譽職。完全責任還須你負。戡亂這一急急得三魂失二七魄。少六當下和小

雨極拚結果。總算小雨顧全友誼。不會讓戲亂。急死守着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宗旨。兩人有伴。有侶。溜之乎也。直到現在。鴻飛冥冥。那塊函授學校的牌子。早已除掉。房屋也發封了。只賸一大批職員。哭喪着臉。惘惘若喪家之犬。你想這件事。弄到如此收場。誰也意料不到。當在開辦之初。學生報名的一千多。每人一次收學費八塊錢。也有近一萬。小雨不知怎樣。耗費法。弄得債務累累。一跑了事。空冀聽得呆了半晌。道想不到。文小雨會得拆這樣一個大爛污。俗語說的『小胆黑良心』。一些兒不錯。這件事他算得在上海文藝界裏。留一個空前未有的污點。散客道倒不是啊。弄弄筆頭的人。拆四五萬金一個爛污。也可以的了。空冀又道。其實他筆下到底怎樣。散客笑了。道不足爲外人道。據稱他前年冬裏。回原籍在一艘小划子上。遇着風浪。當時同舟有個老學究。那學究並沒別種行李。只帶一箱書。這一箱書是他一生心血的結晶。詩文小說筆記。統有全是句斟字酌。名山著作。事前小雨已拜讀一過。佩服到五體投地。情願拜學。究做乾爺。後來船一遇風。翻了個身。小雨只替他保護一隻書箱。保護了書箱。便顧不到他的人。那學究在水中。還伸出隻手來。彷彿替小雨討一箱書似的小雨心裏盤算。

着道。我還你一箱書。你帶到水晶宮。也沒甚麼用處。我救了你。起來。對于一箱書。享不到一些權利。那麼。還是和你兩弗來往吧。我今天總算碰得巧。替你老夫子借了一生心血。來世做你的精蟲補報。你那學究。還在水平綫上。透出個頭來。對小雨眼睛白了。兩白。小雨只好說聲對不住。來世會從此以後。小雨把那人的一生心血。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居然博得個文豪頭銜。空冀道。這件事却很奇怪。不知確不確。散客道。確不確。我不能證明。當時又沒人眼見。老學究的魂靈。又不會到會審公堂來告狀。只好存爲疑案。空冀道。可惜海上文壇。又弱了一個。(結束小雨戡亂)正說時。王川兄妹走進亭子來。招呼散客。散客讓他們坐。他們不肯坐。王川湊上散客耳朵。低道。再停一句鐘。一百十四號相見。先到先等。不可失約。散客點頭道。道理會得。芙蓉女士。摸出一面小鏡子。照了照臉。把張粉紙擦擦兩臉。王川便送他回去。空冀又問散客道。你們一百十四號的興致。怎樣。濃法。散客道。不要說起苦極苦極。空冀笑道。老哥。你怎麼總要自尋煩惱呢。散客道。此番却非本身問題。王川和彩雲的事。害得我旁觀者。落掉幾滴傷心之淚。衣雲在傍聽得彩雲名字。偶然憶及去年寫信的事。插嘴問散客道。王川和彩雲。

怎樣一回事。請你詳細告我。散客嘆口氣道：他們都是初涉情場，不知不覺演成一齣悲劇。那彩雲雖做神女，生涯天真，却沒盡泯久想擇人而事，脫離火坑，誰知碰見王川一往情深，相交不多時，枕邊訂下嚙臂之盟，非但許他寶扇迎歸，還答應他當作大婦彩雲。當然感激涕零，專待入宅。那知彩雲的身世，給王川老子打聽得明明白白，吵個落花流水。他老子情理很長，一天叫齊了親眷，眷當場責備兒子，道：隨便你娶那個女子，只消身家清白，我總沒第二句話。今兒你買塊鹹肉回來，家裏又不要開甚麼鹹肉莊。這種臭肉，只配宰一刀的路道。你索性討回來，當妻子傳宗接代。那麼你將來一代一代子子孫孫，免不脫肉臭。王氏祖宗那裏吃得慣這種鹹肉羹飯。可是你昏了麼？枉爲讀書識字人，從前孔夫子割不正不食，何況這種鹹貨，虧你千揀萬揀到莊上去挑選。回來王川聽得，只不做聲。他老子又要約他，假使娶到家裏，一定把他削作肉泥。王川沒法，只好和彩雲另營秘密窟。彩雲當初押在二寶那裏，身價只二百塊錢。二寶因他不肯巴結客人，恨不得有個戶頭替他贖身。王川湊足二百塊錢，贖了彩雲，賃屋安居。起初很秘密，後來給亞州中學幾位老相好知道了，醋海興波，密密告知王川老子。

話中裝着頭尾說王川和彩雲已秘密結婚現在珠胎暗結你老人家預備抱孫了王川老子聽得這個消息火上添油明查暗訪探得秘密窟所在偷偷地把彩雲引誘到別的所在把秘密窟立時取銷害得彩雲無家可歸王川得知要和老子拚命老子把他幽禁起來鬧得全家鼎沸那彩雲自怨命苦非但不怨王川翻覺芳心不忍暗想王川爲了我鬧得這般田地我不走開大概不會太平偷偷地跟着個老鴇到廣東去做生意臨走那天是正月二十消息給王川知道了趕到輪埠責備他不該負心私逃我替你贖的身你便是我的人我不允你走你不該私逃彩雲淚如雨下帶哭帶訴道我心裏誰願捨却你走祇爲住在上海害你全家不甯我顧全你安甯起見千里奔走再墮風塵那知你還不能相諒今兒反唇相譏起來那麼我不能挖出顆心來示你今天隨你處置我罷你要我死我立刻死你面前王川這時弄得一無擺佈姑且安慰他勸他起岸敘一敘再說橫豎輪船要明天一早纔開彩雲免不得跟他上岸走到虹口一家大餐館裏彩雲那裏吃得下東西只哭得淚人兒一般王川說話之間還不能全信他此行出于善意一箇子王川走去小便回到房間裏見桌子上一塊血迹一望彩雲正

在把塊帕子包件東西包好了授給王川帶哭帶訴道我此去遙遙千里歸期無定怕以後再不能和你見面的了承你眷愛把這件東西送你做永久紀念將來生死存亡你也別懸念了我這件東西永久伴你一生王川還不知什麼東西解開一看血淋淋一段小指有一寸多長不覺嚇呆了再看彩雲時已暈倒在椅子裏王川忙去扶他替他把斷處血管縛住了安慰他一番西崽走來一瞧檯毯上盆子裏大菜刀上都濺着血迹老大起疑王川告知詳情那西崽倒也觸發哀感替他們到西醫那裏買了些刀傷藥橡皮膏來從新包紮好了依王川一定要叫彩雲下一班船到廣東無如彩雲船票已買更有同伴不便從命那晚直至夜半王川送彩雲到輪上明日清晨又趕到輪埠揮涕送行直等汽笛一聲輪棹啓行始悵悵歸來把一段小指浸在一個酒精小瓶裏又把小瓶裝在一隻銀匣子內隨身佩帶算他一個銘心刻骨的紀念從此以後一個多月消息傳來說彩雲未到廣東中途病歿一口薄皮棺材拋在香港附近一塊荒野之地王川聞耗又是哭得死去活來打算出資歸骨無如沒有熟人有願難酬悵悵若失這一段事簡直悲苦蒼涼傷心慘目衣雲聽得悵悵不歡險些吊下淚來空冀有

些將信將疑。衣雲道：此人我深信不疑，記得去年已親聆他一番衷曲，陪他下過一次。眼淚他托我寫封信給娘，數說他娘不該把他送入火坑，淒淒切切悲訴一番，誠如午夜啼鴉，不忍卒聽。後來我生怕情絲粘着，不敢再去。如今演成這一齣慘劇，王川簡直是我的替身，可憐彩雲易散，委實傷悲。空冀道：當真有這件事，絕妙一篇傳奇材料，淒惻頑豔，別饒情趣。當真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假使把那個指頭兒葬塊地方，豎塊石碑，起個『指塚』名詞，一樣好留傳後世。散客道：他早有此意，還想將來殉葬，咧空冀道：那更好了。散客道：可笑他老子妹妹得了這個消息，喜不自勝，說着風涼話。道：他本來是塊鹹肉，日日夜夜供人一塊塊宰割的，割去一隻指頭，有什麼希罕？王川聽得只有唉聲嘆氣。空冀道：王川年紀也不小了，怎麼風塵中混了這幾年，還物色不到佳麗呢？散客道：良緣難邁，他正拚命在那裏找尋。前天聽他說起有位馮韻笙女士，曾經登報徵過婚的，現在情願嫁給他，未知能夠達到目的。否？空冀聽得嘆喏一笑。散客道：你笑甚麼？空冀說：馮韻笙女士，我也認識，怕早已定婚，未見得肯嫁給他吧。散客道：咦，韻笙你怎會認識此人？文才不弱，從前做篇求婚小啓，登在報上，夠多麼輕清惻豔。聽說他

年紀還輕確有天才。我一位朋友和他很要好。時常倡和談心。這番求婚中選的既不是王川。我想一定是他。空冀道。韻笙的心相。我很熟悉。他偏不肯嫁。熟人今兒嫁的還是個未謀一面的陌生人。散客道。奇了。怎麼韻笙的脾氣強到如此。千不嫁萬不嫁。嫁個陌生人呢。空冀道。也是他的生性如此。要嫁誰便嫁。誰還是這樣子。爽快的好。散客道。那末王川不免失望。他一失望便要拚命到一百十四號去發揮性慾了。空冀笑了。笑望望手錶上已敲過五點鐘。別了散客。同衣雲走下樓來。衣雲笑道。我們登報徵婚。小弄狡狴。害得一般急色鬼。蒙在鼓裏的。委實不少。空冀道。散客安見他不在求婚之列。否則他決不會這樣子。關心衣雲道。可笑之至。一邊說一邊走出得新世界。衣雲道。辰光還早。到我家裏坐坐。罷。空冀道。使得。兩人逕往定一里敲門入內。自有娘姨倒茶敬烟。空冀道。這一所兩上兩下的新房子收拾得如許整潔。難道只你一個人住嗎。衣雲道。舅父等全家回鄉去了。來申還遙遙無期。晚上只一位錢莊帳房華先生來住。我因爲太清靜。招幼鳳同居。空冀道。幼鳳前天回松江約。今天來申的衣雲道。晚車六點鐘到他。不久便來。兩人坐談一回。幼鳳如約而至。三人又歡敘一室。談笑融融。空

冀問衣雲道從前聽尤璧如說起你和這裏陳府上有別種關係不知確不確衣雲道甥舅之誼還是勉強並沒別種關係空冀也不便多問在屨子裏翻見一冊鈔寫的詩稿字體娟秀嫵媚題名『繡餘吟草』空冀看了幾首笑吟吟授給幼鳳幼鳳道這是誰的詩稿呀衣雲道表妹的空冀道可是真憑實據來了你和表妹愛情的程度製造到怎樣了衣雲道我沒愛情可言一向如老僧情性入定於此不知愛情爲何物空冀道我不信你方當盛年決不至消極到如此衣雲道我偷濫用愛情一定弄成個不可收拾之局煩惱絲要把我個小身體牢牢縛住咧空冀道人非草木對此秀外慧中的表妹而兼女弟子誰能無情衣雲道我有個確切的比喻人人羨慕西湖山明水秀初到迤迤果然心曠神怡眼界一明一旦移家湖上久住慣了翻不知勝處在那裏你道對嗎幼鳳道很對空冀道那麼我們雅慕你久住聖湖常伴西子衣雲默然片晌空冀又道衣雲其實你不妨尋尋樂趣只消隨手拈來隨手捨去不給情絲裊住便不妨事衣雲道無此大澈大悟的本領幼鳳道我也如此覺得身入其境慧劍不靈擺脫無從宛似心亂抽絲越抽越緊衣雲對幼鳳笑了笑道老兄甘苦之談幼鳳又道衣雲你正

月裏在松江險些兒粘情絲。今兒鳳梧和洛妃正打得火熱當初你走後不多幾天便荐宓妃之枕以後情狀不堪問了洛妃初衷的確有心于你那天戀戀不捨的情形可見一斑後來我碰見他他總提起你說你走的那天到過火車站兩次正月二十那天還癡心妄想等你衣雲笑道照此說來負他一片好心現在有鳳梧做我替身他也不至有怨詞了。幼鳳道鳳梧的事正復難說怕得之易失之亦易決不會全始全終早晏是第二個章秋水衣雲道怕不至于罷我見他那晚和我鬧醋勁真可發一笑明年新春我預備再到松江樂個暢快這種去處吃花酒像家庭團敘吃年夜飯倒也別饒風趣不知一次花讌所費幾何幼鳳道比上海便宜得多上海一次所耗到松江好吃十。檯。花。酒。松。江。地。方。又。沒。花。規。碰。和。吃。酒。隨。客。打。發。一。場。和。抽。四。塊。八。塊。頭。錢。一。檯。菜。化。六。塊。八。塊。席。資。已。算。大。闊。特。闊。了。倘。連。做。三。四。回。便。可。作。非。分。之。想。祇。因。居。室。湫。溢。家。裏。沒。有。留。髡。餘。地。非。偷。偷。地。另。尋。秘。窟。不。成。衣。雲。道。那。麼。秘。窟。往。那。裏。找。去。呢。幼。鳳。道。多。極。多。極。專。營。陽。台。生。意。的。送。往。迎。來。非。常。遷。就。只。要。你。帶。菜。上。門。不。怕。沒。椅。桌。盃。筷。給。你。衣。雲。道。可。嘆。內。地。風。俗。也。淫。靡。到。如。此。空。冀。插。嘴。道。大。概。也。受。的。上。海。化。上。海。淫。

風。普。徧。到。內。地。真。像。水。流。湮。火。就。燥。一。日。千。里。不。可。收。拾。衣。雲。幼。鳳。大。家。悲。嘆。一。陣。衣。雲。又。道。鳳。梧。和。洛。妃。一。結。合。又。要。害。他。平。添。許。多。詩。料。不。知。他。近。來。詩。興。怎。樣。常。在。松。江。麼。幼。鳳。道。他。人。在。南。京。心。在。松。江。近。日。聽。說。把。洛。妃。送。在。松。江。鄉。間。一。所。學。校。裏。讀。書。自。己。每。星。期。回。來。一。次。弄。得。僕。僕。道。途。疲。于。奔。命。詩。興。怕。也。提。高。不。起。了。衣。雲。道。一。佛。丈。近。况。怎。樣。幼。鳳。道。此。公。抱。定。宗。旨。有。錢。海。上。揮。霍。無。錢。家。裏。縮。縮。一。年。如。此。十。年。也。是。如。此。他。的。能。耐。真。不。可。及。今。天。和。我。同。車。到。滬。車。中。背。給。我。聽。不。少。豔。體。詩。衣。雲。道。請。你。寫。給。我。瞧。瞧。幼。鳳。當。真。抽。毫。默。寫。第。一。首。懷。女。弟。子。陳。雲。秋。云。

入。夜。幾。園。月。自。高。霜。寒。清。影。墮。梅。梢。天。涯。賴。有。雲。鬟。在。瑤。札。殷。勤。慰。寂。寥。衣。雲。問。陳。雲。秋。女。士。當。真。赴。重。慶。嗎。幼。鳳。回。說。不。得。而。知。此。人。生。性。浪。漫。萍。蹤。不。定。去。不。去。沒。一。定。說。着。又。抄。第。二。首。春。望。云。

楊。花。飄。泊。春。無。賴。化。到。浮。萍。便。作。家。誰。料。東。風。終。不。管。無。心。流。水。繞。天。涯。

衣。雲。道。好。個。無。心。流。水。繞。天。涯。這。一。句。渾。成。得。極。一。佛。大。概。也。爲。雲。秋。有。感。而。發。幼。鳳。道。說。不。定。又。抄。一。首。道。

微風吹盡墮梅枝。腕晚春陰入望時。只合身爲流水去。待他飛絮化萍時。

幼鳳道。這一首佛丈說是鳳梧和他的衣雲說。做得清雋異常。還有呢。幼鳳道。想不出了。衣雲說。你自己奚囊中總也不少佳句。何妨寫出一兩首我讀讀呢。幼鳳道。我此番回家詩興索然。只做得一首小說衣雲說。不論多少一首也好。請你寫出來。幼鳳寫着道。

微風吹鬢是春寒。梁燕雛成帶笑看。忽有綺思心上過。銀梨花下倚闌干。

衣雲稱贊道。此種境界風情正復不薄。令人神往。幼鳳道。不可爲訓。此番回去。除此一首小詩外。別無他作。鎮日光陰消磨在睡夢裏。夢中變幻百出。好像我一個瘦弱身軀。給愛神用弓弦生生絞死遺骸。荒郊却還一靈不泯。眼見走來兩個猴子。把我納在一口桐棺裏。搬到一棵海棠樹下。將海棠樹搖了。搖頓時落滿一棺花片。正要蓋棺。又忽來一隻玉蝶鑽到棺裏相伴。那時心中一喜。便瞑目長辭。醒來乃是南柯一夢。不知是兇是吉。怎樣解法。衣雲說。足下綺念未除。絞死你的不是弓弦。簡實情。弦死後一蝶來吊你詩魂。你道對嗎。幼鳳還沒回答。忽聞門外一片喧嚷。正是。

三月詩情多豔冶 一樓春夢太玲瓏

不知外面走進廂房來的那人是誰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客館三更驚聞獅吼 歌場一瞥怕聽驢鳴

話說幼鳳衣雲等正議論風生忽聞門外人聲喧騰慌忙走出觀看只見兩個巡捕同了一個包探在對面弄內押着兩個少年走出弄口聚着一堆人談論說是嚇詐黨給巡捕房裏得了信息特來破獲他們的機關捉住兩個同黨抄出不少證據甚麼鐵血團的圖章信扎之類好算得人贓並獲起碼十五年西牢也是罪有應得空冀等方知真相衣雲嘆息道上海自從有了這一類嚇詐黨害得富翁夢魂不定個個不能安枕以後居家就不易了空冀道照此看來還是我們一輩子寒士舒服家裏只有幾管破筆他人決不來看想你黃昏一夢直到天明比較富翁安心得多說着重復走回衣雲家裏小坐片時分別回去按下不提過了幾天幼鳳日間仍在環球書局編書晚上衣雲招他同住一室把鋪蓋行李等搬至衣雲舍問黃昏燈上兩人伏案作書無非做些媚世之文趨承書賈的意旨一天垂晚幼鳳做成一篇短作題名好像只有一個「瘡

「字內容描摹文人賣文疾苦大致說一個文人患了三陰瘧疾三天之中一天支離病榻要少撰許多文稿字少卽金少無形中受許多損失說得十分感慨幼鳳很覺得意給衣雲瞧了衣雲問他賣給誰家幼鳳道四馬路一家遠東書局裏定撰的聽說刊在一本遊戲雜誌上你陪我走一輪好嗎衣雲道好一同踱到四馬路走進遠東書局一問編輯主任姓孫的在樓上幼鳳衣雲走上樓去只見那人瘦小身材三十來歲年紀一張哭形臉伏在寫字檯上轉念頭幼鳳近前招呼他他只點點頭招招手叫他坐下。傍幼鳳把袋裏一篇小說稿摸出給他他細讀了一遍搖頭咂舌道絕少風趣不合遊戲性質我們辦的遊戲雜誌簡直篇篇要遊戲筆墨的作品說着抽出匣子把別人的稿件一篇篇指示給幼鳳閱看興高彩烈的道你瞧這篇『孫悟空大鬧上海灘』做得何等滑稽這篇『賈寶玉再試雲雨情』做得何等風趣還有這許小品文字『新十九摸』『野鷄嘆十聲』等簡直篇篇都是名作不背遊戲兩字的宗旨你那一篇題目只有一個『瘧』字閱者一見了這個字便要頭疼腦脹連上面幾篇名作一齊減色我們抱的宗旨要使閱者看了遊戲雜誌開開心現在你無端奉贈他們一個

癡字叫他們還開心得嗎。足下未免不思之甚。一番話說得幼鳳目瞪口呆。那姓孫的見幼鳳不能下場，只得自己轉圜道：「現在你做已做成了，怕你還待着那筆稿費，派用途。我素來很願意照應一輩子。寒士你便是。今天不送稿件來，向我借幾塊錢。我姓孫的也未始不答應。現在你這篇大作，老實不能用我也。不去計算字數多少。姑且擱在那裏，你先拿三塊錢去贖天，另做一篇有趣味的小說來，掉換說着磨磨濃墨，開一張支單，上面寫着『洪幼鳳預支稿費大洋三元，請會計部照准支付』。下面署着開支單人孫靜笙收銀人口口口簽字。那時孫靜笙把那一紙支單交給幼鳳。幼鳳接了，向下面帳房先生領到三塊錢，還在支單上簽着一個姓名。這當兒衣雲見幼鳳面上好像有一種哭不出笑不出的神情，猜他心裏難過到極點（落魄文人同聲一哭）。當下兩人走出遠東書局，逕回定一里衣雲寓所。幼鳳把一封已寫就未發出的信，抽出信紙來細讀一遍，對着出神。一回兒又問衣雲：「郵局裏匯款，不知三塊錢肯匯不肯。」衣雲道：「大約可以的你匯給誰？」幼鳳道：「不瞞你說，內人在校中疊來了兩封信，向我索款。第一封信上要十塊錢，第二封至少要我五塊，再不可少。我已寫好回信預備匯。」

寄他五元誰料今天變生意外沒法只好先寄他三元再說衣雲道我袋裏用贖三塊借恰你兩塊罷幼鳳心中一寬當去寄信匯款忽忽走出大門瞥見一個胖胖身材的女子長裙革履短髮蓬鬆鼻上架着一副金絲眼鏡正在弄內仰着頸子一家一家檢查門牌見幼鳳走來那女子灣一灣身子問道請問弄內七十五號在那裏幼鳳指着道便是這裏你找誰那女子道有一位在正義錢莊上的沈衣雲先生不知可在這裏幼鳳道不差他在裏面那女子說聲謝謝便推門進內幼鳳覺得此人來得突兀也跟了進來只見那女子走進客堂對衣雲深深一鞠躬叫聲沈先生久違了衣雲一呆向他細細端相了一下駭然道你不是醒獅女士嗎多年沒見了怎會一人來此你家綺雲兄呢一面問他一面招呼他坐下那醒獅女士道他來了上海好久沈先生你會沒有碰見他衣雲道他信都沒一封給我莫說見面醒獅道奇了連你也不知他的踪跡衣雲道我要問你個詳細他究竟到上海有幾時了醒獅道已有一個多月他在二月初在家裏和我鬧意見一脚趕到上海我本該早日來尋他後來接他的信說在北京路一家什麼永康保險公司供職叫我不必到申找他誰知我疊去了幾封信沒

有回音所以不得不趕來找他。個下落。衣雲道：「那麼你怎會找到這裏呢？」醒獅道：「我在鄉間探聽，尤璧如錢玉吾說起你在正義錢莊，我到莊上問訊，又說你在這裏。因此特來探訪，問他的消息。」衣雲道：「綺雲兄既說在永康保險公司，諒必總在公司裏，你去過沒有？」醒獅道：「早已去過。今天恰逢禮拜，鐵柵門閉上，無從問訊。」起衣雲道：「你可是今天到的？」醒獅道：「昨天晚上到申，住在一位老同學家裏，便在白克路永年里。」衣雲道：「今天晚了，我想一時無從探訪，起還是明天陪同你到公司裏找他罷。」醒獅道：「也好。明天有勞引導上海路徑，我不大熟悉。從前在蘇州校裏時，也只來過兩次，一碰已是三四年。市面大變，不復認識。」衣雲道：「你今天在此，便夜飯罷。」醒獅道：「不客氣。我那位老同學還等着我回去吃，咧不叨擾了。」說着，便興辭而出。衣雲送出門外，約定明天早上守在家裏。等他醒獅去後，幼鳳問道：「這是誰呀？」衣雲道：「一位同鄉老友，的夫人今天來得突兀。數年不見，我真要不認識了。」幼鳳道：「他來尋丈夫嗎？」衣雲道：「不錯，他丈夫叫汪綺雲，品性很和善，是我總角之交。現在據他說，供職在永康保險公司，只是不該不來望我。難道不認我老友嗎？」正說時，娘姨已開夜飯。衣雲道：「幼鳳，你那封信來不及寄，明天寄罷。」

吃夜飯了。幼鳳只得坐下。胡亂吃過夜飯。燈下說說談談。一宵易過。第二日朝上。幼鳳到局裏辦事。衣雲守在家裏。直到十二點鐘。不見醒獅來。又等一回。吃過飯。吩咐了姨幾句話。出門逕到正義莊辦事。回來已是上燈時分。想起汪綺雲事。問問姨。醒獅女士沒有來過。也就無法探聽他的消息。是晚衣雲睡到夜半。忽聞下面敲門聲。甚急。連忙披衣下床。把客堂裏電燈開了。叫醒姨。開門。姨走近門口。問道：門外是誰。外面應道：我們大西旅館茶房有一張請客票。請你們沈先生吩咐。無論如何要去。一趨一壁說。一壁把張請客票在門縫子裏塞了進來。姨拾起授給衣雲。衣雲一瞧。請的人正是老友汪綺雲。住在大西旅館一百念五號。反面註着『今晚無論如何請來一面』。衣雲心想：半夜三更特來喚我。他們一定在那裏勃谿醒獅。大概正在大發獅威。汪綺雲無可如何。來叫我去解圍。我又不能不去。當下整理一下服裝。吩咐姨當心。門戶獨自忽忽出定一里。逕到大馬路大西旅館。趁電梯直上三層樓。走向一百念五號房門口。忽聽裏面笑聲格格。衣雲不敢推扉。直入先在門上彈指。幾下。綺雲忙來開門。笑迎道：老朋友對你不住。這樣深夜趕來。衣雲道：綺雲你簡直太豈有此理。一向

在上海不來望我一次。連信札都沒一封給我。綺雲道：我纏錯了你的地址，找你不到。所以沒有拜望你。醒獅女士在傍向衣雲打了個招呼道：昨天失約害你專等我，真對不起。衣雲道：不必客氣。說時望望醒獅面上，既有眼淚，又呈笑容。綺雲道：衣雲兄，你不知道他此番到申鬧出個大笑話。我真弄得又氣又好笑。特地請你來談談說罷。又笑了起來。醒獅女士只管把一塊帕子揩眼睛，不知他是哭是笑。衣雲很覺詫異，問道：綺雲兄，怎麼一回事？這樣子好笑。綺雲道：講你聽了，怕你也要笑個不休。衣雲道：你快說說了。再笑。綺雲道：講到我來申謀事，雖則和內人吵了嘴，憤憤到申，其實早蓄此念。想到上海來發展發展。一到上海，事有湊巧，舍親介紹我到北京路永康保險公司辦事。雖則薪水極菲，薄月不過四十元，我却並不嫌少。心想站住了脚，再說當我來申時，身邊帶着二百塊錢，我便租賃一間廂房在愛文義路介眉里，買了幾件床、桌、櫥、椅之類，佈置好一間寓所，預備做滿一月之後請假幾天回里領他（指醒獅女士）到申同居。誰想他疊來幾封信，催我回去。我在禮拜二接到他一封信，準備禮拜六動身回去。後來禮拜四又接到他一封禮拜五又來一封，當晚我免不得搭夜車到蘇州住了一

夜禮拜六早班輪船到鄉。一問家裏說他剛纔動身到蘇州接火車到申。只差一個鐘頭。我十分懊喪。只得乘晚輪到蘇。接夜車趕回上海。明日禮拜又逢公司休息。無從去找尋。他住在什麼地方。誰知他在禮拜六晚上鬧出個空前未有的大笑話來。此事原委怎樣。你叫他講罷。衣雲道：醒獅女士請你講給我聽。怎樣一個笑話。醒獅羞着道：你叫他講他底細。通曉得了。綺雲對夫人望了望。接着道：這齣戲只有你做得出。衣雲兄。你道他爲了甚麼事。急急趕到上海。他在家裏每天閱報。當一件公事。前天不知他在那一張報紙上瞧得一則小新聞。那則小新聞也真巧。上面說：『汪綺雲先生昨與張琴清女士借一品香行結婚。禮汪先生馳名於保險界。張女士爲黃浦女校高材生。堪稱一對佳耦……』他見了這則新聞。氣得三尸神暴跳起來。恨不得插翅飛到上海。禮拜六晚上他一下火車。便驅車趕到一品香。探聽得另一汪綺雲的住宅在闡北寶山路寶山里某號。當便趕到寶山里汪綺雲宅。事有湊巧。那另一汪綺雲不在。府上到友人家裏宴會去了。新房裏只有新娶的一位張琴清夫人和兩個娘姨。他不問情由闖上樓去找汪綺雲。那張琴清請問他：你找綺雲有什麼事。他道：我自有話說。你叫他

出來張琴清道他宴會去了你有甚麼事明天來找他罷他道我問你你是綺雲的甚麼人那張琴清聽他問得突兀呆了一呆反問道你是他的甚麼人他老實不客氣道我是他家裏的夫人張琴清這一嚇嚇得四肢發抖他又道我是某年某月和他結婚的你是誰你敢和他正式結婚難道不問問根由細底的嗎今天特來和你評評理性我婚帖都帶在身邊張琴清女士氣得涕泗交流他只管坐着不走娘姨等也不知底細當下雙方攢着有一個鐘頭張琴清女士吩咐娘姨去找回少爺來信以爲真也要和丈夫拚命直到另一綺雲回家走上樓來張琴清女士搶步上前一把胸脯扭住丈夫問他這是你誰你不該哄騙我家裏沒有老婆另一綺雲對他細細打量他一看不對慌張着道你是汪綺雲嗎你是甚麼地方人那人道我從小叫汪綺雲甯波人你究竟來找誰我實在不認識你他纔知弄錯了打恭作揖道對不起誤會了我找的另外一個汪綺雲他蘇州人也在保險公司辦事前天我在鄉間看了報上一條小新聞記着你們倆結婚消息我纔有此誤回這會吵鬧你們抱歉得很他們一對夫婦聽得笑作一團笑定了道天下冒失的事雖多總沒有像你這樣子冒失別的好纏錯自己

丈夫。怎。會。纏。錯。他。和。你。結。婚。了。不。見。得。再。和。別。人。結。婚。即。使。有。這。種。事。決。不。會。再。堂。皇。皇。登。新。聞。你。看。你。未。免。太。沒。思。想。了。他。羞。得。說。不。出。話。陪。了。個。罪。走。出。那。裏。回。到。同。學。家。中。越。想。越。好。笑。無。端。害。他。們。新。娘。子。哭。一。場。心。裏。很。對。不。起。今。天。他。一。早。打。電。話。給。我。我。知。道。他。住。在。白。克。路。同。學。家。裏。特。地。請。假。出。來。同。他。玩。了。一。天。聽。他。講。出。這。樁。新。鮮。笑。話。來。害。我。笑。得。腸。斷。現。在。那。另。一。汪。綺。雲。不。知。可。要。來。和。我。交。涉。嗎。衣。雲。笑。了。一。陣。道。此。種。誤。會。出。于。無。心。他。們。也。只。好。付。之。一。笑。決。不。致。再。來。交。涉。此。人。你。認。識。他。嗎。綺。雲。道。不。認。識。衣。雲。道。那。更。不。妨。事。醒。獅。在。傍。插。嘴。道。千。怪。萬。怪。都。要。怪。他。不。回。信。我的。不。好。他。禮。拜。二。接。到。我的。信。應。該。第。二。天。便。回。信。我。約。定。禮。拜。六。回。家。我。便。不。起。疑。心。不。趕。到。上。海。來。了。他。只。管。不。回。信。我。想。一。定。是。他。幹。下。這。事。情。虛。不。歸。所。以。特。地。到。中。心。急。慌。忙。弄。出。這。個。笑。話。來。衣。雲。道。巧。也。巧。極。同。名。同。姓。又。同。職。業。莫。怪。你。要。起。疑。現。在。過。了。你。到。上。海。來。預。備。叫。綺。雲。兄。回。去。呢。還。是。放。任。他。在。上。海。我。看。還。是。你。一。同。住。在。上。海。監。視。他。罷。醒。獅。道。我。是。想。到。上。海。來。住。住。散。散。心。因。爲。縮。在。家。鄉。地。方。沉。悶。不。過。從。前。辦。一。所。小。學。把。幾。個。拖。鼻。涕。小。囚。敷。所。敷。衍。現。在。那。所。學。校。歸。併。爲。鄉。

立他們另聘校長教員接辦了我吃了飯沒有事做更加覺得寂寞現在非到上海來住不可綺雲道好在寓所已佈置好明天你只消添些應用器具用個娘姨便好進屋醒獅道讓我回去一趟收拾幾件行李上來纔好進屋衣雲道從此我在上海又多了。一個老友璧如玉吾他們爲甚麼一年多不到上海來綺雲道玉吾爺管束得嚴不見得來璧如聽說秋間也要搬家到上海謀些事業做做不知他來不來衣雲道我好久沒有接到他的信了對於鄉音隔絕已久不知近來可有什麼新聞醒獅女士道最近的趣聞要算錢玉吾和他表妹辦交涉衣雲聽得心裏一怔問道辦甚麼交涉醒獅道他癡心妄想寫成一份合同要表妹簽字限表妹五年內嫁給他滿五年不嫁他玉吾要辦表妹一個欺詐罪說他從前口頭答應他五年爲期的玉吾這們一想情願的舉動可笑不可笑他表妹聽說現在不敢到玉吾家裏來了怕他糾纏不清玉吾到表妹家裏表妹也避匿不見衣雲道玉吾未免逼人太甚醒獅道只是我不知他表妹爲甚麼不肯嫁玉吾玉吾的品貌也還不錯他表妹把他不放在眼裏大概總有一段不可告人的隱情聽得人講那表妹對娘說他自己心上有一個情人還是從前在上海讀

書時結識的。當時早有密誓。一心不負那人。等着那人五年內來娶他。那人五年不來娶他。他情願跳在澄涇湖中。決不肯下嫁玉吾。這句話不知確不確。衣雲道：「我想說說罷了。結底要嫁玉吾的。」綺雲插嘴道：「決不嫁玉吾。」衣雲道：「你那知詳細。」綺雲道：「我有數他表妹心。上一定另有目的。怕其人不在上海。在鄉間也許從鄉間到上海。品貌總在玉吾之上。早有誓言不肯背盟。」衣雲聽說。面上一紅。綺雲接着道：「此人倘把他置之度外。那麼害他一生五年以後。真要到澄涇湖中去打撈他的豔屍。」咧衣雲心如刀刺。只不做聲。出了一回神。道：「今天時光不早。明天來望你罷。」綺雲道：「明天不必到這裏。房間不見得留着你。晚上到我寓所。」愛文義路介眉里四十一號。便是衣雲道：「那末明天會吧。」綺雲夫婦送出房間。衣雲趁電梯下樓。逕回定一里一宿。易過明天早上。正想同幼鳳出門辦事。忽有一客特來拜訪其人。便是松江章秋水。坐談片刻。三人一同出門。衣雲幼鳳陪秋水至帶鉤橋一家小印刷店。取一件印刷品。那時辰光還早。馬路上行人很少。三人一路走一路講。幼鳳道：「你印刷的甚麼東西。」秋水道：「一部『吟秋館詩文集』。幼鳳道：「可是你的大作。」秋水道：「做是我做的。不算得意之作。簡直是應酬文字。」幼鳳

道詩文集怎好算應酬文字呢。秋水道：「你有所不知。松江新任縣知事極喜歡吟風弄月，對於名士十分契重。我已隱窺其意見，他前幾天雷厲風行的捉私門頭（即私娼）一時捉到三個私娼兩個嫖客。嫖客中有一位陳某也會胡謔幾首歪詩，頓時受縣長優遇，非但不問他罪，還留進簽押房和他飲酒聯句。其餘一人米行小開吃着二百記屁股回來，你想他禮賢下士到這地步，我還不趁此機會謀個差使，更待何時？老實說我這部詩文集只費了三夜工夫做成的，預備進呈台覽作一個進身之階。幼鳳道：「虧你善伺人意，你幾時付印的呢？」秋水道：「上禮拜托排的好，在我只消印兩本送進縣公署一本自己留一本底稿。今日大概已經印齊，幼鳳道：「詩文稿只印兩本也是聞所未聞，說着已到帶鈎橋秋水站在一家印刷店門口，呆了一呆，幼鳳見門上粘一張紙條兒，寫着『清理帳目』，便道：「糟了，秋水推門進去一望，鉛字滿地，生財雜亂，帳桌上只有一位五六十歲的老者，白花鬚子架着玳瑁邊眼鏡，只顧閱看帳簿，不來理會。秋水發火道：「這裏人呢？」我托排的一部『吟秋館詩文集』怎樣了？」那老者依舊不響，只管鎮靜着搖頭細閱秋水，不耐又高叫一聲：「這裏可有人嗎？」那時樓上走下一個

小學生。意。來。問。道。你。排。的。甚。麼。書。秋。水。又。說。了。一。遍。小。學。生。意。道。沒。有。排。過。秋。水。道。荒。唐。荒。唐。怎。麼。今。天。日。子。還。沒。有。排。呢。你。快。把。原。稿。還。給。我。我。不。要。排。了。那。人。道。原。稿。怕。一。起。給。賊。偷。去。了。不。瞞。你。說。我。們。店。裏。昨。夜。賊。偷。接。着。又。是。工。人。相。打。所。以。關。店。了。你。的。原。稿。不。見。得。再。有。要。請。你。原。諒。的。了。秋。水。聽。得。火。發。拍。着。櫃。子。道。人。家。的。原。稿。好。遺。失。的。嗎。你。可。曉。得。這。是。人。家。一。生。心。血。做。成。的。詩。文。那。由。得。你。們。隨。便。遺。失。遺。失。了。我。又。不。留。底。稿。便。是。再。做。一。部。也。沒。這。樣。好。了。你。快。替。我。找。出。否。則。叫。你。們。老。板。出。來。答。話。這。時。帳。桌。上。一。位。老。者。推。一。推。眼。鏡。冷。冷。問。道。你。說。的。那。部。詩。文。是。誰。做。的。呀。秋。水。道。是。我。本。人。的。那。老。者。道。哦。是。你。的。東。西。我。好。像。見。過。的。這。好。算。詩。文。嗎。詩。文。是。這。樣。子。的。嗎。我。從。生。了。眼。睛。也。沒。見。過。這。樣。狗。屁。弗。通。的。東。西。好。算。詩。文。秋。水。呆。了。一。呆。道。咦。你。說。的。甚。麼。話。我。做。得。不。通。不。干。你。事。人。家。出。錢。來。排。印。無。論。如。何。不。該。替。人。遺。失。啦。老。者。道。還。是。丟。掉。的。好。這。種。狗。屁。本。來。跑。不。上。我。們。的。鉛。字。架。子。我。們。乾。乾。淨。淨。的。鉛。字。排。你。的。狗。屁。真。要。倒。十。七。八。世。的。霉。了。秋。水。氣。得。肝。火。直。冒。憤。憤。道。你。這。老。兒。說。話。太。沒。理。性。怕。在。那。裏。發。神。經。病。麼。那。老。者。冷。笑。一。聲。道。不。瞞。你。說。我。活。了。六。十。歲。發。

了。六。十。年。的。神。經。病。你。去。打。聽。打。聽。再。來。和。我。講。話。說。着。又。把。帳。簿。翻。閱。不。理。秋。水。秋。水。道。好。好。我。去。叫。人。來。請。問。你。說。罷。退。出。店。門。秋。水。道。此。老。欺。人。太。甚。幼。鳳。道。此。人。口。出。大。言。究。竟。是。誰。呀。秋。水。道。誰。去。認。識。他。我。非。去。和。他。理。論。不。行。否。則。我。丟。掉。一。冊。文。稿。還。要。挨。他。一。頓。臭。罵。未。免。太。瘟。幼。鳳。道。那。末。我。們。到。棋。盤。街。民。主。報。館。找。到。一。鵠。磋。商。了。再。去。交。涉。秋。水。道。好。三。人。逕。到。民。主。報。館。見。了。一。鵠。細。訴。一。番。一。鵠。笑。道。你。們。碰。在。此。老。手。裏。也。算。大。觸。霉。頭。此。老。便。是。辦。戊。戌。雜。誌。的。陶。又。村。算。得。一。位。老。名。士。生。性。十。分。倔。強。持。才。傲。物。自。負。非。凡。秋。水。聽。說。大。吃。一。驚。諤。然。道。此。老。便。是。陶。又。村。嗎。慚。愧。慚。愧。我。那。冊。詩。文。稿。裏。正。大。恭。維。他。有。幾。首。懷。他。的。詩。十。分。親。熱。還。有。幾。首。臆。造。的。題。目。是。『。偕。又。村。踏。月。』。『。少。炎。我。師。席。上。呈。又。村。』。『。某。日。招。又。村。小。飲。』。這。一。片。鬼。話。都。穿。紉。了。好。不。慚。愧。一。鵠。道。虧。你。不。自。量。還。想。和。他。評。理。又。村。老。氣。橫。秋。不。可。一。世。從。前。我。一。位。姓。金。的。朋。友。做。成。一。冊。詩。集。慕。名。他。乞。他。做。篇。序。文。特。地。來。請。我。引。見。我。領。他。到。又。村。府。上。又。村。剛。纔。起。身。正。在。洗。臉。我。介。紹。道。這。位。便。是。金。某。某。又。村。搖。搖。頭。道。倒。不。相。認。倒。不。相。認。我。又。道。金。先。生。的。詩。做。得。非。常。之。好。又。村。道。咦。他。也。會。做。詩。的。麼。金。

某忙把一册詩稿擱在桌子上。又村只管揩面揩罷面並不一瞧。停會竟把金某詩稿抹去。桌上的水漬。金某此時忍無可忍。拱拱手道。拙作雖然狗屁。只是紙上有幾個字。似乎不該把他抹桌子。又村笑道。我正爲有幾個字。所以把他抹桌子。沒有幾個字。只配揩屁股。那姓金的氣得日月不明。同我辭了出來。說他有神經病的。你們想此老好惹得嗎。你一册詩文稿一定給他扯破了。秋水嘆息道。晦氣。晦氣。只是他怎會到這家。小印刷所來呢。一鵠道。這家印刷所便是印戊戌雜誌的。秋水方始明白。幼鳳衣雲等先辭了一鵠。秋水走出報館。各去分頭辦事。晚上衣雲到環球書局。空翼介紹一位朋友相見。此人姓古。號禹公。五短身材。紫糖色圓面盤。二十來歲。服裝雖樸素。不華丰姿。却朗爽。照人衣雲和他交談之下。知他虞山人到上海來賣文。已三個多月。始初住在王散客家裏。擔任編輯散客。雖則禮賢下士。不待虧編輯員。無如他夫人十分嚴厲。散客出門。公幹。招編輯所大權。委他夫人管理。他夫人田家出身。把一輩子編輯員當長工看待。往往見編輯員伏案構思。他認爲打盹。偷懶。把一柄鷄毛帚在寫字檯上亂拍。一陣嚇得一個個編輯員魂靈兒出。綫絕妙的文思。都從肛門裏發洩出來。日常這樣。

不堪其苦各編輯員只有相率辭職馬空冀見禹公文才濟雋便聘任爲編輯員衣雲幼鳳從此和禹公同事相交既久覺得禹公性格和善很相與得來三人便同住在定一里日暮燈上笑談一室筆陣縱橫倒也很不落窠臼走烏飛時光迅速不覺已是春去夏來一天垂晚三人踱到城隍廟游逛了一回又抄到九畝地一家小酒店喝得半醉各人胡亂吃下一碗麵便算夜飯禹公會過鈔走出酒店經過新明舞台門口只見車水馬龍十分熱鬧衣雲道今晚這裏新排一本連台戲叫做『地獄活現形』我們何不進去觀光觀光禹公幼鳳大家贊成衣雲即便買票入內只見人頭擠擠空得不多幾個位子三人坐下包廂裏泡上一壺茶說說談談一回子新劇開場了佈景異常幽淒燈光一律暈作慘綠色看客個個心旌搖蕩好像身入地獄一般須臾一聲鬼嘯接演着一幕一幕的地獄情形刀山劍樹銅柱油鍋劇旨無非把現世的疾苦比較地獄的慘狀將『地獄卽在人間』一句老話來點化衆生看客很有些覺悟演到結尾一幕大家不懂你也搖搖頭說莫名其妙我也咂咂舌說不知所云只見正中供一尊老郎菩薩下面排列坐着幾個戲子那戲子並不化裝一律穿着隨身衣服有人認

識。這。班。戲。子。不。僅。新。明。一。家。的。藝。員。各。劇。場。都。有。在。內。莫。非。要。演。甚。麼。五。班。會。串。十。班。會。串。的。玩。意。兒。嗎。話。沒。說。完。忽。見。一。個。解。差。似。的。押。着。一。個。矮。小。侏。儒。的。人。走。到。台。前。其。人。獐。頭。鼠。目。哭。喪。着。臉。眼。眶。下。隱。隱。有。淚。痕。此。情。此。景。活。像。一。齣。蘇。三。起。解。所。差。蘇。三。是。女。性。他。一。雙。脚。雖。則。窄。窄。銀。蓮。不。過。三。分。像。女。性。當。下。走。到。老。郎。菩。薩。面。前。倒。身。便。拜。撲。撲。磕。下。三。個。響。頭。站。起。身。來。又。像。老。嫗。拜。羅。漢。似。的。向。衆。位。戲。子。一。個。個。挨。次。拜。過。去。口。中。又。連。聲。不。絕。道。衆。位。老。板。饒。我。狗。命。衆。位。老。板。譬。如。燒。香。那。排。列。而。坐。的。戲。子。個。個。骨。都。着。嘴。不。則。一。聲。其。人。拜。罷。便。想。滑。脚。內。中。一。個。戲。子。道。喂！老。兄。你。慢。慢。跑。請。你。客。串。一。齣。戲。其。人。道。我。只。會。唱。書。不。會。串。戲。今。天。饒。我。小。狗。罷。戲。子。道。不。行。請。你。串。一。齣。宋。十。回。裏。的。拿。手。戲。說。時。裏。面。有。人。掇。出。一。個。馬。子。放。在。其。人。面。前。道。請。你。串。一。齣。宋。江。吃。屎。其。人。連。忙。捏。着。鼻。子。哀。哀。求。饒。道。對。不。起。從。前。是。我。拿。手。戲。吃。屎。吃。慣。的。現。在。一。到。上。海。養。尊。處。優。再。吃。不。進。請。求。你。們。體。念。上。天。好。生。之。德。饒。恕。了。我。一。個。哀。哀。無。告。之。民。罷。衆。戲。子。們。聽。他。說。得。可。憐。也。就。此。收。科。只。把。個。馬。子。蓋。頂。在。他。頭。上。問。他。道。以。後。你。認。識。戲。子。嗎。其。人。道。認。識。認。識。又。道。你。既。認。識。戲。子。懂。得。戲。子。

兩字究竟怎樣解釋。其人帶哭帶訴道：「戲子便是我的親爺。今天戲弄戲弄我孩子，也是應該。衆戲子聽得一鬨笑了起來，打着道白說：『兒哪！兒哪！你的父太多了。』其人當把一張千年不紅的臉，微微一紅，一扭頸子，馬桶蓋掉在地上，趁勢一溜煙逃了。演到這裏，幕立時垂下，看客大鬧起來，道：『這一幕算甚麼戲？和戲單上的說明書大不相同。』叫我們看了，莫名其妙。其土地堂咧，這樣子一唱百和，掌聲如雷，逼不過幕後走出一個人來，向台下一鞠躬，道：『對不起。』諸公這一幕給一位本台當差的弄錯了。把舞台多轉了一轉，將後台的情形轉到前台來，前台的正戲翻變得在後台演唱，現在裏面管台的正和當差交涉少停一回，重新轉過來接演。觀音大士點化衆生，請諸位多坐片刻。實在對不起。看客纔始明白是舞台多轉了一轉的毛病。大家喝倒采道：『荒唐荒唐。其中一客和沈衣雲坐在並排，却不喝倒采，翻贊成剛纔一齣活劇，笑道：『此種活現形，難得瞧見。爲了沒有說明書，一輩子看不出劇中精彩。其實角兒很賣力，衣雲聽得當問。』那人道：『足下懂得戲情嗎？』那人道：『他全本西廂記統在我肚裏。』衣雲道：『可否請道其略。』那人道：『剛纔矮小侏儒的主角也是海上自名爲大文豪的一人，姓名不詳，專歡喜弄。

弄筆頭品花評戲投登各小報出出風頭前幾天在一張小報上和人家打筆墨官司起因爲的評戲那大做一篇文章把戲子兩字解釋錯了他說演劇的人爲甚麼叫戲子因他起世祖師睏了妹子所以叫做戲子這樣亂七八糟的附會着莫怪全體戲子要動公憤你想得罪他們的祖師那還了得當下派代表去責問他他還不肯認差戲子爲保全劇界名譽起見開了一個全體大會各人挖出兩百塊錢抵當和那人蠻幹買出一個伏罪的人來托此人動手挖去他的兩粒眼珠子那人嚇得顯原形縮在廁所裏七日七夜不敢出門後來挽人前往調和總算戲子讓步讓到剛纔串演的程度爲止衣雲聽得道原來如此我方始明白懂了戲情簡直後台的戲比較前台來得有昧此人道此種活劇千年難得一見正說時台上又開演了這回不過老套子從滑油山裏翻出花樣毫無精彩衣雲同幼鳳禹公無心再看走出戲院子一路回去已是十二句鐘各自安睡一宵易過明日清晨空冀任便來訪衣雲把昨夜看的一幕活劇詳告空冀空冀道戲子本來不好惹的他們北方人很有團結力並且性子很爽快說得理道不錯他便佩服倒你五體投地不在情理之中他便沉下臉不和你過去我一位

朋友牛八先生上海評劇界很有名。望前回尙且弄得下不下場。衣雲道牛八先生評劇很有意思。怎會鬧出笑話來呢。空冀道他一天逛到第一舞台聽柳瑞廷唱空城計。當時舞台經理問他柳老板的藝術究竟怎樣。牛八先生隨口答道。唱做別去論他。他天生成一張驢子臉。便不像諸葛亮經理。尤老板氣得不做聲明。天告知柳瑞廷。柳瑞廷憤憤地。去找到牛八先生。責問他。道你是評劇家。不是星相家。你應該評我的藝術。不該評我的臉子。我的臉子長短是爺娘製造的。本人無從改良。起照你說。不像諸葛亮那末。請你繪一張諸葛的臉譜。我瞧瞧究竟圓的呢。方的。這幾句話說得。牛八先生有口難分。只得向他擔錯拱手了事。你想戲子怎麼好惹他。其實柳瑞廷出名長面。驢唱工做工一無足觀。嗓音真像驢鳴一般。我一聽便要頭疼。腦脹。牛八先生不批評他的藝術。只說他臉子不像諸葛亮。那就落了邊際話。該受他詰責了。所以批評家出言不可不慎。古人云。駟不及舌。很有見地。幼鳳禹公等大家說不差。衣雲道。我們一同出門去。吧。四人走出定一里。空冀幼鳳禹公同往書局裏辦事。衣雲去訪汪綺雲。逕往愛文義路介眉里四十一號。原來汪綺雲這天禮拜不到公司裏辦公。正同醒獅女

士在窩中吃點心。衣雲前已探望過他們幾次。談談鄉情，聊解寂寞。衣雲那時等他們夫婦吃過點心，笑談一陣，問起尤璧如。錢玉吾可有消息。綺雲道：「璧如過夏便來，他和玉吾等合資數千元，想到上海來開辦一家書局，正當當出版幾種學校參考書。這種辦法你的眼光如何？你也願意加入一些股份嗎？」衣雲道：「我看辦不發達的上海出版，正當書藉非大資本不可，還是出版幾種滑頭書好。騙騙外行，綺雲道：「他們偏要出版，正當書反對滑頭書。衣雲搖頭道：「包蝕本，況且他們都是外行，我是沒有資本加入。只有樂觀其成。那時醒獅女士在旁插嘴道：「玉吾璧如一到上海，胡調朋友更多了。你們好結一個獵豔團，日日夜夜去物色佳麗。衣雲道：「我不喜歡獵豔的，你別一網打盡。連我說在其內，醒獅女士道：「你也不見得是柳下惠，你不喜歡怎麼……綺雲道：「你別冤枉人。衣雲很規矩。衣雲道：「我不比璧如玉，吾歡喜拈花惹草，你還記着璧如在航船上，上一回事嗎？醒獅聽得粉臉緋紅，只有假作掠鬢。衣雲又道：「醒獅女士，你說我不歡喜怎麼……指那一回事。醒獅女士道：「人家說你上海有個表……綺雲伸手把他嘴一按，道：「別胡說亂道。衣雲道：「醒獅女士，你別替我造謠言。我飄泊海上，枯寂如僧，沒有你

們雙飛雙宿的豔福醒獅女士道豔福很難衣雲道總要像你們一對賢伉儷才好算得豔福雙修醒獅女士兩腮又飛上一朵紅雲只把指頭掠着鬢髮呆呆地回味他自己過去的情史綺雲拍他一下香肩道喂你想甚麼心事醒獅正想回話忽聽客堂內一片脚步聲醒獅便怔住了正是

時將纖手勻紅臉 似有微詞動絳脣

不知綺雲對夫人說出什麼話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恨生金屋鶼鶼仳離 魂墮玉樓鴛鴦並命

話說綺雲問他夫人想甚麼心事醒獅女士正待回話忽聞客堂內一片脚步聲推門一望見是二房東華木齋陪他夫人外出游逛華夫人打扮得花枝招颯飄然在前木齋偃僂着身子跟在後頭衣雲那時也在門隙偷覷一眼只見個背影驚訝道怎麼花朵兒似的一位女郎後面跟個男當差的呢醒獅女士推上了門笑道你看錯了他們一對兒正式夫妻而且愛情非常濃厚你當他主僕那真冤哉枉也衣雲道噫怎麼年齡裝飾一些兒不相稱呢綺雲插嘴道何嘗不相稱大概你只瞧他背影好像那女

的。只。十。六。七。歲。其。實。男。的。四。十。開。外。女。的。五。十。不。足。年。齡。相。差。不。遠。只。因。裝。飾。得。一。個。如。花。如。錦。一。個。又。破。又。舊。彼。此。不。免。相。形。見。絀。了。衣。雲。道。那。真。看。不。出。綺。雲。又。道。那。人。便。是。此。間。居。停。主。人。華。木。齋。身。任。某。大。公。司。經。理。居。家。自。奉。十。分。儉。約。終。年。不。穿。華。服。不。上。館。子。公。司。在。外。白。渡。橋。他。每。天。往。返。三。四。次。不。論。天。晴。落。雨。不。肯。妄。費。分。文。車。資。家。裏。五。個。小。兒。不。肯。雇。個。女。傭。相。幫。一。切。粗。細。操。作。都。要。木。齋。親。自。動。手。莫。說。別。的。便。是。早。上。小。兒。替。下。一。堆。尿。布。木。齋。不。消。夫。人。吩咐。蹲。在。自。來。水。上。洗。滌。一。塊。塊。洗。滌。乾。淨。晾。在。天。井。裏。竹。竿。上。然。後。泡。水。淘。米。買。小。菜。燒。早。飯。一。樁。一。件。例。行。公。事。完。畢。走。向。夫。人。牀。前。深。深。一。鞠。躬。然。後。往。公。司。辦。事。去。像。他。這。樣。子。克。勤。克。儉。治。家。有。方。便。是。當。年。朱。柏。廬。夫。子。也。須。甘。拜。下。風。可。是。有。一。層。莫。名。其。妙。他。對。于。夫。人。面。上。不。惜。工。本。替。夫。人。裝。飾。引。夫。人。游。逛。鞠。躬。盡。瘁。至。死。靡。他。每。天。晚。上。回。來。衣。袖。管。裏。總。像。開。着。月。中。桂。似。的。摸。出。一。件。件。甚。麼。香。水。香。油。絨。線。絨。花。色。色。完。備。應。有。盡。有。這。許。多。東。西。他。夫。人。又。沒。叫。他。採。辦。木。齋。自。發。願。心。走。遍。一。條。畫。錦。里。一。色。一。樣。別。選。回。來。夫。人。有。了。不。用。未。免。辜。負。他。一。番。苦。心。只。得。入。時。妝。飾。起。來。每。逢。星。期。木。齋。不。到。公。司。辦。事。伺。奉。在。

妝台傍邊斜着眼波瞧夫人打扮梳洗必至十分樁心適意纔肯罷休等到吃過早飯跟隨在夫人背後出游自己只穿件布棉袍子拖着抱着帶兩個小兒活像長隨跟班一般這也是他夫人前生敲穿木魚修下的福分今生嫁着這位自甘爲奴的丈夫衣雲聽得笑了一陣又問綺雲不知木齋常往那裏游逛綺雲道我在游戲場裏碰見過多回總見他們一個慢慢兒行一個緊緊兒隨倘有風狂兒稱贊他夫人一聲漂亮木齋聽得笑逐顏開如膺九錫不懂他甚麼心理有一天他和我隨意談天說出一番理由來更要令人發笑他說可笑一輩子年輕子弟歡喜到堂子裏尋花問柳弄到結果化掉成千累萬銀子討個小老婆回來撚酸吃醋鬧得沸泛盈天這有甚麼意味我早把這個行逕看穿了女人不論老少不論美醜五官七竅是相差不多堂子裏姑娘和家裏老婆有甚兩樣所兩樣的只不過些些裝飾罷了我有個譬方女人好像件木器一口柚木白漆大櫥假使用得年深月久白漆剝落只消買四兩油漆加二兩鉛粉調和了把他場刷一批乾了不是和新的一樣嗎可惜普通人不懂這個方法不知糟塌了多少好東西……當下我聽得暗暗好笑他又道所以一個女人也只消丈夫會得

替他打扮。憑你年紀。一把總有三分風韻。走在路上。當面見着的人。不響背後望見的。人總要稱贊一聲漂亮。這和娶個新姨太太。有甚麼兩樣。因此我抱定宗旨。不入堂子。不娶姬妾。有吃花酒。碰麻將的錢。情願用在內人身上。一場和十二塊錢。買了花粉。香油。要用半年多。咧你道我的話對嗎……當時我胡他的調道。一些兒不差。只是有一層丈夫替夫人打扮。也要他夫人打掙得上。纔覺事半功倍。打扮不上。的夫人憑你化錢。替他搽脂擦粉。只覺得像個鮮妍活死人……他笑道。知己之談。像賤內。我不大替他十分打扮。已覺得風致。嫣然綽有餘韻……我聽到這裏。不知不覺。汗毛直豎。不能再說下去……衣雲道。此真所謂不顧傍人齒冷。天下之大。無奇不有。醒獅女士。插嘴道。真正嘔煞哉。一個人怎好。比件木器傢伙。他這樣子。精刮也不必替夫人塗脂抹粉。索性一勞永逸。買半斤白漆。替夫人上下身塗了。塗不是永生永世。是個新娘子麼。說得衣雲綺雲全笑了。衣雲對綺雲道。老哥。你位獅夫人。不消塗得白漆。何弗引他游戲場。逛逛醒獅對衣雲。瞞了一眼道。我出門游逛。不用人引導。得你們男子怕要我引導。咧衣雲道。當真我來了好幾年。游戲場中。不大熟悉獅夫人。今天請客引我去逛逛。新

世界罷說時，娘姨開飯來。三人吃過飯，當真踱到新世界逛去。獅夫人當先買票引入裏面，坐下自由廳畔品茗說談。談談直至垂晚，果見華木齋夫婦慢慢地到場子裏，踱來衣雲細細打量他年紀，確在五十左右。面上濃塗膩抹，真像刷了白漆一般。額上縱橫縐紋，虧得幾根前留海遮沒。一雙文明小脚，搖搖擺擺，顯出一種特殊婀娜來。令人一見作嘔。綺雲以同居關係，不得不招呼他坐下，喝茶。衣雲再不能耐，站起身來，往四處逛去。一回兒在影戲場門口碰見馬空冀和另一少年三人一同走進影戲場。空冀介紹那少年姓吳名逸，梅江陰人，也是一位青年著作家，寄寓海上賣文爲活。衣雲當和逸梅扳談一陣，覺得此人風流瀟灑，胸無城府。兩人一見如故，談了一回，開映影戲。一時電炬齊滅，黑魃魃裏，伸手不辨五指。這當兒前排座位上霍地伸過一隻纖纖玉掌來，握住空冀的手，喚聲妹妹。我們外邊看魔術去罷。空冀心裏發怔，手裏有數又柔又滑的，一定是個女子。所以一縮不縮，儘讓他拉那女子，覺得拉錯了手，羞紅着臉，一溜烟走出影戲場。空冀那裏肯捨跟他出門。衣雲逸梅也跟了出來。空冀搶上一步，和那女子並肩徐行經過亭子角邊，電燈光下回頭對女郎細細一瞧，風貌雖不十分美。

豔。却。還。五。官。整。齊。肌。膚。潔。白。胖。胖。一。張。臉。蛋。額。下。有。顆。黑。痣。倒。也。點。綴。得。宜。全。身。裝。作。女。學。生。模。樣。長。裙。革。履。丰。度。翩。翩。空。冀。低。低。叫。他。一。聲。好。姊。姊。慢。慢。跑。那。女。子。只。管。走。並。不。回。顧。空。冀。又。道。好。姊。姊。你。剛。纔。不。是。拉。我。看。魔。術。去。嗎。女。郎。聽。得。偏。一。偏。身。子。對。空。冀。瞟。了。一。眼。道。你。是。誰。我。不。認。識。你。呀。空。冀。正。想。回。話。後。面。奔。上。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叫。那。女。郎。姊。姊。又。道。你。怎。麼。放。我。生。不。同。我。一。起。走。那。女。郎。道。暗。地。裏。找。不。着。你。呀。說。着。攙。了。手。飄。然。而。去。空。冀。和。衣。雲。逸。梅。已。在。一。起。跟。着。兜。了。幾。個。圈。子。見。他。走。出。新。世。界。也。跟。出。新。世。界。來。亦。步。亦。趨。直。跟。到。居。仁。里。眼。見。他。們。敲。門。進。內。把。兩。扇。門。砰。的。一。聲。閉。上。三。人。徘。徊。門。外。再。無。留。戀。餘。地。正。想。返。身。出。街。霍。地。兩。扇。門。又。呀。然。而。關。透。出。一。個。笑。吟。吟。的。美。人。臉。子。來。低。低。道。進。來。噓。坐。坐。不。妨。事。的。呀。空。冀。猛。聽。得。這。種。聲。調。翻。把。一。片。熱。心。冷。了。一。半。估。量。到。這。種。舉。動。一。定。是。個。私。娼。既。是。私。娼。不。該。搭。足。架。子。想。到。這。裏。一。睬。不。睬。他。翻。身。便。走。逸。梅。還。道。空。冀。胆。怯。自。告。奮。勇。獨。往。一。探。空。冀。不。阻。擋。他。逸。梅。便。掩。了。進。去。空。冀。同。衣。雲。走。過。三。四。家。門。面。望。見。一。盞。門。燈。寫。着。菊。雲。兩。字。心。想。菊。雲。不。是。前。回。花。國。總。統。嗎。聽。說。早。已。嫁。給。一。個。戲。子。怎。麼。牌。子。還。沒。取。銷。

正想着裏面走出個二十來歲的大姐來。忽把空冀一推道：「冤家你來尋我，則甚？」空冀一怔，見是從前奇俠樓那裏的老四，驚訝道：「你怎會在這裏？」今天我却並不是來找你。老四道：「你不來找我，探頭探腦找那一個空冀道，我們往隔壁找個朋友。」老四嚷道：「好虧你白相這種地方，這裏是鹹……空冀道不用你說，我找的是男朋友。」老四道：「男朋友？女朋友？我也不來管你，碰得巧見了我，何妨進來認認房間。」空冀道：「今天還有事，明兒叫你的堂唱老四對空冀，瞅了一眼道：「我也不巴望你叫我堂唱，你現在不比從前有了新朋友，便用不着老朋友了。」空冀道：「你別這麼說法，朋友總是老的好，明兒准定叫你別搭架子不來。」一邊說一邊走出弄堂，各自雇車回去不提。光陰迅速，已過兩個多月。一天垂晚，吳逸梅匆匆來訪，沈衣雲、馬空冀同到他仁元里寓所敘談。逸梅道：「今天不瞞二位說，敝寓新遷，移特地囑咐內人燒幾色菜，請請二位老友。」空冀道：「失禮失禮，怎麼你喬遷我一無所知？」尊夫人還是幾時到申的呀？」一向沒有見過，今天非得見見不行。」逸梅面上紅了一紅，停回又來一位朋友，也是逸梅至好揚州人名，叫章青桐，生得身長玉立，很英挺的一位青年。空冀素來熟悉彼此，招呼坐下，空冀問青

桐現在何處辦事。青桐說在快活園裏編輯書報。又問府上住那裏。青桐說家眷在揚州自己住在親戚家裏。正說時逸梅招呼坐席一位小大姐迭連搬出六七色小菜。空冀道不敢當叨擾你。郇廚盛饌害你們嫂夫人忙了一日。我們像蝗蟲般飛來一湊。真意不過去逸梅道彼此老友何必客套。老實說我非老友不請。青桐道逸梅兄你既然這們說我有個請求你也須依我。彼此既不客氣。嫂夫人請出來同席。何妨。逸梅走進灶下一回兒出來說他怕難爲情。我們還是先吃說着斟上一巡酒。各人呷酒吃菜。連聲稱贊美饌。佳肴。青桐酒量很窄。連飲幾盃不覺有些酒意。對逸梅道今天嫂夫人不出席。終覺使我們不能盡歡。空冀衣雲也和着他道不錯。在理。應該見見青桐兄。還是請你做代表去相請。一請罷。青桐答應着當真走向裏房請出一位亭亭玉立的女子來。衣雲空冀見了各吃一驚。暗自尋思這位吳夫人好像面熟得很。再細細一相。胖胖一張臉兒。頰下有粒痣。猛然憶及上回在新世界影戲場拉錯手的那人。衣雲記憶更強。拉拉空冀衣雲道老兄你還認得吳夫人嗎。空冀努努嘴叫他別響。青桐和那女子從前也有一面之緣。今天再見也在那裏尋思。面子上只得叫聲吳夫人請他坐下。那

女子十分矜持。竭力摹仿大家氣派。無如浪漫慣了。終不免露出輕狂。逸梅面上訕訕的。只管捧壺敬酒。空冀奪下酒壺。敬吳夫人一盃。謝聲叨擾。那女子偏偏身子回聲不。敢當青桐衣雲也學樣各敬一盃。那女子不喝。逸梅代喝了一回子。席散青桐老大有些酒意。拉住逸梅低低問道。老哥。你那位夫人。我很面善。怕是你新近結合的嗎。逸梅本來性子爽直。胸無城府。便直言不諱。道的確新歡。第一次認識。他還是空冀衣雲送我。到居仁里進他門口。後來做了幾度入幕之賓。不免爲情絲裊住。今天還是第三朝同居。特地請請諸位老友。青桐對空冀衣雲招招手。空冀等走上前去。問他話說甚麼。青桐道。二位還認識吳夫人嗎。空冀道。怎麼不認識。逸梅當把結合情形約略講了一遍。空冀道。想不到你和他緣法。這們好。一見面。卽發生關係。弄到組織香巢。鸚鵡同居。却也意想不到。逸梅道。也叫沒法。被情絲縛着。無從擺脫罷了。青桐苦勸逸梅一番。說老弟。到海上來賣文鬻稿。金錢來處不易。何犯弄到肝腦墮地。況且此類女子目的全在金錢。朝秦暮楚。毫無愛情。你初到海上。不知其細。我們忝屬老友。不得不進此忠告。你將來到了。一墮落。便來不及了。逸梅很以爲是。只道木已成舟。無法解決。青桐道。懸

崖勒馬也未始不可怕你沒有大澈大悟的決心罷了逸梅默然半晌青桐又對空冀說老哥你道我的話對嗎我們既蒙逸梅兄引爲知己不能不披肝瀝膽苦言相告便是逸梅兄動氣我也顧不得他空冀道極是然而逸梅兄正打得火熱你老哥這番話未免話非其時罷青桐不響逸梅道我也知這件事不該做只覺心無主宰好像駕舟海洋罡風一起失却櫓柁作用只有趁艘船隨風飄泊吧青桐冷冷的道那也叫傍觀者無所施其技老弟在我眼裏看來滅頂之禍便在眼前空冀聽青桐肯這樣爽快快的說不覺心中起敬當下又談了一回各自回去不提只過得兩個多月空冀又在路上碰見逸梅愁眉苦臉獨自踽踽閒行空冀招呼他拉他到西施茶樓茗話逸梅不待空冀動問便道我和老二已拆散了空冀一怔問老二是誰呀逸梅道便是居仁里那常熟老二前月和我同居的空冀道哦怎麼這樣快法呢逸梅嘆口氣道古人說『得之易失之亦易』一些兒不錯講起那人真豈有此理空冀說那要請道其詳逸梅道我和他結合的一番書你也親眼目覩不用說起自從組織小家庭以後起初他愛情也還專一彼此出入必偕形影不離我正自慶得人爲他肯掃盡鉛華一心向我我

也。死。心。塌。地。的。守。在。家。裏。埋。頭。著。作。把。賣。稿。所。得。潤。資。完。全。交。付。於。他。簡。直。當。他。是。個。賢。內。助。一。般。不。料。他。浪。漫。慣。了。生。性。喜。動。厭。靜。一。個。月。以。後。往。往。獨。自。游。逛。置。我。於。度。外。我。那。裏。忍。得。住。和。他。好。好。說。說。總。是。冷。臉。相。向。有。時。還。哭。着。吵。着。我。弄。得。濕。手。捏。乾。麵。洒。脫。不。來。不。得。已。去。請。章。青。桐。來。勸。解。勸。解。他。幸。虧。青。桐。會。得。在。他。面。前。用。出。一。種。柔。軟。工。夫。來。把。他。壓。制。得。伏。伏。貼。貼。不。和。我。多。吵。從。此。以。後。我。每。有。爭。吵。便。去。請。青。桐。青。桐。一。到。和。平。無。事。只。是。青。桐。一。走。他。對。我。便。冷。臉。如。冰。我。也。無。可。如。何。一。天。友。人。來。約。我。又。麻。將。我。拉。他。同。去。他。只。不。肯。走。我。便。獨。自。去。又。直。又。到。晚。上。十。二。點。鐘。回。來。在。窗。子。裏。望。望。電。燈。火。還。沒。有。熄。敲。門。入。內。只。見。他。和。青。桐。相。對。坐。着。青。桐。迎。上。來。說。你。嫂。夫。人。正。在。光。火。特。地。來。找。我。正。要。同。來。尋。你。你。怎。麼。又。麻。雀。又。到。這。時。候。未。免。使。嫂。夫。人。冷。靜。失。歡。我。道。對。不。起。老。友。半。夜。三。更。擾。你。清。夢。青。桐。也。就。謙。遜。了。一。回。走。了。隔。下。三。四。天。青。桐。約。我。到。無。錫。游。逛。我。問。老。二。去。嗎。老。二。沒。口。子。應。着。去。的。當。下。三。個。人。到。得。無。錫。開。兩。個。房。間。住。下。一。宵。第。二。天。到。各。處。名。勝。游。逛。歸。來。已。是。垂。晚。青。桐。忽。的。想。起。上。海。一。件。未。了。之。事。非。趁。夜。車。回。滬。不。可。老。二。還。不。肯。動。身。青。桐。只。得。先。跑。第。二。

日老。二說要回常熟。娘家便在無錫。趁小輪船去。當時我不放心。送到他輪埠。他叫我先回上海。我含糊着吩咐他早日回申。他一口允承。那晚我仍宿在原旅館。隔日又碰見了兩個朋友。留住一天。吃過夜飯。同往新世界看影戲。那裏料得到在影戲場碰見兩個人。喁喁切切有說有話。使我驚魂不定。你道那兩人是誰。便是老二和章青桐。起初我還認作眼花。等到休息時間。在背後細細一認。何嘗不是不過青桐戴了一副藍色眼鏡。老二不髻而辮。新穿上件軟緞夾襖。我這一氣氣得眼花撩亂。當時我的朋友見我惘惘若有所失。很覺詫異。我老實告訴他一番話。我那朋友很抱不平。便替我去偵探一回。兒到旅館裏來報告。說他們兩人住在無錫飯店一房。安宿儼如夫婦。我氣得無話可說。那朋友很願意幫我忙。去和他們爲難。我笑道。何必多此一舉。他既不願意跟我。只索隨他的便。我那朋友憤憤道。無論如何。青桐是你至交。不該爲鬼爲蜮來翦你的邊兒。我說。現在世界交道也談不到了。算我瞎了眼睛。交朋友交着此人。那晚懊喪了一夜。第二天回到上海。等下三四天不見老二回來。把箱子大櫥翻翻空空如也。原來他早有準備。從此一蜚冲天。杳如黃鶴。我也便遷居到鴻升里十號。你道這

件事駭乎不駭。空冀聽得嘆口氣道：想不到青桐這樣一個外君子內小人的朋友。嘴上說得仁義道德心裏懷着鬼胎。不顧廉恥奪人所好。不知現在那裏。你見過他嗎。逸梅道：此事發生已將半月。老二從沒見過青桐。見過一面。他見了我。慌慌張張。只作沒有看見。我也再不願招呼他了。大概他們倆同居在一塊兒。他從前勸我覺悟。罵我墮落。說老二楊花水性。是塊鹹肉。現在自己也要親嘗親嘗。那塊鹹肉味兒了哈哈。天下事傍觀者清。當局者迷。真一些兒不差。空冀道：可笑之至。青桐人格從此掃地。我見他時。非痛罵他。一頓不行。逸梅道：簡直不屑和他交談。兩人嗟嘆一回。也就分別。又過幾天。空冀同衣雲兩人在介眉里四十一號汪綺雲家午餐。忽的客堂間裏闖進兩個人來。一男一女。長短相仿。高聲問道：這裏人呢。可是有房屋分租嗎。樓上華木齋夫人。走下樓來。接洽道：房子有的。只樓上一個客堂間。不知你們夠不夠。那人沒有回答。廂房裏空冀走出叫聲：青桐兄。可是你陪吳夫人來尋房子嗎。青桐和老二頓時一呆。面上。一陣紅。一陣白。說不出話來。空冀那裏肯饒他。笑嘻嘻說：這裏房子很狹窄。怕不中逸梅。伉儷的意。我友人那裏有個大廂房。出借要寬敞得多。青桐你領吳夫人去瞧瞧。不

知合意不合意。青桐鎮靜着，還道：空冀沒有知曉他們的祕密，訕道：還是等逸梅自己來看罷。空冀道：說起逸梅，我一個多月沒見了，不知他怎樣忙法。青桐兄，你今天可是在他家裏來嗎？青桐含糊着道：是的，在他家裏來，說着便想走出。空冀道：我那朋友的空屋離此不遠，你不妨陪吳夫人去看看。青桐推却道：我今天有些小事，想不陪他去看了。讓逸梅自己去看罷。空冀拉着青桐，邊說邊走道：我們一同陪他去看。逸梅老友面上勞些神，也不要緊。青桐只道：空冀好意，一時滑腳不來，只得跟着走。三人逕到鴻升里十號逸梅新遷的寓所。青桐道：怎麼不貼召租呀？空冀道：我那朋友非熟人不借，所以不貼召租。我們只管去看了，再說。三人塞進裏面，那時樓下廂房裏轉出一個人來，對三人望了一望，怔住了。此人非他，便是吳逸梅。青桐已知上當，頓時面色發紫，兩張嘴唇皮顫了幾顫，只說不出話來。老二眼快，一溜烟退出門去。空冀假作癡呆道：逸梅兄，你怎麼先在這裏也來看房子？逸梅莫名其妙，只說我搬來已多時了。空冀道：咦，你怎麼說？嫂夫人不是在外面尋房子麼？我剛在介眉里碰見青桐兄，陪着他說你要喬遷，不是有這回事麼？逸梅一聲冷笑，青桐面上忽紅忽白，再站不住。逸梅不免

發牢騷道我沒甚麼夫人在外面尋房子從前那常熟老二本來是塊鹹肉人人好嗅嗅。啞啞的現在早和我脫離關係不知又被那一個不要臉的東西啣去了青桐見不是話翻身便跑空冀還在後面叫住他道青桐兄你往那裏去青桐一響不響空冀哈哈大笑道今天好算上我的當了逸梅問究竟怎麼一回事空冀說個詳細相與拊掌逸梅道空冀兄你也算惡作劇到極點了他不知要怎生埋怨你咧空冀說我真不怕他瞧他用甚麼手段來報復兩人又說笑了一回空冀仍回介眉里和衣雲說知也笑作一團日後章青桐祕密窟租在亦壽里和介眉里對弄一天垂晚空冀衣雲在弄口煙紙店兌一塊錢角子忽見青桐身上穿得衣冠楚楚手裏捧着香燭紙馬長錠元寶等許多東西空冀還不肯饒他恭恭敬敬招呼他叫他一聲青桐兄羞得他面色發紫少個地孔鑽鑽後來一調查方知老二生病在床青桐像孝子事親一般伺奉湯藥寢食俱廢正弄得肝腦墮地後來生病好了愛情格外增厚青桐居然出面當他夫人一般看待交際場中帶進帶出逢人介紹總說內子內人人家稱他章夫人嫂夫人老二受之不辭一天海上小說家畢生司借近西飯店結婚空冀去賀喜見老二粉妝玉琢

伴着新娘子。顧盼生姿。洋洋得意。畢生司和青桐表親。新娘子見禮。叫老二一聲表嫂。老二扯扯袖管。彎彎身子。心裏快活得甚麼似的。這也是青桐交的一步內助。運老二跟逸梅不安于室。跟青桐死心塌地。其間月下老人自有道理。有人說逸梅雖是個小白臉。身體及不來青桐。英偉。魁壯。青桐自有別的好處。給老二滿足。老二的慾望。所以老二不作他想。這個說數。只有老二心裏明白。做書的無從証實。起只好存爲疑案。閒言休表。再說沈衣雲因洪幼鳳夫人。月仙女士。放年假過滬。留他在定一里寓所吃午飯。衣雲表妹瓊秋女士。適在海上。便算瓊秋主人自己燒了幾色小菜。男女團圍圍坐。着一桌子。其中幼鳳夫婦。外有古禹公馬空翼等都是熟人。正在吃喝的當兒。外邊郵差送進一封快信。來月仙女士眼快一瞧。是洪幼鳳的發信人。松江錢儀鳳心中無端起了個疑團。幼鳳忙把那封信塞在袋裏。吃罷飯。拉拉衣雲袖角。同到裏面亭子間裏。幼鳳發急道。今天那封信已給內務部撞破。怎生彌補過去呢。衣雲也替他着急。兩人思索了一回。仍舊幼鳳自己想出個法子。把原信箋抽出。另外依照筆迹寫一張大大方方的信箋。插入函中。封好塞在袋裏。走出房間。視若無事。停回月仙女士和幼鳳對

坐在廂房裏閑談。想起儀鳳一封信。月仙問道：「幼鳳錢儀鳳寫信，你有些甚麼事？」幼鳳冷冷道：「我也不知他。」月仙笑吟吟道：「你許我開拆你那封信嗎？」幼鳳道：「怎麼不許？你儘管看去。」說着，摸出信來，授給月仙。月仙拆開一看，笑道：「哦，他要叫你改改課卷，拜你做老師。沒有甚麼事，也值得寄快信。」幼鳳奪回，裝假看了一遍，擱在桌傍。月仙對幼鳳陪個罪道：「在理，我不該看你信。我看你信，便是因爲心上起了一點疑點。大凡這疑點，足以破壞我們倆的愛情。我不該發生此疑點。對於你，很抱歉忱的一回事，要你原諒。幼鳳嘴上含糊着，心中暗暗喊聲慚愧。他這樣開誠相見，我不該把虛僞對他。只是又不和好。盤托出如之奈何？」發了一回怔，晚上同回松江，不提過了一星期，已是歲尾殘年。衣雲收到月仙女士的信，說幼鳳患肺病甚劇，年內不克到申。新年幾天，請衣雲到松江逛逛。衣雲過得殘年，當真往松江探望幼鳳，見了面，大吃一驚。只覺幼鳳換了個樣子，面色灰白，雙顴突出，形神十分憔悴，體態百般委頓。雖未上床，坐在籐椅子裏，活像一架枯骨模型。月仙女士伺奉在側，愁眉不展，唉聲嘆氣。衣雲按定驚心問他病狀。幼鳳嗓音已啞，衣雲湊上耳朵聽他嚶嚶細語，道我的病確是肺癆，已到第三時期，嗓音

已失肺管已壞。雖有盧扁無能爲力。怕離死期不遠。承你老友特來探視。還得相見一面。其他海上諸友。今生沒緣再見的了。衣雲驟聞此語。悲從中來。忍着酸淚。安慰他一番。幼鳳搖頭道。自病自知。希望已絕。我自己有數。跨到死的途徑上去。只消一舉步之勞。並不爲難。便是我心裏也一些兒不怕。所可慮的。我死之後。兩位老母和妻子。不知將來怎生過活。未免心中懸懸耳。說着滴下幾點眼淚。衣雲忍不住也淚盈於睫。幼鳳接着牙根一咬道。那也顧不得了。想我半世賣文不能庇家。蔭室長使母凍妻飢。便是活在上也。負疚良深。現在脫離人世。別無願望。只求閻羅王來生不再使我做個文人。備嘗千般苦况。衣雲聽得十分悲感。只管別轉頭去。垂淚。月仙女士早哭得淚眼枯涸。慘然說道。沈先生你瞧幼鳳的病。可是不要緊的麼。他自己膽小煞了。其實都是醫生嚇人罷了。衣雲和着月仙道。不差我看也。無妨。害肺癆決不致于大概。肺氣不宣。聲帶受熱發炎。不要緊的。你放寬些心。幼鳳一聲苦笑。默然半晌。月仙拉拉衣雲衫角。走到房外。帶哭帶訴道。沈先生幼鳳的病。總難好了。叫我那裏挑得下這副千斤重擔。你想上有二老。下有兩小。誰不靠他吃喝。他一撒手。家裏又沒分文積蓄。一家五口。惟

有束手待斃，唉，叫我那裏維持得下。這個殘局呢？衣雲問他吃誰的藥？醫生怎樣說法？月仙搖頭道：「醫生早回絕了，說他肺癆已到第三時期，藥力無濟於事。」衣雲嘆口氣道：「怎麼老友半月不見一病至此？」月仙道：「他肺癆起了好幾年，這回一發不可收拾，却非意想所及。」衣雲道：「何弗請西醫來看？」看不知可有法想？」月仙道：「西醫早請過，打過幾針，喝下不少藥水，一無效力。」據說肺管已破，肺葉已腐，難有生望。」衣雲默然半晌，房裏跳出個小兒來，扯扯月仙衣裾道：「媽媽爸爸，叫你裏邊去。」月仙仍和衣雲走進房裏，幼鳳招衣雲坐下一旁，指指寫字檯上，衣雲一望見一冊詞稿，題名『鳳子詞』，看了一遍，淒聲動人。幼鳳又低低道：「這篇序文還是前幾天做成，你瞧一些兒不像將死的人手筆。」衣雲慘然不歡。幼鳳又道：「想我一生雖只活得二十二歲，然已嘗徧世味，勘破世情，天下最難打破的第一關，便是男女間的愛情。假使愛情一誤，用死神便跟着你走，他無論如何不肯輕放你過門，憑你具大智慧大神通，跳不過他的手心，底非死不可。衣雲深知幼鳳有感而發，安慰他道：「你身體要緊，無論甚麼重要心事，暫時拋撇，等身子好了，再想俗語說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現在只巴望自己身體好，是第

一要義。幼鳳慘笑着道：要我病好，除非請聊齋上說的陸判官來替我換掉一個肺。衣雲也不免笑了一聲，估量他病勢十分沈重，醫藥無能爲力，只得寬慰他一番辭別出門。當日乘車回滬，告知空冀禹公等同聲悲嘆不已。過了正月，衣雲寫信去問病狀。月仙女士回函說：尙無變化。又過一個月，耗音到申說：洪幼鳳已赴玉樓之召，朋儕同聲悲悼。衣雲赴松江吊唁，只聞一片哀音，驚心慘目。堂上二母哭得老淚滂沱。月仙女士屢次尋死，給鄰家拉去勸慰，不在屍幃之內。只有幼鳳兒子年方六歲，依然戲嬉，憨跳見衣雲在幃外叩拜，他在幃內透出一張小臉來，對衣雲笑笑，招招手說：伯伯來看我的爸爸，咧，擗他也不響了。衣雲忍着淚轉到幃內一望，只見板門上挺着幾根屍骨，不成人。像那小兒嬉嬉笑着，把幼鳳面上那塊布一揭，道：伯伯你瞧我爸爸的眼睛，怎麼只管張着一煞也不煞的呀。衣雲只見骷髏似的目眶突出，兩隻眸子當真張着灰白的一口牙齒也露出，脣外不忍卒睹。那小兒拍拍小手道：我的爸爸以後再不打我了。衣雲洒下幾滴酸淚，也就退出屍幃，和兩位老太太談了幾句話辭別出門。走過三四家門面，只見路上兩三個婦人手提幾串紙錠也來吊唁。幼鳳大概都是鄉鄰，又見一

家牆門首站着一位十六七歲的姑娘眼眶紅紅的對着路人手裏提的紙錠只管發怔衣雲不認識是誰家閨秀只覺風貌娟秀楚楚可憐一路走過逕到火車站乘車回滬過得幾天海上一輩子幼鳳的文字交發起替幼鳳募集一筆遺孤贍養費匯到松江衣雲空冀等也湊集了百十塊錢寄去然而孟水車薪也無濟於事隔下一個多月又來一訊說月仙女士也隨幼鳳下世了海上凡知幼鳳其人者沒一個不同聲悼惜正是

枉負繭絲知幾許 爭教紅粉不成灰

不知月仙女士死後怎樣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娼門送嫁一片癡情 客館談心兩行清淚

話說幼鳳死後不到一月夫人月仙女士也因悲傷過度香銷玉殞消息傳到海上好事者大家說他們同命鴛鴦世所罕覩尤其是海上一輩子小說家當他們豔事爭傳更把幼鳳生前的作品平空提高起來在報章雜誌上批評他甚麼清才雋永妙筆迴環王寶甫再世曹雪芹復生說得天花亂墜可惜幼鳳已死只好在九泉之下感激他

們的盛情更有人學着幼鳳筆路句摹字擬雜湊成章署上個『幼鳳遺箸』的名字。售給書賈潤資加倍不知者還道幼鳳生前積稿曉得這玩意兒的也大家稱贊他一聲『洪派小說家』誰想幼鳳一世清苦死後挑發了那洪派小說家利市十倍大概也是幼鳳生前積下陰隲不讓子孫發展專挑那人享受閒言休表自從幼鳳死後成名以來海上書賈爭先恐後的把幼鳳遺著披露衣雲一天見一冊遠東書局出版的游戲雜誌上特刊一篇幼鳳遺著小說題名是個『瘡』字猛然想起這篇小說當初那書局經理孫某搖頭晒舌視爲絕無風趣不肯付給潤資的現在幼鳳一死便把這篇小說排着三號大字當他奇貨可居未免可笑已極不覺悲嘆一回那時忽接郵差送來一封書信衣雲一看是鄉間錢玉吾寄的信上說不久同尤璧如到申此番抵當常住海上做番事業衣雲不勝歡喜明日早上到綺雲寓中告知綺雲夫婦也很歡迎衣雲那天垂晚在書局裏接到個女子口音的電話問他可是瓊秋表妹回說不是你猜錯了。你大概心上只有個瓊秋再想想看我究竟是誰衣雲驚詫道奇哉你倒是誰我向來沒有女朋友的怕你打錯了那邊說我怎會打錯你自己猜錯了。你再平心

想想除瓊秋外還有第二個從小認識的人嗎。衣雲心中一怔私忖從小認識的舍陸湘林外有誰呢。當又問道你不是九壽里打來麼。回說是的。衣雲道那麼你是湘林妹。你幾時到的那邊。道你來九壽里再說吧。衣雲道我立刻便來說罷。掛上聽機心中思潮起落不定。想到湘林已分別四年。此來不知怎生責備我自己。一身飄泊依然故我。見面時把甚麼話去安慰他呢。不覺惶恐萬狀。汗顏無地。習靜了一回把顆跳盪的心按納住了。整整衣冠走出編輯所。要想逕到九壽里走了一程又折回定一里舅父寓所。瓊秋問道雲哥怎麼你今天回來得很早呀。衣雲道抵當去訪位朋友乘便回來。坐坐說罷無精打采在書房裏坐了一刻鐘。光景慢吞吞踱出門去。走到九壽里陸嘯雲宅不見主人。只見幾位娘姨丫頭內中有個湘林帶來的秋菊還認得衣雲。迎着說雲少爺好久不見了。小姐剛同姨太太出門買東西去了。他和我說你來請你坐坐。他就來的。衣雲坐在廂房裏。秋菊倒茶敬烟。衣雲問幾時到。申秋菊回說昨天剛到。又問小姐一人來的呢。全家來的。秋菊說老爺回家同來的。又問老爺呢。回說老爺早上出門沒回來。過衣雲坐守了好一回。天色已暗。只見不見湘林回來。祇得辭了出來。回家晚

餐。明。日。清。晨。再。去。訪。他。說。同。姨。娘。進。香。天。竺。趁。早。車。到。杭。州。去。了。要。耽。擱。兩。三。天。纔。回。來。衣。雲。又。撲。個。空。心。中。十。分。悶。損。晚。上。空。冀。拉。他。同。到。居。仁。里。菊。雲。房。問。找。老。四。打。諱。衣。雲。已。好。久。不。見。老。四。當。和。老。四。說。笑。道。你。的。身。坯。格。外。肥。胖。了。不。知。又。裝。進。了。幾。多。脂。肪。老。四。翻。着。白。眼。道。你。總。沒。好。話。的。空。冀。接。嘴。道。九。雌。十。雄。油。水。越。足。越。好。他。沒。有。說。錯。你。呀。老。四。要。揣。空。冀。房。門。外。走。進。個。四。十。多。歲。的。婦。人。來。打。扮。得。清。清。潔。潔。對。空。冀。偏。偏。身。子。叫。聲。馬。大。少。常。久。弗。見。哉。空。冀。認。得。他。叫。嘉。興。老。大。上。海。老。鴛。中。算。得。個。魁。首。經。手。嫁。過。十。來。個。倌。人。多。數。嫁。給。富。商。豪。賈。軍。閥。偉。人。身。價。一。萬。八。千。在。這。裏。面。着。實。撈。到。一。票。錢。堂。子。裏。倌。人。阿。姐。誰。不。趨。奉。他。當。他。是。個。天。上。福。星。空。冀。還。是。叫。福。祥。里。慧。貞。那。時。認。得。他。老。大。見。空。冀。手。面。很。闊。朋。友。很。多。眼。裏。也。有。他。一。個。人。當。下。空。冀。問。他。生。意。怎。樣。好。法。老。大。微。微。嘆。口。氣。道。現。在。做。這。行。生。意。一。天。難。一。天。了。這。裏。自。從。副。總。統。老。四。出。嫁。以。後。生。意。一。節。清。一。節。到。端。陽。我。想。就。此。收。場。吃。這。碗。飯。也。吃。得。怕。了。空。冀。道。你。們。老。前。輩。一。個。個。走。完。之。後。只。賸。些。新。出。道。的。做。手。總。也。不。會。得。服。伺。客。人。要。使。客。人。大。大。掃。興。老。大。道。那。也。不。見。得。像。老。四。的。手。面。也。不。推。扳。老。四。接。嘴。道。

我是一點弗懂敷衍客人格弗知要那能才穩你馬大少的心。說着秋波對空冀一。漂空冀乘勢把他一拖拖到懷裏。老大搭趣着跑了衣雲一人覺得沒趣。要想先走。空冀道我替你請個同鄉來包你不寂寞。老四便去端上只多盛盤。空冀寫張局票發出一回兒走進個明眸皓齒天仙化人的女子來。一見衣雲。瓊犀微露。叫聲沈大少。怎麼好久不見了。今天難得想着我。衣雲見是凌菊芬。打量他一下。嘖嘖贊賞道。凌菊芬你生得益發苗條了。凌菊芬不響。坐下衣雲一傍。空冀也道。紅姑娘畢竟不錯。凌菊芬秋波一轉。道馬大少。包荒點我一逕。老樣子有哈。紅弗紅。承你稱贊。是弗敢當。格一壁說。一壁握着衣雲的手。衣雲覺得受寵若驚。面上微紅。空冀又道。凌菊芬你還記得在奇俠樓那裏做拖鼻涕小囚嗎。只有得幾時長得這樣子。漂亮。凌菊芬羞着不響。老四道。實在是阿金娘會得替他修飾。一手把他漂成功的。說時。問阿金娘可在生意上。凌菊芬道。杭州去了。老四又問老阿寶。怎麼不跟凌菊芬說。在房間裏發寒熱。衣雲當敬他一支香烟。凌菊芬推說不吸。又道。先生沒來不唱了。衣雲道。你的馬前潑水上回聽過了。不必再唱。和你談談鄉情罷。你姨夫尤璧如不久要來上海。那個小白臉錢玉吾也。

要同來。隔天我領他來。你歡迎嗎。凌菊芬說：姨夫，你別領他來。我很難爲情。見他錢玉吾儘管同他來坐坐。衣雲笑道：等錢玉吾來，我替你做個媒，喝盃喜酒好嗎。凌菊芬把衣雲的手一捻，道：別替我瞎三話四。衣雲道：並不和你瞎說。像你這樣子花朵兒一般的年紀，能有幾年總要好好嫁個人，有了歸宿纔是道理。凌菊芬默然半晌，老四插嘴道：平常人真討他不起。咧，阿金娘當他一件寶貝人家，轉他念頭的，不知有多少都給阿金娘嚇退了他。將來不知要嫁給大總統呢。皇帝凌菊芬道：四阿姨，你弗要亂話。三千我今生今世弗嫁人的了。老四冷笑一聲道：嚇！弗嫁人，怕不由你做主把汽車送你出門。凌菊芬羞答答不做聲。一回兒有人來轉局，說王到。一蘋香老四催着他道去罷。王大人要心焦的，凌菊芬只不肯走，又和衣雲切切私語了一刻多鐘，免不得挨步下樓。衣雲見空冀還沒去，志獨自先歸這裏。馬空冀和老四不免敍敍舊歡，過一點鐘兩人悄悄去開了一蘋香九號。當聞隔壁十號裏牌聲劈拍笑語喧譁，空冀在壁上找個小洞張張見裏面一桌麻將，四人儀表非凡。沙發上坐着兩人和兩個倌人膩着，其中一人便是凌菊芬。空冀告知老四，老四張了一張說：哦，我道是誰，便是王大人一。

批朋友他們這裏長包房間。又麻將的有兩位。便是王蘊華兄弟。沙發內一個姓鄧。一個姓張。都是我們老客人。那王蘊華做凌菊芬也可以的了。第一回梳櫥首飾一項也化掉動萬塊錢。單一副金剛鑽鐲子要七千多也。算闊極闊極。空冀道橫豎那批軍閥的錢都是搶來的一萬兩萬不在他們心上。老四道挑發了凌菊芬將來總須嫁給王蘊華。我聽嘉興老大說那邊已在提議條件。大約不久將成事實。那姓鄧的也有二三百萬家私說也。好笑前幾年外國回來和他老子同日娶親娶的人家兩姊妹不過他爺已七十多歲娶那妹子做小兒子娶那姊妹作正室姊妹倆面龐絲毫沒兩樣還是雙胞胎生的。現在聽說都生了兒子。你想七十歲老頭兒會得生養不是奇聞嗎。外人說他兒子體惜老父兩個小孩一手包辦的。這句話不是笑話嗎。空冀道當真是笑話說着拉了老四登床安宿看官還記得本書第二集裏說的兩枝活手杖嗎。當初鄧雪齋父子各得一杖當他活寶一般。現在果然兩枝手杖各生了一枝小手杖出世父子們歡喜不盡。視爲天上玉麟。不過鄧賓才當初反對多妻制度的現在也隨便變遷自從娶了那枝活手杖之後連納了兩位小星。尤其最愛一位三姨太太。那三姨太太

的。出。身。在。本。書。裏。早。已。敘。過。是。個。薦。頭。店。要。送。去。的。大。姐。那。大。姐。非。他。便。是。錢。玉。吾。老。相。好。在。南。溟。莊。闖。鄉。村。捉。牙。蟲。的。玉。鳳。前。年。玉。吾。到。滬。曾。見。一。面。當。時。尙。未。收。房。現。在。粉。裝。玉。琢。早。已。換。了。個。模。樣。寶。才。金。枝。玉。葉。般。看。待。他。也。是。他。一。步。幸。運。鄧。寶。才。和。王。蘊。華。兩。人。所。以。常。在。一。塊。兒。玩。着。一。蘋。香。十。號。房。間。那。批。軍。閥。偉。人。常。包。着。無。夕。不。是。花。天。酒。地。王。蘊。華。從。前。掌。過。兵。權。名。重。一。時。現。在。養。晦。海。上。醕。酒。婦。人。聊。以。自。遣。一。年。以。來。在。堂。子。裏。徵。歌。選。色。選。到。凌。菊。芬。這。樣。個。人。才。也。心。滿。意。足。了。本。想。早。日。迎。歸。桃。葉。所。怕。閻。威。嚴。厲。加。着。堂。上。不。准。納。妾。所。以。好。事。未。諧。尙。在。疎。通。期。內。這。是。王。蘊。華。一。邊。的。事。作。者。表。過。不。提。再。說。第。二。天。馬。空。冀。清。早。起。身。算。開。房。間。帳。先。跑。老。四。睡。到。午。响。起。身。梳。洗。一。番。走。出。房。間。碰。見。凌。菊。芬。也。在。十。號。走。出。彼。此。相。見。一。笑。走。下。樓。來。分。道。回。去。老。四。回。到。居。仁。里。菊。雲。房。間。給。嘉。興。老。大。一。眼。瞥。見。說。笑。他。道。老。四。昨。夜。裏。辛。苦。哉。碰。着。老。朋。友。窩。心。晚。老。四。啐。了。一。口。道。弗。要。瞎。三。話。四。我。在。小。姊。妹。那。裏。又。麻。雀。老。大。道。真。人。門。前。說。甚。麼。假。話。眼。腔。子。上。招。牌。也。高。掛。着。咧。老。四。只。不。做。聲。一。回。子。吃。過。飯。嘉。興。老。大。到。小。花。園。凌。菊。芬。那。裏。一。趟。回。來。和。老。四。說。道。凌。菊。芬。嫁。王。蘊。華。的。事。

現在繞繞說好。身價八千。從前掙的首飾一件。不帶過去。王大人檢的初十好日子。初十須要來接人。凌菊芬已差人到鄉下。叫親爺娘上來。他們鄉下人見花花綠綠的鈔票。那有不答應之理。這件事大概十有九成了。老四道。那要賀賀你老。大。咧。又有媒人錢進門了。王大人手面很闊。此番一定好發注。小財。老大笑道。你和凌菊芬要好。初十也該送送他。王大人那邊不無有些好處。老四道。當然要去的。今天不是初八。明天我想去買幾件梳妝檯上的紋銀小擺設。送他。他小因脾氣一定很歡喜。老大道。也好。老四又道。老。大。你以前不知做了幾次媒人。老。大。道。我也記不清楚。最闊要算桂雲。老。七。嫁給北京周二老爺。身價一萬。我媒人錢也一千多。咧。最有趣要算潯和坊寶琴。那裏的金珠老。二。嫁給蘇州小陸。我替他一手經理。想出種種挖空心思的方法。彌補得一無痕迹。後來陸少也謝我不少。媒人錢老四問道。你想出些甚麼方法呢。老。大。笑了笑。道。說來話長。那金珠老。二。是蘇州落鄉福熙鎮上人。他早有了人家。出嫁前兩天。他爺來拉他下鄉。他抵死不肯。我勸他回去。做了親。再見機行事。那知他嫁到男家。歇不多幾天。便溜到上海來。哭着吵着說鄉下住不慣。要我替他想法。休退那頭親事。錢

不論多少小陸肯替他拿出我又當面問了小陸小陸一口應承要討老二那時我便替他窮思極想剛巧我有一位討人老七新死在生意上面孔和金珠老二相差不多我一時觸機冒一冒險便把老七那口棺材送到金珠老三男家只說金珠已死還怕他們不信造出許多鬼話說金珠是給當地城隍神捉去做夫人的隔了幾天我還當真塑了個像送到他們那裏南溟莊和城隍神結婚哄動一時簡直沒一個人不相信這件事便隱瞞了過去雖則也化上一千多銀子究竟少數你道這件事幹得有趣不有趣（將第一回事輕輕點明）老四道也算你海胆敢把死人去觸一觸當真虧你想得出不知現在那金珠呢老大道聽說在小陸那裏養了個兒子又出來了我從未見過老四又道算你本領大可惜生意上幾個有名倌人嫁完了老大道一個一個嫁一批一批生出來那裏嫁得完只怕討的人少不肯化錢老四道我也請你做做媒老大嘴一披道你要嫁人嗎你只好嫁個紅頭阿三兩個銅版身價媒人錢倒要你一根天英牌老四把老一大一推道觸霉頭少替我嚼嚼罷……到得初十老四一清早起身梳洗一番換套新衣打扮得如花如錦出門到楊慶和賣了幾件小擺設逕到小花園

走進凌菊芬房間。老大和阿金娘笑迎着在大房間坐下。老四問小阿因呢。阿金娘嘴努努說在小房間裏。老四走去張張見凌菊芬正和娘子講話。淚痕滿面帶哭帶訴。老四不去聽他退出。和阿金娘說小阿因真做得出。今天嫁老公也會哭哭啼啼。阿金娘冷冷道不要說起我真一場空。他見親爺娘心酸煞哉。其實我比他親爺娘疼過十萬倍咧。平常一顆心那刻不在他身上。他到今日之下一些沒我眼裏。老實說句話。他沒有我那裏會到這地步。黃毛丫頭仍只好是個黃毛丫頭。你道對嗎。老四說寄娘的話一些也不錯。小阿因我看他大起來的。沒有你寄娘的確弄不到這樣子。他要忘記你寄娘真要天打咧。阿金娘嘆了口氣。老四又問嘉興老大幾點鐘來接。老大道大概總要到下半日罷。老四又問可是接到大公館呢。另租小公館。老大道王大人是怕家婆的。不敢租小公館。接到大公館去。停回你送送他罷。老四道我原想來送他的呀。阿金娘接嘴道對不住。你害你起。早起正說着凌菊芬一手拭淚一手拉着娘走出房來。金大跟在後面走到阿金娘跟前深深一揖說了幾句感激話。金大妻也道一切要。你寄媽招呼你寄媽說怎樣是怎樣。我們鄉下人純弗懂。阿金娘道你停回再來送上。

汽車總要你們親爺娘來的金大道理會得停歇會說罷走出門去凌菊芬送到門口回進來老四拉住他的小臂道小阿囡我今天來吃你的喜酒了你說永不嫁人的呀哼！今天你做甚麼凌菊芬羞着不響老四把幾件小紋銀擺設送給他凌菊芬當真非常歡喜說聲謝謝四阿姨倒破費你許多錢真意不過去的老大道不要客氣你嫁了過去將來也好謝謝他的老四道瞎說不要你謝的凌菊芬笑了笑走進小房間去摒擋一切阿金娘留老四老大吃過飯直守到四點多鐘還不見來接當打個電話去問問王公館一位帳房姓張的說要到六七點鐘纔來只好守着又一回子已是上燈時分這天的局早已不出凌菊芬打扮得像新娘子一般束條粉紅繡花裙穿件妃色法國閃光緞襖子胸前綴上兩隻鑽蝶一朵大紅山茶花頭上梳個墮馬髻插一條茉莉花正中兩朵仙人掌花這般妝束越覺得雍容華貴明麗動人這時候外邊莽莽撞撞闖進兩個打茶圍客人凌菊芬見了一怔原來一位沈衣雲一位錢玉吾都是凌菊芬同鄉衣雲瞥見凌菊芬打扮得這般簇新很覺詫異當問他道你今天可是往那裏吃喜酒嗎怎麼堂差也不來我們剛在杏華樓叫你的呀凌菊芬羞紅着臉道今天有些

小事沒空來對不佳。玉吾這時只管對凌菊芬。臉上出神。衣雲又替玉吾介紹道：這位便是福熙鎮上錢玉吾。他今天剛到。一到便來望你。凌菊芬只點點頭。回答不出話來。那時外邊老四走進小房間來。坐在一傍。和衣雲打個招呼。衣雲那裏想得到凌菊芬。今天出嫁。只道往那裏吃喜酒。因此又對凌菊芬說：玉吾准明天在這裏請客。不知房間空不空。凌菊芬並不同言。只點點頭。老四打趣衣雲道：承情。你們大少爺還要來幫場面。我看免了罷。衣雲說：難道房間不空嗎？老四道：房間怎會不空。明天只怕小阿因人不空。不能陪你們。衣雲道：小阿因不空。我們好隔一天來的。你老四不必替他回絕。我們老四一聲冷笑。凌菊芬只顧低頭不語。半晌纔坐近衣雲。身畔和衣雲玉吾談。鄉情又托玉吾照顧。照顧家裏爺娘。玉吾一口應承。又問他可要回鄉。逛逛。凌菊芬想到自己身世。再無回鄉之望。不覺一陣悲酸。吊下淚來。玉吾見此情形。不覺神醉。衣雲也覺淒然。老四拉衣雲到外房。告知詳情。恍然明白。這時外邊一輛紅色汽車已到。來接的人。便是王公館帳房。姓張的老四。因小房間有客。不讓他進去。陪他在大房間。坐下裏面。凌菊芬收拾一切。玉吾那知其細。悄問凌菊芬到那裏去。凌菊芬支吾道：小姊

妹家吃喜酒去。玉吾又問明天要回來麼。凌菊芬低着頭道：「怕不……」玉吾道：「不回來麼？後天呢？」衣雲已心裏明白見玉吾愁態，可掬不覺笑道：「玉吾，你別和他頑笑罷。名花有主，今日便是佳期那邊。玉大人正寶扇迎歸你，瞧紅色汽車已在門外。玉吾，猛聽得不覺怔住了。半晌問衣雲道：「真的嗎？」衣雲道：「誰逛你玉吾一顆熱辣辣的心，頓時冷了一半。說不出別的話，只道巧極巧極，我不遠千里而來送你的嫁……」凌菊芬含淚別了衣雲。玉吾走出小房，闔去那時大房間裏正在辦理交割手續。一回兒諸事完畢，龜奴摘下花標，砰！砰！放了幾聲爆竹。老四老大等扶倩着凌菊芬登車。金大夫婦也眼淚索索送到汽車上。阿金娘老例囑咐幾句話。汽車夫跳上汽車準備開車。那時候衣雲玉吾兩人也已走出房間，站在馬路畔目送一輛紅色汽車風馳電掣而去。不覺呆呆若有所失。半晌玉吾纔說邊走道：「我們想不到今天來送凌菊芬的嫁。衣雲再把詳情說一遍。玉吾悵悵若失……看官那錢玉吾此番仍同尤璧如來滬住在大西旅館，偶然聽得衣雲說起凌菊芬便是金大女兒銀珠。迴想到從前在安樂村見過一面，又想起前次到申叫過一回堂唱。若卽若離很有情愫，不免心中熱辣辣地存了個

不該轉的念頭悄悄瞞着璧如。拉衣雲叫他的局不來，又趕到小花園。適逢遣嫁，眼見佳人已屬沙叱利，只得懊喪歸來。在璧如面前推說姑夫家來，璧如此番來滬，本想開辦書局，因股本未足，暫任東方中學教員。玉吾本想住到姑夫家裏，因湘林在申，自避嫌疑，暫與璧如同住衣雲。連日陪他們游逛一天，適逢禮拜飯後，到大西旅館走訪不見一人。茶房說看戲去了。衣雲走出大西旅館，正想往戲館找尋玉吾，璧如忽見湘林的鴉鬟秋菊同一娘姨在馬路上行走。衣雲問他小姐杭州回來嗎？秋菊道：昨夜回來的。剛到半淞園，去他打過電話給你，怎麼沒有打到衣雲？道：今天星期，我不在局裏。秋菊道：那末雲少爺，你到半淞園去找他罷。老爺也在半淞園。衣雲道理會得當下搭電車到西門，接高昌廟電車，直達半淞園門口。售票入內，四下找尋了一回，只見湘林走得腰痠腳軟，坐在水閣裏喝茶，靠窗眺望許多小划子，雙槳齊划往來，如織不覺心曠神怡。一回子忽見遠遠一艘船上坐着個女子，幽嫻澹雅，正是湘林。待他划近水閣，對他招招手。湘林也便吩咐舟子傍岸。衣雲跨上船去，並肩坐下，喜形于色。打量湘林，龐兒雖略覺消瘦，丰采依然婉約，服妝樸素，態度凝靜。衣雲眼爲一明，當問湘林你家爹

爹呢。湘林說他送我來了。原車回去。衣雲道：停回他來接你嗎？湘林說是的。衣雲道：我剛纔在路上碰見秋菊，方知你在這裏。特來找尋湘林。說我剛纔打電話給你。本想同你來的那知你不在局裏。衣雲道：今天星期未到局裏。前天我到過你府上。兩次都撲個空。湘林說我杭州去了。昨晚纔回來。衣雲道：我們一碰已四年多不見了。誰想今天在這裏相見。湘林默然。衣雲又道：玉吾也在上海。湘妹你見過他麼？湘林憤憤道：我要見他則甚。衣雲不敢再提一回子。泊舟登岸。兩人仍走到水閣裏。啜茗隨意清談。一陣湘林望望錶上說：六點鐘已到。汽車怕已在園外。我們同車回去吧。兩人走出園門。果見汽車夫迎上前來說：老爺在莊上吩咐我接小姐回去。湘林道理會得。當同衣雲登車。衣雲在汽車裏邀請湘林到新利查吃夜飯。去湘林允應。吩咐衣雲先等在新利查。我回去一次。便來。衣雲道：那末你吩咐車夫開到廣西路口停一停。湘林照說一遍。汽車夫當真開到新利查門首。停歇。衣雲先下車入內找個小房間坐守。一回兒湘林翩然而至。衣雲讓他坐下。替他點菜。湘林道：無須點得。你叫客公司菜吧。衣雲吩咐兩客公司菜。西嵐自去照辦。兩人又講了一陣閑話。湘林免不得把玉吾一番書訴說。一

遞說到結尾淚珠瑩然衣雲也心如刀刺十分難受湘林此時不比從前羞澀說話恍
爽大方得多慨然道我拒絕玉吾爲的是誰明人不必細說你若置我度外我別無路
走有死而已衣雲說我那裏肯忘你只恨飄泊海上不能自立一時難作歸計湘林即
衣雲近狀默然半晌……吃罷兩色菜湘林又愀然道爾我神交不比等閒有約在前
當彼此信守生死不渝衣雲說這個自然豈用你說得但是何年何月得遂我們素願
呢湘林拭着淚痕道只要你有這條心那怕天荒地老衣雲又禱告似的道那麼天不
絕我沈衣雲總有圓滿的一日湘林又淚潛潛下一回兒又道我這次本想多住幾天
生怕玉吾糾纏明天便要回壘你也不必來送我以後只消方寸間常念着荒村陋巷
中有含辛茹苦的一人守着你那便不負我的期望了衣雲忍不住也吊下淚來湘林
授塊帕子給衣雲揩乾眼淚西崽正送上兩客白汁桂魚來湘林望了望攔着刀叉不
吃衣雲問你怎麼不吃呀湘林搖搖頭說鱖魚我想起就怕不敢上口衣雲道爲的什
麼湘林說那年水漲鄉間魚蝦很賤我家祖母喜吃鱖魚一天在市上買一尾二斤多
重大鱖魚那知破開肚皮在魚肚裏發現一件東西你道甚麼東西見了使人毛髮悚

然衣雲道。可是蛇嗎。湘林說不是蛇。是一隻死人指頭。衣雲聽得猛吃一驚。問道。死人指頭。怎會到魚肚裏呢。湘林愀然道。那年水災。鄉間不知淹死了多少人。也有爲了田廬。淹沒自尋死路的。往往在澄湖口發現屍首。真說也可慘。大半腐爛不全了。鱖魚的齒最利。那裏顧得是屍首不吞食呢。衣雲聽說也不敢食。叫西崽來換上兩客炸鷄。脆吃罷。湘林要先跑。衣雲依戀不捨。又談了一回。直到會過帳。一同出門。衣雲要送到丸壽里。湘林叫他不必多此一舉。各自雇車回去。明日上午。衣雲又往丸壽里。一問湘林。已回澄涇。悵悵而返。去訪玉吾。璧如玉。吾尚未起身。璧如已到校上課。衣雲退出。大西旅館。自去辦公。晚上玉吾來訪。說已住在姑夫家裏。嘯雲估量玉吾有久居之意。便引他到莊上。弄弄筆墨。玉吾便借着站脚。從此以後。晚上衣雲玉吾總在一塊兒。游逛光陰。迅速春去夏來。一天。空冀約衣雲玉吾璧如同往一蘋香吃番菜。正走上樓梯。忽聽下面砰！砰！幾響。接着一片脚聲。看門巡捕不住吹着叫子。噓溜！噓溜！空冀奔上樓去。發怔着一回子。西崽來說不得了。下面鬧出亂子。暗殺黨打死了人。空冀等走向陽臺上下。矚只見圍着一大堆人。巡捕押了一輛汽車。前走汽車裏橫着一位很英。

武的。中年男子。已氣息奄奄。面無人色。空冀等各。自驚嘆。一回。檢個房間。坐下。點菜。忽的。走進。三四個。武裝。巡捕。來在。四人身畔。搜檢。一遍。又盤問。一番。方始。退出。房間。空冀等。驚定。叫西崽。來問。打死的。甚麼人。西崽。說這裏。老主顧。便是。貴州人。王蘊華。空冀。雲玉。吾各。吃一驚。說王蘊華。打死了。麼。哎。啣。可惜。璧如。不知。王蘊華。什麼人。問道。是誰。呀。你們。認識的。嗎。玉吾。回說。是你的。甥婿。璧如。道。胡說。衣雲。道。一些。不打。謊。璧如。道。什麼。話。我。沒有。姓。王。的。甥婿。衣雲。忍不住。把。凌菊芬。出嫁。的話。說。一遍。璧如。面上。羞着。心裏。老大。替甥女。可惜。空冀。也道。惜哉。惜哉。我替。凌菊芬。嘆口。氣。從此。寡鵠。悲鸞。一生。完結。玉吾。對衣雲。笑。笑道。老哥。我們。送了。凌菊芬。的。嫁。今天。又送。他丈夫。的。死。那真。意想。不到。總算。和同鄉。人有。緣的。了。衣雲。也道。奇極。巧極。當下。天色。已晚。西崽。送上。菜來。空冀。吩咐。西崽。斟上。四盃。白蘭地。壓壓。驚。又叫。了個。菊雲。老四。的。局。一會子。老四。來了。空冀。告。訴他。王蘊華。已死。老四。說。瞎三。話。四。前天。凌菊芬。還來。望我的。咧。沒有。說起。他丈夫。生病。空冀。道。一個。人。不。生病。也。要。死的。難道。一定。要。生病。會。得。死。實。告。你。他。剛。才。給。人。打。死。在。這。裏。大。門。口。你。不。信。馬。路。上。還。有。血。迹。咧。老。四。嚇。了。一。跳。道。真。的。嗎。空。冀。道。

我和他又沒冤仇造甚麼謠言老四嚇得顛戰着搖頭嘆息又一疊連聲替凌菊芬叫苦空冀道他死也死了你替他叫甚麼苦王蘊華死了凌菊芬不妨再嫁呀老四道再嫁這句話難說王蘊華的家庭我曉得細底他家老太太非常嚴厲蘊華見他也十分懼怕平常早晚請安不失時刻當初凌菊芬進門老太太當他丫頭般看待要打要罵苦頭吃足我去望他他總是一包眼淚對我後來聽說虧得老太太有個內姪姓管的在老太太面前幾次三番替凌菊芬說情老太太很信內姪的話算把凌菊芬看重了一些現在王蘊華一死那個小孤孀不知要苦到怎樣田地呢空冀笑道苦到同王蘊華一樣也至多的了再沒再苦說得一座大笑衣雲又對玉吾說照此看來禍福無常總說不定當初凌菊芬嫁王蘊華誰不豔羨可是今兒又憐惜他了玉吾默然老四插嘴道沈大少說話一點不錯一個人的命運真說不定天公在上面管這筆帳凡人一強也強弗轉正說時西崽進來說王蘊華已死在醫院裏兇手在逃現在通班巡捕在馬路上緝老四聽得又呆呆不響空冀道老四你回去吧我們要散了老四撒嬌着道我不敢走你送我回去空冀笑道你的胆子也太小了王蘊華雖則陰魂不散你跑

下樓不見得轉。你堂唱的呀。老四把空冀擗了一把。空冀會過鈔。一同下樓。當真送他回去……過了十來天。報章上登着王蘊華出殯。路由空冀衣雲壁如玉。吾等又好奇心發。同往一蕓香陽臺上。看出喪果然。瞧見白馬素車裏一位妙曼不可方物的女子。白頭白紮。哭得臉兒慘澹。無人色。那人便是凌菊芬。大家對他發怔。玉吾尤其如醉如癡。一回兒四人走下。一蕓香確見言復生。回到平安公司屋頂。茗話講起。王蘊華空冀說。怎會兇手始終捉不到的呢。復生道。那批軍閥平日恣肆驕橫。結下冤仇。切膚刻骨。不比平常。所以刺客也非等閒之輩。那裏一時三刻捉得到呢。空冀等嘆息。一回忽見有個丰姿綽約。舉止倜儻的申年女子。走過茶桌。一邊橫着秋波對空冀。盈盈一笑。害得衆人都像風魔了一般。正是

瓊樓笙管銷魂地。又遇華鬢劫裏人。

不知那女子是誰。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黃金市愛不用蝶蜂媒

紅粉好名甘爲牛馬走

話說對空冀盈盈一笑的那人。也是個浪漫女子。叫做卜婉珍女士。出身並不微賤。他

父親還在廣東做官。只因娘是個晚娘，放任他到這樣子。像匹不羈之馬，任意所之。空冀在白大塊頭那裏碰見幾次。因此認識當下見他飄然走過，媚眼撩人，不禁心搖神蕩。尤其是言復生一時動了吉士之念，很想問鼎，乘人不備，一溜煙走到文明戲場。四面一瞧，只見婉珍坐在第一排坐位上。左右並沒空位。言復生祇能像皂隸般站在婉珍身傍。不時把雙饒眼去引逗他。婉珍是個風月場中慣家，早看出苗頭，打量復生四十來歲年紀，胖胖身材，嘴唇上早留着兩撇小鬍子。品貌堂堂，大概不是個哭鬼。我何妨撈他幾個外快。買雙漆皮鞋穿，打定主意叫茶房倒盃白開水來。茶房明知這是挑挑我的意思，陪笑應着捧上一玻璃盃開水。婉珍呷了一口，摸出只香烟匣子來。抽枝香烟，茶房連忙劃根燐寸替他點着。婉珍吸了一口，媚眼對復生一瞷，只見復生噙着嘴似笑非笑，似哭非哭，一張臉委實好看。復生見媚眼飛來，好像大旱已見雲霓，快活得險些喊出媽來。走上一步把根手杖在婉珍絲襪上輕輕一戳，連忙陪笑道：「對不住，絲襪弄髒，沒有婉珍並不發火，縮起腳來拍了拍對復生眼睛一橫，道：「僚格人倒也碰得着格司的克一戳一戳討厭得來。復生又陪個不是，道：「一不留心便碰到你脚上。」

來了。很對不起。婉珍把香烟盒子塞在袋裏。摸出十來個銅板。給茶房站起。身來想跑。那茶房眼睛只管望着復生。嘴裏說。小姐不必客氣。復生會意。摸出兩毛錢。給茶房。茶房接了。對婉珍說。茶錢這位先生會過了。銅板收了。罷。婉珍並不客氣。收了銅板。便走。復生在後面如影隨形的跟上。屋頂婉珍心想。此人手續辦得不錯。大概是個老內家。那麼我也不必抄甚麼遠路接近些吧。走到上面冷落所在。對復生回眸一笑。低低說。聲你癡了麼。只管跟我走。則甚。我身上又沒糖給你吃。復生涎着臉道。你糖多着。咧肯賞賜我一些兒嗎。婉珍格格笑了一陣。便和復生坐到亭子裏。復生再細細打量他。二十多歲。年紀梳個S髻。小圓面盤。秀靨生春。媚目巧笑。櫻唇皓齒的。確是個美人胎子。身穿一件印度綢衫。長裙革履。綽有大家風範。心想。這樣端端正正一個女子。當然是非賣品。大概來找野食吃的。我今天總算碰得着。當叫他一聲女士。又問府上住那裏。家裏有甚麼人。婉珍道。我又不和你扳親眷。你打聽我則甚。復生又涎着臉道。我問問你呀。親眷不扳。扳個朋友。婉珍笑了。笑道。我是軋弗上你朋友的。你也不配我做你朋友。復生說。你這樣子一位漂亮小姐。怕我夠不上做你朋友。婉珍頭一抬頭。這座亭

子。要。給。你。牽。坍。了。復。生。覺。得。他。在。在。可。人。便。湊。緊。一。步。道。女。士。你。到。底。叫。甚。麼。名。字。婉。珍。道。難。聽。煞。格。叫。阿。狗。阿。貓。你。相。信。麼。復。生。搖。頭。說。我。不。相。信。婉。珍。把。個。食。指。蘸。些。香。唾。在。白。石。桌。子。上。寫。兩。個。字。對。復。生。說。我。叫。這。名。字。你。道。好。麼。復。生。忙。道。好。極。好。極。婉。珍。兩。字。何。等。香。豔。婉。是。委。婉。曲。折。的。婉。珍。是。珍。珠。寶。貝。的。珍。像。我。今。天。一。樣。委。婉。曲。折。來。求。你。的。珍。珠。寶。貝。你。道。對。嗎。婉。珍。對。復。生。瞅。了。一。眼。道。偏。生。不。是。這。們。講。的。婉。是。婉。轉。嬌。憨。的。婉。珍。是。珍。憐。玉。惜。的。珍。復。生。聽。得。肺。葉。飄。盪。心。花。怒。放。笑。得。眼。睛。沒。了。縫。道。不。錯。不。錯。你。這。樣。子。婉。轉。嬌。憨。我。對。你。自。然。珍。憐。玉。惜。婉。珍。把。隻。腳。尖。在。桌。底。下。對。復。生。一。挑。道。你。總。歡。喜。討。我。便。宜。我。不。和。你。講。了。復。生。道。好。好。我。不。討。你。便。宜。我。問。你。一。向。在。那。裏。讀。書。現。在。畢。業。沒。有。婉。珍。道。向。在。媽。虎。女。校。讀。書。早。已。畢。業。本。想。放。洋。游。學。因。爲。……復。生。忍。不。住。笑。道。放。洋。放。到。那。裏。呢。婉。珍。道。你。總。歡。喜。瞎。纏。我。因。爲。出。洋。那。出。字。難。聽。所。以。說。放。洋。你。又。要。笑。我。了。復。生。道。我。只。懂。出。不。懂。放。婉。珍。翻。着。白。眼。半。晌。默。然。復。生。催。他。講。道。你。說。呢。究。竟。出。不。出。婉。珍。恨。恨。道。我。不。講。了。復。生。道。你。講。你。講。我。再。不。打。諱。婉。珍。接。着。道。因。爲。爺。不。許。我。去。怕。我。到。了。外。邦。飲。食。起。居。寫。意。慣。了。不。肯。回。

轉祖國……復生道原來尊大人怕你一放難收只是現在你還有這條心嗎婉珍道我已畢業了三年多當時一股勇氣很有此志現在身體也不比從前強壯怕有志難酬復生又忍不住笑道明白了你以前身體好很想放一放現在身體推扳連出也不敢出是不是婉珍又把脚尖對復生挑了挑復生道閒話少說今朝總算天緣湊巧彼此話得投機軋個朋友天夜快了我請你吃夜飯去你肯賞光麼婉珍道你請我吃那有不歡迎之理但是我午飯吃得晏肚裏東西還沒消化咧復生道那麼你吃些消化露進去消一消罷婉珍道你總講閒話之間搭小銅錢規矩我弗叨擾你了隔日會罷復生那裏肯捨陪笑道你吃不下飯停會晏些吃此刻我們到那裏清靜些的地方去談談心吧婉珍女士忖着今天一雙皮鞋好靠牌頭了嘴裏不響腳裏明白站起身來跟在復生背後復生穿件米通紗長衫裏邊香雲紗衫禪一面走一面心裏盤算長衫袋裏有四毛小洋短衫袋裏好像只有一張十元鈔票開了大西亞東停回要沒飯吃了還是開家小旅館罷打定主意引他下了樓逕到石路衛生大旅社開個二塊四角官房復生以爲闊極的了那知婉珍女士頓時換了一副態度走進房挨着步像

虱扒似的復生問他這裏好麼。婉珍鼓着兩片粉腮，勉強應聲。隨便茶房照例搨上一把手巾。婉珍只一推道：「誰要揩甚麼臉？」茶房祇得低頭而去。婉珍斜靠在床上，呆呆不響。復生揩過臉，脫去長衫，矮下身子，對他相了相，問道：「婉珍，你在那裏？」甚麼心事，婉珍只不做聲。復生猜不到他爲甚麼不高興，怕他嫌熱，便向茶房取把芭蕉扇來替婉珍搨了幾扇。陪笑道：「這裏倒還風涼。」房間算頂大的了。婉珍冷笑一聲道：「這樣子清爽的大房間，虧你找到我，我却從沒插足過。」復生怔了怔，心想：「我當他非賣品，聽他口氣不對呀。」不覺心裏冷了一半。勉強笑道：「房間小，雖小清潔，倒還清潔。」婉珍道：「不清潔不成。其爲衛生了。大概你是個衛生家。」伍博士想活一百念歲的，所以來開這裏衛生大旅社。復生道：「不知你歡喜那家？」却是老開這裏。婉珍頭一抬道：「我那裏沒有到過外灘匯中靜安寺路滄洲將就將就，大西亞東復生聽得暗暗喊聲慚愧。又想到他這樣子老口，一定訂有潤格，摸摸袋裏只賸七塊大洋，怎麼打得倒他不禁惴惴自懼起來。思索一回，胖了胆子，和他打譚。誰知婉珍一些兒不客氣，推住復生，要求先潤後筆。揩油打棚，不是生意。經復生呆住了，只得把五塊錢塞在他袋裏。婉珍摸出來對被。」

面上。一。擦。道。這。算。甚。麼。我。又。不。在。那。裏。十。週。紀。念。大。廉。價。五。塊。錢。磨。費。也。不。夠。復。生。老。羞。成。怒。道。照。你。潤。格。怎。麼。算。法。呢。婉。珍。道。照。我。潤。格。是。算。不。得。了。一。個。鐘。頭。也。須。耶。穌。之。數。復。生。道。甚。麼。叫。做。耶。穌。之。數。呢。婉。珍。不。慌。不。忙。把。兩。個。指。頭。兒。擱。個。十。字。架。復。生。笑。道。潤。筆。未。免。太。貴。罷。你。有。甚。麼。特。長。之。處。婉。珍。女。士。道。不。瞞。你。說。這。潤。格。還。是。以。前。白。大。塊。頭。替。我。定。下。一。向。沒。有。加。過。特。長。不。特。長。連。我。自。己。也。不。知。要。你。們。說。的。復。生。抽。口。冷。氣。道。你。又。不。比。吳。窗。老。王。亦。老。年。紀。一。年。老。一。年。潤。格。一。年。加。一。年。……婉。珍。冷。笑。一。聲。道。那。麼。你。真。正。是。城。外。頭。糶。米。外。行。枉。爲。讀。讀。書。的。一。部。『。疑。雨。集。』。只。有。一。句。好。詩。便。是。『。徐。孃。風。味。勝。雛。年。』。復。生。聽。得。又。好。氣。又。好。笑。彷彿。癆。病。鬼。對。着。滿。盤。子。洋。澄。湖。大。蟹。只。管。饒。涎。淋。漓。沒。福。一。快。朵。頤。委。實。心。癢。難。熬。心。想。天。下。事。自。有。這。般。湊。巧。平。日。塞。滿。了。一。皮。夾。子。鈔。票。奔。東。奔。西。碰。不。到。一。個。可。意。人。兒。今。天。只。帶。了。十。塊。錢。想。喝。碗。清。茶。偏。生。碰。見。五。百。年。風。流。孽。冤。要。叫。我。奔。回。去。提。款。是。不。高。興。了。只。好。拆。他。的。冷。臺。罷。當。下。笑。盈。盈。把。被。面。上。五。塊。錢。拾。起。塞。在。袋。裏。對。婉。珍。說。你。要。拾。塊。錢。一。點。鐘。不。敢。請。教。隔。天。再。會。罷。說。着。便。想。動。身。婉。珍。忙。把。復。生。扯。住。道。慢。些。你。引。我。到。

這裏一個鐘頭也儘有了。怎容你不名一錢復生發急道：「一項生意沒有成交呀！怎麼也論起鐘點來呢？」婉珍道：「不相干。光陰便是銀子。你只要瞧大律師的樣。當事人不是要出談話費的嗎？」復生心頭火發道：「你不是大律師。今天毛都沒碰歪你一根客客氣氣。嚙嚙些甚麼你願意軋個朋友不願意走你的洋場大路？」婉珍沉下一副冰霜冷臉道：「怕沒由你這樣便。今天是你引我來開房間。你別弄錯了。當作我領你到家裏。由你別精揀瘦發甚麼標勁。我只問你引我來開房間轉些甚麼念頭。外人見我們關房門做些什麼勾當。老實講開了飯店不怕大肚子黃鼠狼扒上鷄栖。不是偷鷄也當你偷鷄。你識相一些。償還我一個鐘頭光陰的損失。復生自知理屈。祇得按納下滿腔鬱火。換一副笑臉和婉珍打諢道：「你別這樣子。光火來西一個人朋友交情要緊。銅鈿銀子用得完的老實說。我姓言的不是個一錢如命的嗇鬼。只爲今天忘帶了皮夾子。夠不到照你潤格。只好下個請教。下個依你。每點鐘送你一個耶穌。只要你別喊救我。」婉珍女士嘆道：「一笑道：「你又講起交情來了。你講交情。剛才也用不着發標勁。請我走洋場大路。我又不是你的車夫。當差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你既是個老白相也。」

該。放。些。顏。色。出。來。好。叫。人。家。走。路。復。生。心。裏。明。白。曉。得。他。要。討。幾。個。車。錢。只。不。給。他。有。意。和。他。頑。着。道。婉。珍。女。士。你。別。生。氣。剛。纔。算。我。說。錯。我。向。你。道。個。歉。說。時。對。婉。珍。一。恭。到。地。婉。珍。把。柳。腰。一。扭。道。你。別。這。樣。子。裝。神。扮。鬼。小。因。弗。生。就。攔。老。娘。辰。光。弗。等。你。的。快。要。兩。個。鐘。頭。了。復。生。只。管。和。他。纏。着。道。兩。個。鐘。頭。那。是。要。兩。個。耶。穌。了。清。談。談。未。免。太。貴。吧。婉。珍。道。像。你。這。樣。子。雄。赳。赳。氣。昂。昂。的。不。是。清。談。每。點。鐘。誰。肯。賣。你。一。個。耶。穌。復。生。道。要。多。少。呢。婉。珍。說。照。例。大。幅。潤。筆。加。倍。還。須。國。慶。之。數。復。生。笑。着。道。照。你。說。叫。個。小。孩。來。潤。筆。你。肯。改。作。國。恥。之。數。（五元九角）嗎。婉。珍。說。當。然。另。件。面。議。復。生。又。笑。了。一。陣。道。不。瞞。你。說。我。今。天。袋。裏。只。贖。牛。女。渡。河。之。數。你。不。肯。遷。就。我。只。好。入。得。寶。山。空。手。而。還。請。你。賣。個。交。情。不。必。斷。斷。較。量。一。同。去。吃。餐。大。菜。算。扳。個。朋。友。你。道。好。嗎。婉。珍。對。復。生。瞟。了。一。眼。道。你。要。我。陪。你。吃。大。菜。嗎。辰。光。不。是。更。多。了。對。不。起。改。天。叨。擾。復。生。老。老。實。實。給。他。四。塊。車。錢。他。不。肯。收。再。添。上。一。塊。依。然。不。響。七。塊。錢。統。統。給。他。仍。是。怏。怏。不。快。復。生。發。很。起。來。收。了。七。塊。錢。笑。道。你。當。真。絲。毫。沒。讓。要。依。照。潤。格。嗎。請。你。坐。待。片。刻。婉。珍。默。然。復。生。叫。茶。房。來。托。他。打。個。電。話。到。家。裏。吩。咐。包。車。夫。送。一。百。塊。

錢來。茶房自去照辦一回兒。復生雇用的那個車夫癩皮阿三來了，送進一疊鈔票，拾張都是中國銀行新票。復生笑吟吟道：「好了，救主已到那阿三，送到鈔票，便想退出復生和他低低說了句話。」阿三走出房門，坐在客堂裏，守着復生發癡似的，把一疊新鈔票，擦在桌上。對婉珍說：「婉珍女士，你要多少，拿多少罷。」婉珍發怔着，那裏敢自取。擯了五分鐘光景，復生道：「婉珍，你怎麼見了鈔票，客氣呢？」婉珍祇得陪笑道：「算你發財，把許多鈔票來嚇倒我。我眼裏還沒見過這花花綠綠的東西。」咧，我也不要你多少，你只消把我名分應得的，給了我，我就是復生。笑着道：「你名分兩個鐘頭談話費，雙十之數，餘多我也用不着。他今天索性一起作成了你的生意經吧。」還賸八個耶穌，你該當陪我八個鐘頭。你道對嗎？」婉珍忖着，此刻不過八點鐘，到三點鐘回去，有八十元進款，除一雙縷花漆皮鞋之外，明天又好掙隻白金手錶，或者掙隻小鑽戒，何樂不爲呢？當下訕訕的道：「你又要叫我再陪你八個鐘頭本來呢？我家裏不能到這時候。」晏回去，現在情不可却不陪你。怕你要生氣的，只好陪你談談了。」復生涎着臉道：「婉珍女士，明人不消細說，不是談談說說的事，還須難爲你些本錢。」咧，婉珍低着頭道：「我見你怕……不……復生。」

道。大幅。要。加。倍。嗎。婉。珍。默。然。復。生。尋。思。了。一。回。推。開。房。門。拉。個。車。夫。癩。皮。阿。三。進。來。按。納。着。他。和。婉。珍。坐。在。並。肩。笑。道。他。不。是。大。幅。又。非。另。件。普。通。作。品。大。概。無。須。加。價。另。議。得。對。不。起。婉。珍。女。士。有。屈。些。今。天。我。姓。言。的。請。一。回。客。相。煩。你。陪。阿。三。八。個。鐘。頭。我。要。失。陪。了。婉。珍。吃。驚。不。小。一。把。拖。住。復。生。道。甚。麼。話。你。敢。遭。塌。我。這。事。情。好。請。客。的。嗎。復。生。正。言。厲。色。道。婉。珍。剛。才。理。性。是。你。長。我。身。邊。沒。有。耶。穌。祇。好。受。你。奚。落。此。刻。救。主。一。到。你。講。不。過。我。了。你。有。潤。格。的。本。來。認。票。不。認。人。只。消。有。十。塊。錢。便。好。叫。你。陪。一。點。鐘。現。在。我。沒。有。勁。把。你。請。請。客。也。是。件。極。普。通。極。平。常。的。事。你。有。甚。麼。理。由。拒。絕。主。顧。弗。當。生。意。經。做。呢。老。實。說。我。姓。言。的。不。是。在。上。海。灘。上。第。一。遭。白。相。平。常。逛。逛。堂。子。朋。友。把。信。人。阿。姐。介。紹。給。我。請。請。我。也。有。我。今。天。發。個。心。願。把。你。請。請。我。的。車。夫。酬。勞。他。平。日。兩。脚。奔。波。的。辛。苦。也。不。足。爲。奇。你。做。生。意。總。須。做。得。公。平。交。易。童。叟。無。欺。決。不。好。嫌。他。癩。皮。骯。髒。你。要。瞧。桌。子。上。十。張。中。國。銀。行。鈔。票。花。花。綠。綠。都。是。簇。新。全。新。的。你。快。快。別。推。却。吧。還。須。請。你。對。客。揮。毫。咧。婉。珍。女。士。聽。說。對。復。生。啐。了。一。口。道。放。屁。不。是。這。樣。放。法。一。個。人。上。下。流。總。須。分。分。的。你。體。恤。車。夫。阿。三。怎。麼。不。叫。你。們。夫。人。太。太。陪。陪。

他呢。況且我剛才和你講的是你本人。沒有說明車夫代表。現在你請車夫代表。我也好去叫隻野鷄來做替身。你有甚麼話說。便是把書畫家來比喻。也有個『劣紙不書』的老例。我有例可援。怕你硬按着我工作不成。復生聽得。又不禁笑了起來。指着癩皮阿三對婉珍道。你說他劣紙。他的確是張冷金珊瑚箋。婉珍豎起粉臉。不響。車夫阿三說。老爺他怎麼叫我。栗子要把野鷄來炒呀。婉珍復生聽說全笑了一回。兒兩人面面相覷。各不做聲。還是婉珍心裏見機得快。瞧科復生不是個瘟生。洋盤一不做二不休。怕不肯就此下場。想他手錶鑽戒。談何容易。非放些手段出來對他。不成。打定主意。站起身來對復生嫣然一笑。道。老朋友。你今天也算會打棚了。當着車夫面。獻醜阿難。爲情仔點說時。流波送盼。伸隻纖指。刮着粉腮。刮了一下。又尖着兩片櫻唇。湊到復生耳上。嚶嚶說了幾句話。一縷粉香。脂馥直鑽進復生鼻管裏。把復生胸頭一股鬱火。不知不覺全冲散了。不由得復生說出一句話來。道。阿三。你回去罷。太太面前別多嘴。舌他問起你說我在小花園。乂麻將。阿三說聲曉得。哉翻身便走。隨手把房門砰的一聲。帶上裏面。抽毫揮洒。筆飛墨舞。自不羈說做書的。也不屑去描寫。他按下不提。單表平。

安公司屋頂花園乘涼喝茶的幾位朋友一轉眼不見言復生猜到他在哪裏單獨獵豔分頭去找尋杳無迹兆空冀說他不別而行一去不來一定物色到甚麼出色人材又在那裏開房間了我們今天發一回獸去偵探他一下你們贊成嗎璧如道使得衣雲玉吾搖頭不去空冀拉了璧如便走璧如道我們定下路由先到那裏空冀道當然從這裏大西入手調查近水樓台他們有七分在大西說不定相手方面便是剛纔對我笑笑的那個婉珍女士璧如道今天場子裏人才寥落舍却那人怕沒有別的吧兩人邊說邊走已抄到大西空冀有個熟悉的茶房叫汪幼林穿件白色制服剛在那裏寫帳瞥見空冀迎上來道馬先生你要開房間嗎你住慣的一百十二一百十四號統統空着要開給你叫堂唱又麻將嗎空冀道不消得我問你件事言先生這裏來過麼幼林問可是那個小鬍子他今天沒有來過空冀道二層樓三層樓你去替我調查一下他開着房間沒有幼林道不消調查得下面房間今天沒有空過空冀點頭道理會得說着又同璧如到對門亞東去找又找不到忽在三層樓碰見幾個熟人正開着房間打牌那幾個人呢便是王散客王川鄧堅孫蓮渠汪寒波那批人散客招

呼。空。冀。壁。如。小。坐。說。只。有。兩。副。牌。了。我。們。又。開。麻。將。談。談。吧。空。冀。說。你。們。興。致。真。好。一
年。三。百。五。十。九。天。怕。三。分。之。二。的。光。陰。要。在。旅。館。裏。過。真。佩。服。你。們。汪。寒。波。接。嘴。道。人
生。行。樂。耳。我。們。開。房。間。也。是。效。法。古。人。秉。燭。夜。游。的。意。思。鄧。堅。說。笑。他。道。老。汪。你。說。秉
燭。夜。游。那。個。燭。字。該。當。作。別。解。寒。波。笑。道。不。錯。可。惜。我。已。成。風。中。之。燭。蠟。淚。拋。殘。前。天
吃。下。一。瓶。山。得。爾。米。地。略。爲。好。些。只。是。從。此。以。後。不。能。奮。發。有。爲。了。鄧。堅。道。你。這。句。話
不。確。我。資。格。比。你。老。差。不。多。一。年。到。頭。像。銅。壺。滴。漏。涓。涓。不。息。也。未。見。得。委。靡。不。振。咧
寒。波。道。危。險。危。險。涓。涓。不。塞。將。成。江。湖。古。有。明。訓。鄧。堅。道。我。算。得。療。治。了。一。番。只。不。見
效。看。他。要。滴。到。幾。時。纔。停。王。散。客。插。嘴。道。非。到。你。那。話。兒。成。了。灰。不。肯。停。鄧。堅。道。你。別
觸。我。霉。頭。王。散。客。道。有。詩。爲。證。叫。做。『蠟。炬。成。灰。淚。始。乾』。一。座。聽。得。全。笑。了。鄧。堅。道。
講。起。了。詩。我。那。位。老。師。姜。作。起。近。來。詩。興。勃。發。只。是。脾。氣。很。壞。人。家。好。好。請。他。題。首。詩。
在。集。子。上。他。搭。足。松。香。架。子。不。肯。落。筆。說。每。首。詩。要。賣。十。塊。大。洋。前。天。曉。得。我。犯。了。那
個。毛。病。他。忽。然。興。發。說。我。替。你。那。話。兒。題。兩。句。詩。叫。做。『絕。似。風。中。三。寸。燭。替。人。垂。淚。
到。天。明』。害。我。羞。得。置。身。無。地。王。散。客。道。姜。老。頭。兒。的。詩。簡。實。只。配。題。題。你。令。高。足。的。

那話兒十塊錢一首有灰孫子請教他鄧堅道這也是他的脾氣高興起來毛廁壁上題題破草紙上寫寫毫不足惜前月他隔壁隣舍湯糲店小開做親他專誠到城隍廟裏買了四條泥金對子連夜搜索枯腸做成四首催妝詩寫上送去湯糲店老板便把他懸掛在灶腳邊喜酒請弗起只送來八個湯糲他還快活着道「一詩換得兩湯糲」我聽他說笑得肚子肉疼王散客道可笑已極說時麻將已乂罷散客留空冀壁如吃夜飯空冀說不必客氣我要去找個人找不到再來談天散客道那麼我們專等二位你來了又好叫個局鬧鬧興致要提高不少空冀笑了笑道你們等不必等我找不到那人一定叨陪說着同壁如走出房間逕往一蘋香振華新旅社孟淵遍尋不見復生影子祇得懊喪着折回亞東旅館那時王散客等已團團圍坐一桌子喊的六元一席廣東菜空冀壁如坐下已七個人一張小圓桌下軋得氣都透不轉散客逼着空冀叫堂唱空冀叫了個新戶頭汕頭路琴第又替壁如代叫了個福裕里愛琴問散客叫的誰散客道我近來此路不通空冀說那真難得怕一百十四號裏總不免去走走散客道肉林中老早絕迹空冀說我不信你堅決到如此鄧堅替他證實道的確他近來

算得猥規蹈矩終年一夕不外宿可稱消滴歸公空冀笑道那要成正果了西竺佛國已替你排好一個坐位又問王川叫的那人王川嘆口氣道除却巫山不是雲我已是個情場失意人不再自尋煩惱空冀道難得你還不忘舊歡請問彩雲那隻指頭兒呢王川搖頭道別再提起提起了又要使我椎心泣血傷感一陣璧如插嘴問空冀怎麼一回事空冀說王川有個所歡因爲婚姻問題不能得圓滿結果憤走南粵瀕行割隻指頭給王川當件紀念品後來那女子便死於舟次璧如道此人却也難能可貴不知那指頭兒還保存着麼王川說那指頭兒浸在酒精裏半年多神色不變直到上月我和李女士訂婚那天忽然腐爛了肉腫一段指骨你道奇怪不奇怪大概彩雲死後一靈不泯精神有所憑式我一旦變心他精神立刻渙散你道對嗎空冀道不錯我可惜你那隻指頭兒告了消乏璧如剛喝一口汽水噴了滿桌王散客說現在指肉雖腐指骨猶存見着驚心觸目仍不能免刻骨相思我勸老王把他埋了吧美人遺骸入土爲安你說是不是王川默然半晌道埋了也好免得覩物懷人可憐我和彩雲只有半月同居便算一生夫婦不知來生再得配合麼散客道我不是個月下老人你別來問我

正說時堂唱來了。走進一位四方盤胖胖身子的倌人。年紀四十來歲。打扮得珠光鑽氣。華貴雍容。對空冀。眼波一瞟。叫聲馬老。坐在一傍。全座把他打量一番。大家說他不像堂子裏倌人。簡直是個官太太模樣。空冀叫他一聲六小姐。敬他一枝香烟。王散客開言道。馬老。你叫他小姐。未免說不過去。吧。天下世界有這樣年紀的一位小姐。麼。空冀說他沒有嫁。我只好稱他一聲小姐。况且琴第是以六小姐出名的。他房間裏沒一個人不叫他六小姐。王散客道。哦。他便是琴第。老六還是個新選的花國大總統。哩。真正有眼不識泰山。失敬得很。六小姐偏一偏身子。對散客。嫣然微笑道。大少。包荒點弗要。當場說笑。我。我個大總統。是弗比袁世凱。徐世昌。起碼。來西格。只不過給外國人做。做。做活廣告。罷。哉。散客聽說呆了。呆道。甚麼外國人做。做。做活廣告。呀。六小姐但笑而不答。散客說。難道外國人把你大總統的照相。做香烟牌子嗎。還是做化妝品名字嗎。六小姐只搖搖頭。散客說。總不見得叫你大總統。穿着號衣。到馬路上。做活廣告的啊。六小姐仍不做聲。空冀道。差不多。這樣子。散客問。究竟甚麼一回事。我們中國妓女。怎會做起外國人的活廣告來呢。空冀道。你別多問。停回告訴你。說時。又走進一對花葉。

來。悄。問。尤！在。那。裏。璧。如。回。轉。頭。去。招。呼。道。尤。在。這。裏。兩。人。扭。身。坐。下。空。冀。剛。在。和。琴。第。喁。喁。談。心。抬。起。頭。來。璧。如。叫。的。愛。琴。老。七。老。三。陪。笑。道。馬。大。少。原。來。你。也。在。一。起。我。沒。看。見。空。冀。說。你。們。縮。在。背。後。我。也。剛。纔。看。見。只。聽。得。你。在。門。口。好。像。喊。一。聲。油。在。那。裏。不。知。麻。油。呢。醬。油。你。可。要。揩。揩。那。位。尤。大。少。的。油。愛。琴。老。三。道。馬。大。少。你。又。要。說。笑。話。了。空。冀。道。那。位。尤。大。少。本。來。賣。油。郎。出。身。所。以。一。聽。你。喊。油。在。那。裏。答。應。得。很。爽。快。說。油。在。這。裏。一。座。聽。得。全。笑。了。璧。如。打。量。愛。琴。老。七。嬌。小。玲。瓏。生。得。還。不。差。跟。局。的。老。三。二。十。來。歲。年。紀。身。段。很。苗。條。個。儻。肌。肉。也。還。生。得。乾。淨。當。便。和。他。們。搭。起。着。談。了。一。陣。空。冀。叫。的。六。小。姐。先。跑。拍。拍。空。冀。肩。膀。說。馬。老。晏。歇。來。坐。坐。我。堂。唱。去。哉。說。着。飄。然。而。去。愛。琴。烏。師。到。唱。了。一。折。孤。皇。酒。醉。桃。花。宮。空。冀。又。轉。過。唱。折。青。衣。玉。堂。春。王。散。客。道。倒。瞧。不。出。小。巴。戲。大。小。喉。嚨。都。不。差。空。冀。說。小。巴。戲。不。但。大。小。喉。嚨。都。好。下。喉。嚨。也。弗。推。扳。老。七。擋。了。空。冀。一。把。仍。坐。到。璧。如。背。後。和。璧。如。說。了。一。聲。下。回。來。叫。開。了。堂。簿。弗。要。做。丹。陽。客。人。璧。如。道。曉。得。哉。老。三。也。捻。捻。璧。如。的。手。說。聲。尤。大。少。晏。歇。請。過。來。晏。歇。會。空。冀。說。笑。道。尤。大。少。手。上。的。油。給。你。揩。夠。了。老。三。嫣。然。一。笑。而。去。璧。如。道。我。手。上。

是沒甚麼油。身上要滾。有些玉樹神油。說得一座全笑了。散客又各敬了一巡酒。各人照盃吃飯。一回兒。席散。散客又問空冀道。剛纔花國大總統。怎麼說給外國人做廣告。呀。空冀道。都是言復生那批朋友幹的。玩意兒外灘有家外國人開的牛奶棚。專出產鮮牛奶。生意可也不小。一年幾十萬銀子。好做。今年春天。那牛奶棚總理和華經理。計劃推廣營業方針。華經理伍赤鳳說。非用特別方法來推廣。不成。總理說。怎樣特別方法呢。人家不相信吃牛奶不好用一個個皮奶奶頭。接到顧客嘴裏。灌的伍赤鳳道。灌雖不能灌。勸則可以勸。只要想办法出來。勸他們吃。總理道。不知你們貴國那一種人。最歡喜吃牛奶。伍赤鳳忖了一回道。我對於社會情形。不很熟悉。把我自己家裏看起來。只覺得女人最歡喜吃。尤其是堂子裏女人。頂頂歡喜牛奶。是他心愛之物。儘多儘少。裝得下一個身體。差不多是個牛奶瓶。總理笑道。你家裏可是兼營堂子生意的嗎。怎麼見得到這種情形。伍赤鳳面上紅了一紅。道。不是呀。鄙人家裏四位姨太太。三個是堂子裏討的。所以鄙人深知他們習性。總理道。哦。原來如此。赤鳳道。老實說。他們非但把牛奶當食料。還當作用品。咧。總理道。咦。牛奶怎好作用品呢。赤鳳道。我每見他們。

要臉子白嫩。每天把牛奶洗臉。總理道：「這樣子就消耗得多了。最好希望你們貴國女人洗脚也用牛奶洗澡。也用牛奶。無論浣甚麼東西都用牛奶。每個房間裏壁上裝一個龍頭像自來水一般。隨時取用。那麼本廠好大大擴充。把總廠開到敵國倫敦。造一座極高極大的屋頂花園。那園裏養幾千萬隻牛奶。汁隨時流下。裝一根地底鐵管。直達這裏。分廠由分廠再裝一根根細管。通到各戶人家。這樣子的大計劃。不是破天荒麼？赤鳳陪笑道：「密斯脫。這樣的偉略。使敵國人每天吃的也是牛奶。用的也是牛奶。不到幾年。男女肌膚都要變成雪白粉嫩。和貴國人同化了。那是受惠不淺。總理道：「現在第一步入手推廣。你說堂子裏人最歡喜那麼當然先從推銷堂子入手。你看怎麼銷法。赤鳳怩了一回道：「敵國人的心理最歡喜看榜樣。尤其是堂子裏女人看他人穿甚麼便穿甚麼。他人吃甚麼便吃甚麼。我們利用這個弱點。把全上海堂子裏的姑娘。統統叫來開一個花園羣芳選舉大會。別選幾十個又白又胖的姑娘。給他們一個牛奶。總統牛奶。總理的頭銜。叫他們在小姊妹淘裏和客人跟前鼓吹牛奶。做一個吃牛奶的鮮鮮活活。標本算是吃了我們的鮮牛奶。發胖發白的。只消這一來。有分教：十里平康。

間。盡成牛奶世界百千姊妹中。統變牛奶壺瓶。當真要房間裏裝個自來牛奶管了。……
 一番話說得總理。眼花着一雙蔚藍眼睛。只管捋着黃鬍子發笑。一回子說准照你辦法。做去愈速愈妙。赤鳳奉了總理之命。即日去找言復生等那批熟手。借一家屋頂花園。轟轟烈烈的選舉。剛才那琴第六小姐。便是當選的牛奶總統。據他們選舉的人說。六小姐曾經給外國人用五千倍顯微鏡照過。說他皮膚裏奶汁最充分。應當選他爲元首。六小姐快活得心花怒放。情願替他們牛馬走到處吹牛。你道可笑不可笑。王散客道。原來這樣子不但可笑。委實可嘆。你想不幸做了個女子。更不幸做了個妓女。還有人不饒捨他。利用他做活廣告。更利用他做外國人的活廣告。替外國的牛推銷奶汁。可嘆可憐到了極點了。空冀笑了。笑正想起身回去。忽的走進個丰姿綽約的女士來。空冀一眼瞥見。還道是誰叫的堂唱。或者茶房叫來的鹹貨。便道你找誰。誰叫你的呀。那女子臉一沈。只不做聲。走近王散客身畔。屁股一扭。坐下一傍。各人大家對他釘了一眼。鄧堅迎上叫他一聲。奚女士你那裏來。可是找你先生有甚麼要事。奚女士頓子一仰道。你們在這裏逍遙快樂。我也作興來胡胡你們的調。難道只許你們寫意不

許我來加入的嗎。我偏要來做做你們的討厭人。咧。鄧堅陪着笑臉道。誰不許來。怕你不肯來。你來了。便覺得一室生春。奚女士道。好了。你別鬼討好吧。鄧堅默然。散客對空冀。譬如介紹道。這位奚一池女士是我同鄉。現在住我家裏。從我學詩。天姿却很敏雋。可造之材。空冀陪笑對一池點點頭。一池也嬉一嬉嘴。譬如插嘴道。原來王先生的女高足。失敬。失敬。一池偏偏身子問壁如。尊姓大名。壁如道。我姓尤。叫壁如一池。道。可是人則愈還是人。未。余。壁如還沒還答。空冀代說道。是掬石子。尤一池點點頭。散客禁不住笑道。譬如兄你一生一世。掬石子不吃力麼。壁如道。現在那塊石子要拋去他了。不拋去。使我伸腿不得。委實不舒服得很。散客怔道。怎麼伸腿不得呀。空冀代說道。他一伸腿不是要變犬先生嗎。散客一池聽得全笑了一池。道。我往往見蘇州人姓尤的。不寫上一點寫作尤字。這個字不是讀作汪字嗎。本作允。通作尪。字怎麼好通尤字呢。很以奇怪。現在給你們一說。穿我明白了。散客道。可是你談笑皆學問。鄧堅也道。一池女士。你對於我們覺得開口有益嗎。一池嘴一披道。和你們一批高人在一起。當然是有益的。咧。不有益。我今天也不來了。……空冀那時拉着壁如先跑。各自回去不提。再說王

散客和女弟子奚一池等談笑一陣。直到鐘鳴二下，各自回去。房間裏只賸孫蓮渠一人住着。孫蓮渠浙江平湖人，也住在王散客家裏賣文爲活。年方弱冠，尙未娶親，性格非常忠實，不會拈花惹草。前天聽得王散客說起奚一池，也沒扳親。蓮渠心裏便存了個求偶的念頭，不知不覺熱辣辣地作事無心。茶飯少進，散客見他這樣子，猜到他五分心事，便偷偷地盤問蓮渠底細。蓮渠和盤托出，挽散客做媒。散客一口包拍。蓮渠歡喜非常，心目中已把一池認爲未來夫人。見鄧堅等和一池調心裏，恨如切齒。那天晚上，蓮渠和散客等出外開了房間，又偷偷折回散客家裏，告知一池說在亞東某號停回，你不妨來逛逛。一池吃了夜飯，當真來亞東談天。依蓮渠的意思，要想等鄧堅王川汪寒波那批人走了之後，和一池談片刻體己話。或者話得投機，便借此求婚。成其美事。無如鄧堅不識相，只管和一池打譚，使蓮渠無機可乘。只恨得蓮渠咬牙切齒，臨走蓮渠又偷偷地和一池使了個眼色，叫他慢跑。那知一池不肯留着，和鄧堅等一鬩而散。蓮渠孤眠在亞東旅館，淒涼况味，委實難受。輾轉反側，不能入夢。坐起吸支香烟，忽見房門外烘的一聲如閃電，一般令人驚魂不定。正是

最是五更眠不穩。此中情味實難堪。

不知烘的一聲是甚麼東西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公子多情暗藏避孕袋

蕭孃愛潔珍惜保安刀

話說孫蓮渠正在輾轉反側之際忽見房外電光一閃不覺目眩神搖接着一片喧譁聲好像有男子申申而詈女子嚶嚶泣蓮渠心中納罕下床開門看時只見隔壁房門口有一位面如冠玉丰神楚楚的少年給三四個汽車夫圍住毆打傍邊另一少年指揮其間聲色俱厲房內有位少婦濃妝艷裹花朵兒似的坐在床沿上垂淚一回兒那被打的少年熬不過痛苦只管哀哀求饒驚動旅館帳房走來解勸那被打的少年自知理曲願甘寫紙服辯了事旅館帳房勸他到房間裏寫服辯寫就交給另一少年纔始罷休一僕而散蓮渠眼見怪狀不知內幕怎麼一回事當拉個西崽進房敬他一支白錫包香烟問他底細西崽免不得把內幕原原本本訴說一番蓬渠驚得目瞪口呆呆原來那個少婦便是上海赫赫有名秦公館裏一位少奶奶那秦公館上海人誰也不知是個大家走出來的婦女粉白黛綠鬥勝爭妍一個勝過一個又風流又闊綽很

有許多少年子弟失魂落魄在秦府門口一年總有好幾回有人提着燈籠捧着斗在秦府門口叫喜卽此一端可見秦府婦女得享盛名的由來了單表那位少婦叫做五少奶奶這位奶奶更來得奢華出身也是吳門望族祖上在洪楊時代立過大功的五奶奶從小在上海立本女校讀過書那時還沒籍籍名後來一嫁了秦五少爺相得益彰單論他的洗澡要用鮮牛奶來洗洗手要用花露水來洗房間裏壁子全用簇新的物華葛糊着四面遍灑法國香水精誰在他屋子裏放一個屁他嚇得立刻要搬家走出來買買東西動不動便是幾百塊錢回來還說上海南京路真沒有什麼東西好買你想出去一趟連一千塊錢都化不掉還剩幾十塊錢咧譬如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貼對門他從先施出來要到永安去走過這條馬路是從來沒這規矩非得坐了汽車渡過去不成他的嬌貴如此：講到娛樂的事情五少奶奶都要幹一幹聽戲看電影跳舞吃大菜這是家常便飯不過人生最娛樂的一件事情竟是和五少爺合作以外覺得十分不方便爲了這個問題常覺美中不足後來給他發明了一個方法便是天天出來買東西其實他那裏天天買東西不過借此幹幹最娛樂的一件事情罷了這

亞東旅館裏是他老主顧他包定的那間房間裏櫥上有鏡子梳妝臺有鏡子椅子上有鏡子床橫頭有鏡子床頂上有鏡子一個人赤裸裸睡在床上仰望床頂好像也有。一個人懸着真是纖毫畢露迷樓鏡屏也不過如此電燈也特地多裝上十來盞一室通明不分晝夜五少奶佈置得這樣一間房間平常鎖着當他行宮一般以備不時之需。那一天五少奶在家裏推托買東西又來做這房間裏的臨時主人婆走進門等了一回便有個華服美少年推門進來大家一笑便在沙發上並肩坐下少年道這屋子裏鏡光照得這麼明亮你脫了衣裳連肚子裏吃的加利鷄飯都照得出來五少奶把少年腿上一塊皮揭得二寸來高罵道你這短命鬼怎麼知道我吃的全是鷄少年告饒道好奶奶今天我說錯了。你饒了我儘這樣子擱下去等回他要起不起勁。又說我貪懶五少奶格格格格笑了起來兩人全倒在沙發上一回兒又聽得那少年道好奶奶你是怕骯髒不過我今兒帶着幾隻新式避孕袋五少奶奪在手裏一看嚇了一跳說怎麼有刺的呀少年尖着嘴巴湊到五少奶耳上說了幾句話五少奶便笑迷迷不響了。過得一個多鐘頭五少奶微微喊了一聲快樂不料門沒有拴上少年方聽

得一聲快樂門外又來了一聲疙疙瘩門一開蠶擁進來三四個汽車夫隨後又是個五少爺這時五少爺怒冲冲手裏捧着一架攝影機對準沙發上配一配光拈一拈乾片又把一捲鎂光燃着鑲的一亮說夠了夠了回頭對五少奶說你幹得好事天天推說買東西原來在這裏買這一段小東西阿福阿根快把他買的東西去搗爛了讓他吃個殺饒阿福阿根奉了少爺命令當把少年一頓毒打可憐阿福把少年打一下五少奶的心蕩一蕩肉疼一疼虧得帳房先生出面調解了纔得罷休；孫蓮渠聽得西崽講出這番情形有些將信將疑問西崽道你不是五少奶奶又不是那少年怎麼知道這般詳細呢西崽笑了笑道你不常來開房間有所不知我們這裏幾個房間壁子上都有小眼子的不過這眼子在秘密地方非常開房間的幾位朋友一時找不到找到了張進去一目瞭然顯豁呈露便是他們在枕上切切私語也如雷貫耳孫蓮渠聽得眉開眼笑見那西崽一壁講一壁吸香烟一枝連枝把桌上一听白錫包吸了小半听便道我把那听香烟送給你你快快指點我看西崽快活不盡當把那听吃膾的香烟塞在白號衣袋裏不慌不忙伸手把壁上吊着一塊鏡框移過一些便露出一個細小

的眼子來。西嶽閉着一隻眼睛望了望，便指給蓮渠看。蓮渠搶着也望個仔細，說房裏沒有人呀。西嶽道：「這邊沒有人，那邊來。」又把裏床帳衣扯一扯，將壁上一小方白紙揭去，露出個小眼子也。只有錢孔大小蓮渠湊上一看，只見一男一女並坐在沙發上調笑。看他們樣子好像雙方戰雲密布，還沒有開火。蓮渠看得出神，不肯卽舍。西嶽含笑而去，替他。把房門帶上。第二日清早，王散客同王川來探孫蓮渠，敲了半天門，不見來開。很覺詫異，喚西嶽來開了門，輕輕走近床前一看，嚇了一跳，只見蓮渠像猴子翻筋斗一般伏在床當中，一個豐臀高高聳起，雙手撐在壁子上一個頭也貼在壁子上。呆若木鷄，只不做聲。散客認作夢魘，叫了他幾聲，方纔如夢初覺，張着一雙赤化眼睛對兩人望了望，道：「哎，啲原來是二位，你們怎麼沒有回去睡呀？」散客道：「蓮渠，你瞧瞧，隔壁戲瞧昏了，此刻已九點多鐘，太陽也很高了，你還在那裏做夢嗎？」蓮渠慢慢走下床來，推窗望了望，道：「哎，啲真的又是一天了，不瞞二位說，小弟昨夜非但沒有合眼，連睡也沒有睡。下衣服也沒有脫，散客道：「你癡了，這有什麼好看，值得通宵不睡？難道你自己未曾幹過麼？」蓮渠道：「自己幹那裏有看別人幹來得有趣，看別人幹，尤其是在不知

不覺間。看來得神情活現。他們極吼吼一副神氣。真正叫做自己不覺傍觀有趣。散客王川笑了一陣道。蓮渠你到鏡子裏照照自己。一張臉子活像吃死人。兔子眼睛紅得像血。面孔白得像紙。這樣看。下三天閻羅王一定要聘你做書記去了。蓮渠笑道。『牡丹花吓死做鬼也風流』。那倒不在乎。此王川道。可惜我沒見得。否則好替他們實地寫真。一定神情畢肖。散客笑道。我還記得航空學校裏大總統有個匾額。叫甚麼。『洞察俯仰』。蓮渠昨夜的行經正合着這四個字。王川笑了一陣道。這不算希奇。我也看了好幾回。有一次還見個女的。患着橫痃。那男的依然不饒。他呻吟床第。委實可憐。害我出了身冷汗。從此不敢再看散客。笑道。那麼你算得『洞見癥結』。王川蓮渠笑不可仰。一會兒西崽進來。疊被子。只把被子一揭。又不疊了。偷偷地對蓮渠一笑。蓮渠面上。一紅。走過去對西崽說了句什麼話。西崽纔始不響。走出房去。王散客何等伶俐。對蓮渠笑笑。道。原來昨夜你不但目送外加手揮。咧那『手揮目送』的活劇。只恨我不住在那邊貼壁房間。否則瞧瞧你已夠趣了。蓮渠羞得只不做聲。王川道的確。我有時候正在洞子裏。瞧別人別人也正在瞧我。那麼兩隻眼睛不約而同。接了個吻。大家總

要。暗。笑。一。回。散。客。道。有。時。候。正。看。得。出。神。忽。地。給。對。方。留。意。到。把。洞。子。塞。沒。那。要。懊。喪。
萬。狀。王。川。道。那。倒。不。要。緊。不。怕。他。用。硬。功。只。怕。他。用。軟。勁。散。客。道。怎。麼。用。軟。勁。呢。王。川。
道。最。怕。他。用。件。長。衫。一。掛。正。把。洞。子。罩。沒。你。眼。見。那。件。長。衫。飄。飄。蕩。蕩。無。法。戳。去。真。可。
惡。之。極。散。客。道。你。碰。見。過。這。回。事。嗎。王。川。道。碰。見。過。一。次。我。恨。極。了。用。一。枝。蚊。蟲。香。燃。
着。了。頭。在。洞。子。裏。穿。過。去。把。他。們。一。件。羅。紡。長。衫。上。連。燙。了。十。來。個。香。洞。方。出。我。心。頭。
之。恨。散。客。嘖。嘖。道。好。險。啊。燒。了。起。來。真。要。變。成。個。隔。牆。取。火。之。勢。王。川。笑。了。一。回。又。道。
最。看。得。真。切。要。算。四。馬。路。福。慶。里。那。幾。家。小。客。棧。他。們。那。裏。的。床。鋪。兩。房。間。貼。壁。安。設。
只。隔。一。層。薄。板。儼。如。聯。床。共。夢。每。到。五。六。月。裏。臭。蟲。上。市。連。帳。子。都。沒。一。頂。你。只。要。寫。
寫。意。意。睡。在。床。上。從。板。縫。子。裏。張。過。去。真。是。鬚。眉。畢。現。玉。體。橫。陳。不。但。有。聲。有。色。而。且。
有。味。其。味。無。窮。散。客。唾。了。口。涎。沫。搖。頭。道。虧。你。虧。你。有。此。胃。口。你。碰。得。巧。還。好。接。個。隔。
壁。之。吻。咧。王。川。道。講。到。隔。壁。吻。我。生。平。沒。有。接。過。同。業。中。有。位。哀。鵲。先。生。的。老。叔。確。乎。
接。過。一。回。那。真。是。無。巧。不。成。吻。天。賜。奇。吻。一。天。哀。鵲。先。生。在。游。戲。場。物。色。到。一。位。模。特。
兒。開。了。房。間。攝。影。剛。巧。站。上。椅。子。拍。背。影。腹。部。緊。貼。在。板。壁。上。那。模。特。兒。便。覺。得。身。體。

搖搖不定起來。哀鷗正在配光嘴裏，只說別動別動。那模特兒忍不住越動得利害，散客放下快鏡走來問他。他說實在壁上蚊蟲來得利害，那尖銳的嘴巴把我兩片嫩皮膚全戳破了。哀鷗先生不相信，在板壁上相了一回道，並沒有甚麼蚊蟲。或者壁縫子裏的隔年臭蟲，你熬一熬就好了。那模特兒仍舊站上，忍了一回，只忍不住說臭蟲不是一兩個，簡直成着羣。咧哀鷗先生發很起來，在他頭上拔下一支金挖耳，走近板壁前，把挖耳插入縫子裏，一陣亂戳亂刺，忽聽得門外喊聲，啞啞啞，啞啞啞，皮破了。哀鷗連忙住手，推門出去一看，原來是自己的叔父，不覺呆住了。叔父按住嘴唇，哭笑不得。那模特兒聽說出了岔子，連忙穿好衣服，走出一看，一個小鬍子鮮血淋漓，想起剛纔一觸一刺的情形，笑作一團。原來給他親了兩個吻去。王散客聽着笑，道：「難得有這樣湊巧的呀。」王川道：「這件事的確確海上藝術界裏，那個不知那個不曉，好算是傳為笑柄。咧散客蓮渠笑了一回。西嶽送進一張日報來，指給蓮渠看封面第一行告白，便刊着秦五少爺和五奶奶離婚啓事。蓮渠驚嘆一回，把昨晚目覩耳聞的怪劇詳細告知王川散客。各人說奇聞散客道：「我說他奇聞是說他爲了些小事情，居然鬧到離

婚纔是奇聞。要知這種事情在秦公館裏是司空見慣。不足爲奇。這回五少爺居然像吃了丈夫丸似的鬧起離婚來。要算得秦氏門中破天荒的一回事。五少爺算得秦氏不肖子。怕將來秦氏祠堂裏不容他入咧。蓮渠笑道。你別挖苦他罷。五少爺也叫不得已。否則決不肯犧牲那個花朵兒般的少奶奶。那少奶奶的確天仙化人。我見猶憐。王川插嘴道。你別稱贊罷。秦氏門中那有好東西。從前人說大觀園只有一對石獅子。是乾淨的。他們秦公館只有一盞門燈。是乾淨的。蓮渠止住他道。你說話留神些。謹防。屬垣有耳。我們和秦公館無怨無尤。好歹事不干己。去說他則甚。王川纔住了口。蓮渠叫西崽喊碗滑肉麵來。吃了一間房。問帳。昨晚已算訖。單給了西崽一塊錢酒資。散客又低聲問蓮渠道。你昨晚不是約一池女士在這裏歇宿嗎。未免太性急了。作事不好。這樣子性急的。總須按步就班。做去。古人說。欲速則不達。這男女製造愛情的事。更加欲速不來。蓮渠訕訕道。我沒有叫他一定住下。不過請他坐談片刻。互通心曲。他望望然不顧而去。未免絕我。太甚。散客道。老哥。你自己轉錯了念頭。他越是有意於你。越是要避嫌疑。昨晚許多人在這裏。十日所視。十手所指。怎好教他屏絕左右。和你談心。

後來我們一嘆而散。怎好教他留戀。不舍老哥。未免責人。不當。蓮渠默然片晌。道。不知他心中究竟怎樣。是否有我在眼裏。散客笑道。你真是個呆大。他沒有這條心。昨晚也不肯到這裏來。了他肯來到苗頭。已見你只消慢慢放出本領來。包管他服服貼貼。跟你。我是他老師。只好在無形中替你感化。要說破了。替你拉攏於我。師道尊嚴。上說不過去。蓮渠道。那真感激不盡。只是你怎樣感化法呢。散客忖了一回道。自有妙法。前天我已找出一部石頭記。給他開講了。大約講到第六回。賈寶玉神游太虛境。你的婚事一定有望了。蓮渠聽說頻頻搖首。道。太遲太遲。六回書非一兩個月講不完。那時候只好索我於枯魚之肆了。散客笑道。王道無近功。你不好性急的。蓮渠道。不對不對。非請你打一針嗎。啡針不成。散客道。不知怎樣打法呢。請你自己動手。打蓮渠道。他住在你後房。間我不便到樓上來。打還得請你老夫子下手。幫幫我忙。我將來喜酒一定用雙盃敬你。喝散客道。究竟怎樣打法。請你說個明白。蓮渠道。你聰明一世。朦朧一時。只消如此這般。一來不是有速效嗎。散客道理會得東西。必須你親自去弄給我。並且靈不靈。我不負其責。蓮渠點點頭。當下三人走出亞東旅館。往四馬路兜了個圈子。回到

火車站散客家裏蓮渠見了一池女士覺得面上有些害臊低低叫聲一池女士一池女士嫣然一笑蓮渠筋骨俱軟一回兒散客又把石頭記講了一段講的是賈瑞起淫心正講到一半鄧堅也來了坐在傍邊靜聽聽到講完不覺對蓮渠瞧了一眼嘆了口氣蓮渠問道老鄧你有甚麼氣苦這樣唉聲不絕鄧堅道我嘆世界上賈天祥太多了非得有一個個王鳳姐來制服他不行蓮渠默然鄧堅又道可見一個人淫心是起不得的一起淫心便要不得善終一池女士好像理會得微微點首散客和蓮渠只索不做聲講罷書停了一回娘姨端出飯來各人圍坐吃飯吃罷飯散客到樓上換了身衣服同鄧堅先跑蓮渠坐在家裏不走一池女士只管看石頭記目不旁矚蓮渠無所施其技直到垂晚蓮渠忍不住又到外邊走了一趟回來吃夜飯燈下蓮渠也在袋裏摸出一冊小書來陪一池女士閱看有意把本書對桌上一擱去倒茶喝一池女士無心取來一看叫甚麼繡榻野史蓮渠走來道女士你要看麼你看你看一池女士只看了三行羞得兩臉通紅攔着不看蓮渠正在表揚那本書的好處樓上王夫人走下叫一池女士睡罷一池女士趁勢走上樓去把電燈扭一扭亮走進後房剛把個枕头翻個

身忽見一件東西摺子似的扯出來有三十多幅小照片也有兩個人也有三四個人姿態生動活潑一池女士細看了一遍猜到是蓮渠弄的狡猾只是蓮渠從不上樓莫非老師放下的罷既是老師的東西不好辜負他一番苦心當下輕輕脚步走到前房將小摺子塞到王師母枕底退出房來只管自睡王夫人下樓收拾一番知照一聲蓮渠叫他當心門戶自己回上樓來安宿一池女士在隔壁聽王師母翻來覆去只睡不穩猜到這是小摺子的功效又聽樓下蓮渠也在唉聲嘆氣很覺可笑原來蓮渠囑托散客打下嗎啡針專候在下面靜聽好消息心中一想情願的認爲這一針定有奇驗一池見了三十六幅春意圖必定情不自禁下樓相就所以只把被子拍了又拍疊作兩人睡的被窩又找一瓶用賸的花露水在枕頭傍邊被子底裏亂洒整理好了一張繡榻再把自己身上修飾一番頭髮梳得光滑似漆臉子擦得雪白如霜只穿一套白洋紗衫袴洒上半瓶花露水在電燈下踱了幾個圈子又對粉壁上瞧瞧一個影子覺得身段不常不短又向面盆裏照照一張臉子覺得皮膚又白又潤心裏忖着一池女士如非是唐三藏投胎放着我這樣一個人在樓梯脚下不轉念頭否則人非草木誰

能無情想到這裏坐向榻上守候兩眼呆呆地望着。一張樓梯一煞不煞好。一會只見樓梯上也有兩隻炯炯的目光對自己。一瞟蓮渠歡喜不盡跨下榻來正待招呼。一看是隻老雄貓當把拳頭對他揚了揚。那隻貓迷也乎！一聲去了。蓮渠又坐在榻上守候不敢合眼。把樓梯上一根根撐扶手的木柱子數得清清楚楚。十三加四十七根數清了。木柱子又把樓梯傍的釘眼數個明白。那時候已是不早了。蓮渠聽得上面一無聲息。猜想一池女士莫非睡熟了麼。或者見着這玩意兒。苦塊昏迷不省人事。那倒沒有辦法想了一回。究竟色胆雖大不敢上樓。一梯之遙好像碧落黃泉。那時候蓮渠覺得腹中飢腸轆轤。忽聽門外喊賣五香茶葉蛋的聲音。浪非常清脆。趕忙下榻開門。喚進裏面檢了四個那賣蛋的拿了錢塞出門去。蓮渠正想關門。霍地闖進一個兇神似的。阿三來。鬍子蝟張。目光閃爍。伸出巨靈之掌在蓮渠肩膀上拍了兩下。說小巴戲！好來西！香來西！蓮渠驚得自瞪口呆。正想逃進裏面。一隻手又被阿三捻住。拉到大烟肉一般的鼻子上。嗅了幾嗅。又蹲下身子。捧住蓮渠雪白粉嫩的臉子。親了幾個帶毛香吻。嚇得蓮渠只喊天哪！天哪！驚動樓上王夫人和一池女士。聽得蓮渠呼救。

又不敢下樓。只把雙腳在樓板上亂蹬。喊着甚麼甚麼。阿三心裏慌着。嘴裏還說。小巴戲！來來看！來來看！蓮渠拚命掙紮。了一個阿三一放手。蓮渠奔上樓梯。喊着王師母。快些紅頭……蓮渠話沒說完。阿三把件甚麼兇器。瞄準蓮渠。揚了揚。嚇得蓮渠沒命的逃上樓去。鑽到後房間。伏在一池女士牀上。索索發抖。王夫人問甚麼甚麼。蓮渠只說強盜。王夫人嚇得逃到前房去。把電燈扭熄等了好一回。聽下面沒有聲息。王夫人喊起娘姨來。陪蓮渠下樓。檢點家具。一件不少。王夫人很詫異。說怎麼強盜來了一些。沒有損失呀。一池女士在樓梯上。撲哧一笑。道。損失的是孫先生面上。半瓶雪花膏。王夫人道。甚麼話。蓮渠訕訕的說。來的不是強盜。是個阿三……王夫人問阿三來做甚麼。蓮渠道。我也不知他來做甚麼。他進來只顧和我糾纏。只說甚麼好來西！來來看！王夫人聽說羞着。扭轉頸子。走上樓去。一池女士對王夫人說。阿三歡喜這一來。孫先生也忒會裝飾了。怪不得阿三要。看想他也叫自取其辱。王夫人笑作一團……孫蓮渠在下面。如驚弓之鳥。縮到被窩裏。吩咐娘姨把客堂裏四個茶葉蛋。取來吃了。再托他舀一盆冷面水來洗。盡鉛華。摸摸頰上一塊紅腫。大概給阿三板刷般鬚子刺出來。

的不覺又羞又恨。一回兒想到借此得和一池女士僂傍片刻一親芳澤，又感又喜，輾轉反側了一回，也就朦朧睡去了。單表王散客這天同鄧堅在四馬路華文書局坐了一回，逕往半淞園遊覽了半日，走得脚軟腿痠，晚上又到城南習藝所看放焰火，在場子裏軋散了鄧堅四處找尋，只尋不到，也便無心覽勝，走出習藝所已一點多鐘，電車尙沒停駛，搶步跳上西門電車，一摸皮夾不翼而飛，袋裏分文全無，心中急得甚麼似的，慌忙跳下電車，只得步行走到西門，再從西門走到火車站，一雙腿走得麻木不仁，又痠又痛，敲門走進房裏，和衣便睡。王夫人醒來見他這樣子，氣喘疲乏，十分疑心問他，口供散客含糊，其辭王夫人又不免責罰他，一頓不算，數還摸出那小摺子來問他爲甚麼要把這混帳東西塞在我枕底，散客呆了，呆猜到一定是一池女士移禍江東，也只好涎着臉不開口。王夫人那裏肯依，結果罰散客對證古本臨摹一套，可憐散客在夫人淫威之下，只臨得三四幅，一個人像死去一般，心裏忖着害人自害，大概因果昭彰不爽毫髮。當下一宿無話，等二日早上孫蓮渠起身修飾，了一回，直守到十二點鐘，才見散客下樓，談了一遍，昨晚阿三接吻的事，笑作一團，散客又問嗎啡針怎麼

蓮渠搖頭道：「不見效。驗散客心想這一針打歪了，你沒效。驗我正覺得大有效。驗昨晚險些死在這一針上。咧，蓮渠又道：『雖則沒有表現，甚麼特徵？我看他神情與前不同。芳心大約已經可。可這一針不能說他一些兒沒效。驗雖不中不遠矣。散客笑道：『那麼你連打一針罷。蓮渠搖頭道：『藥性猛烈，不可連打。今天還是用和緩之劑的好。散客嘆口氣道：『憑你怎麼處置他吧？只不要在我這裏破戒。觸我霉頭。蓮渠道：『那個自然……當下吃罷飯，散客出門之後，蓮渠約一池女士到馬路上逛逛。二池並不推辭，出了散客家一路邊說邊走，逕到英大馬路，走進先施公司，東看西瞧，眼花撩亂。蓮渠不敢讓一池多勾留，引着要走一池，入得寶山那裏，肯空手而回，搶着一打絲巾，問長問短。蓮渠心中怦怦跳盪，好不容易花言巧語說得他換了一打麻紗巾，四塊八角大洋。蓮渠在貼肉天津袴帶來層挖出個小紙包來，解開一看，摺疊得方方正正，一張新鈔票授給店夥。不覺得一隻手臂抖了幾抖，一池女士秋波對鈔票上一瞄，瞥見個『拾』字，忙堆着笑臉對蓮渠說：『聲破費你。蓮渠好像哭出來似的，回聲道：『這算甚麼話？店夥找了五塊二角，兩人踱出先施公司。蓮渠心想：『這張新鈔票保存到三個足月，今天打破了，索性用。

個暢快吧。好在自已一向沒有用錢機會。今兒對此美人不用錢。再說不過去打定主意。領一池女士到石路口寶利斯得咖啡店吃冰忌。濂兩人坐下一桌子。一池縐縐眉頭道。我生冷東西怕吃蓮渠。苦勸說天氣這般悶熱。喝瓶汽水是不緊的。一池只管搖頭。蓮渠衝口道。你不喝汽水。吃客大……蓮渠要想請他吃大菜。又忍住了一池說蓮渠。你身子薄弱。生冷東西也不宜多喝……蓮渠聽說百節百骨頓時鬆了一鬆。補足上一句話道。我不要緊。你吃客大菜吧。一池女士道。我吃大菜。那末你也吃大菜。陪我蓮渠吐了口氣道。我那裏吃得下。你別客氣吃吧。我吃冰忌。濂陪你一池不響。西崽走來。蓮渠吩咐一客公司菜。一客冰忌。濂西崽答應自去。不一回先送上一客冰忌。濂蓮渠一口氣吃了。坐着呆呆地看一池女士。一道一道吃大菜。大菜來得很慢。好容易吃到布了一池女士。只吃得一口。攔着銅匙說吃不下了。蓮渠嚥了口唾沫道。你不吃討好了。西崽一池道。那末你替我吃了。吧。蓮渠不辭吃一個光。西崽走來把帳單給蓮渠一看。一塊二角半。當給他兩塊錢。只找出七毛小洋。五個銅元。蓮渠駭然道。怎麼大洋變了。小洋。西崽陪笑道。對不住這裏外國規矩。一塊錢只作十毛小洋。蓮渠憤然道。我們

中國人不懂甚麼外國規矩。你還我一塊錢。我給你二角五分。銅元西崽沒話說。還給蓮渠一塊錢。蓮渠照數給了。走下樓來。一手伸在袋裏數洋錢。還賸四塊大洋。八個銅元。心想。我不和他爭。不是要少塊大洋嗎。足見那些市儈不能不和他斷斷較量。這時一池女士道。此刻我們往那裏去。蓮渠道。你歡喜那裏。我陪你到那裏。一池女士說。辰光還早。我們半淞園逛一回吧。蓮渠很贊成。喜形于色。道。半淞園我很願意陪你走走。一池女士道。怎樣去法呢。蓮渠道。路徑我再熟悉。沒有從日昇樓趁五路電車到西門三等。每人六個銅元。再從西門趁高昌廟電車到園門口。普通每人八個銅元。一池女士冷笑一聲道。這樣子麻煩。那是我不去了。要去除非雇輛汽車。直達園門口。趁電車轉轉折折。那是我不慣的。蓮渠聽說心裏盪着。只不做聲。一池女士又道。要去早。好在園裏喝碗茶。談談天。晏去了。轉一轉就走。很乏味。蓮渠想到在園裏談天。不免興致又提高起來。當同一池走到四馬路口。一家汽車行。一問說。轎車接送。半淞園大洋四元。酒資一元。蓮渠摸摸袋裏。只不答應。拉着一池道。我們往愛多亞路叫去。這邊來得便宜。一池跟他走。經過東新橋。那裏一池碰見個朋友。站在路傍。談話。蓮渠乘機溜到。

弄堂口一家小押店裏褪下中指上一隻金戒指只押得兩塊四毛錢匆匆走出弄來。又在烟紙店買了一匣仙女牌香烟吸一枝走到馬路上見那朋友已走一池正在探頭探腦蓮渠喚他一聲同到愛多亞路亨利汽車行一問價格相同蓮渠也不再計較。扶着一池塞進汽車裏汽車夫搖一搖汽開足馬力風馳電掣而去蓮渠生平第一遭坐汽車一個身子直挺挺躺在車廂裏像死屍一般心裏快樂得說不出平常羨慕汽車開得快那時候希望汽車開得慢好使路人瞧得清楚自己坐的是摩多卡或者碰見幾位朋友讓朋友看看我坐汽車好不有面子可惜不多一刻已到半淞園門口只得挨步走下車來一池吩咐車夫准六點鐘來接車夫答應一聲開回車行去蓮渠買票入內兩人四下兜了個圈子便在亭子裏喝茶一叵子蓮渠想起一張新鈔票一隻金戒指心裏覺得有些不自在起來坐着呆呆不響一池不免引逗他道蓮渠你在那裏上甚麼心事呢蓮渠觸機着嘆了口氣道我正在想我自己身世可憐今年二十三歲了爺娘死後飄零海上覺得沒個知心着意的人扶助我成家立業心裏一塊石頭總難放下最好……最好……蓮渠說到這裏嘴脣皮顫了幾顫兩月桃花灼灼的臉子上

又。像。哭。又。像。笑。變。化。不。定。一。池。女。士。那。會。不。懂。他。的。神。情。低。垂。粉。頸。閉。了。閉。眼。睛。道。你。的。心。事。我。明。白。了。只。是。你。要。自。己。忖。度。忖。度。自。己。的。生。活。問。題。有。結。婚。能。力。麼。蓮。渠。道。女。士。你。說。能。力。不。知。怎。麼。一。個。界。限。一。池。道。換。句。話。說。你。的。進。款。夠。我。使。用。麼。老。實。講。我。嫁。個。丈。夫。總。想。依。傍。丈。夫。樂。一。世。永。久。不。生。經。濟。上。的。恐。慌。蓮。渠。暗。想。一。池。女。士。的。生。活。程。度。和。自。己。賣。文。鬻。稿。的。進。款。數。目。相。差。甚。遠。不。覺。爽。然。若。失。一。顆。心。冷。了。半。截。一。池。窺。察。神。情。不。對。忙。下。一。轉。語。道。不。過。我。的。慾。望。也。並。不。過。奢。只。消。有。吃。有。穿。場。面。上。不。坍。臺。蓮。渠。笑。道。那。就。容。易。辦。了。你。允。許。到。我。我。總。使。你。稱。心。適。意。一。池。道。你。能。夠。使。我。稱。心。適。意。我。自。然。答。應。你。的。蓮。渠。聽。到。這。裏。一。塊。石。放。下。歡。喜。不。盡。一。回。兒。又。低。低。問。一。池。訂。婚。的。手。續。怎。樣。一。池。道。這。也。不。過。形。式。而。已。兩。下。交。換。隻。戒。指。就。算。了。蓮。渠。道。那。麼。你。喜。歡。甚。麼。樣。子。的。戒。指。我。明。兒。到。楊。慶。和。兌。去。一。池。忖。了。忖。道。現。在。外。邊。通。行。鑽。石。戒。指。你。去。兌。一。隻。不。必。過。於。大。兩。三。克。拉。重。的。就。是。了。蓮。渠。問。大。概。要。多。少。價。錢。一。池。道。至。多。不。過。二。千。元。光。頭。推。扳。一。些。還。不。消。二。千。蓮。渠。聽。說。暗。暗。抽。口。冷。氣。心。想。二。千。塊。錢。賣。小。說。要。寫。二。百。萬。字。每。天。寫。一。千。字。差。不。多。七。年。纔。寫。得。成。我。要。

等七年以後。方好訂婚。訂婚以後。還要籌備結婚。一切用費。哎呀。起碼到六十歲纔得成其美事。那時候。年紀一把。還能生男育女嗎？想到此。聞不禁萬念俱灰。另外想出個新主義來。那個主義。便是叫做『獨身主義』。一池看了。看手錶。道。辰光不早。我們再去兜個圈子回去吧。蓮渠無精打采。站起身來。陪同一池。四下踱了一回。正想走出園去。忽見鄧堅獨自闖進園來。一見蓮渠。等便笑。嘻嘻的道。你們寫意在這裏。攜手同游。蓮渠招呼一下。重新折回裏面。坐下。啜茗。鄧堅和一池。水乳交融似的談心。早把蓮渠氣得發昏。一池覺得不好意思。假意對蓮渠說。你去瞧瞧。汽車來沒來。蓮渠道。此刻六點鐘已過。怎會不來。一渠道。你去看了來。報告我們。蓮渠只得挨步走出園門。心中恨如切齒。見汽車夫迎上前來。跳進車裏。便去這一來。蓮渠以爲報復。一池其實成全了鄧堅。鄧堅和一池。直談到太陽落山。不見蓮渠。猜到他的恨氣走了。對一池說。蓮渠豈有此理。不該拋錨。放我們的生。一池憤然道。他難不殺我們的。我們有兩條腿。在身上。咧當下。出得園來。鄧堅。湊趣。雇一輛野鷄馬車。逕往孟淵旅館。完成了蓮渠未竟之功。第二日。早上一池女士。先回到散客家裏。見了蓮渠。沈下臉。一睬不睬。逕上樓去。蓮渠好。

不心痛。直到午後鄧堅買了一隻不知幾克拉重的鑽戒來。和一池訂婚。不料被一池察出這隻鑽戒是畫錦里貨品。只值二角小洋。當下氣昏了。把他丟到馬路上。和鄧堅哭吵起來。鄧堅急得無路可走。虧得散客從傍解勸。鄧堅纔能脫身。鄧堅去後。一池依舊悶悶不樂。淚珠雙拋。散客只顧好言慰藉。晚間散客夫人忽在樓梯上察見散客和一池相抱接吻。嗚嗚有聲。不覺醋火中燒。跳下樓梯。把一池兩記耳括子。驅逐出門。從此一池女士只好過他的浪漫生活……這裏孫蓮渠嘲笑鄧堅。鄧堅埋怨王散客鬧了好幾天。據散客說。當時並不是和一池接吻。是替一池舐乾粉頰上的淚痕。未知孰是。本書只好存爲疑案。孫蓮渠無妄之災。把一張新鈔票換了張新當票。半腰裏給鄧堅一湊全功。盡棄不過。鄧堅那晚也化到十三塊六角。買得一池兩句評語。說鄧堅筆下的文章彷彿新聞記者做時評。一味輕描淡寫。不着邊際。這評語氣得鄧堅投筆而起。從此不敢妄想。這是閒話。撇過不提。單表王散客自從一池走後。每天又空出一個鐘頭。講石頭記時間。格外覺得空閑無事。不免在外徵逐。一天晚上。馬空冀來訪。同往新利查吃大菜。又請了兩位客。一位沈衣雲。一位古禹公。席間又叫了愛琴琴第

兩個局琴第來得很晏到新利查各人已吃罷大菜空冀問琴第那裏轉過來琴第道此刻在白克路朱公館來所以累你等夠了空冀道你不來我們到你房間裏找你了琴第道很好我們一同走罷認認我們小房間那是再好沒有空冀道你房間裏可有花頭琴第說房間空着沒有花頭空冀道那麼你先走我們一定來琴第當真先走空冀等會過帳也就下樓逕到汕頭路走進琴第房間一間六小姐還沒有到小房間門帘下着空冀等便在大房間裏坐下自有娘姨大姐送茶敬烟招呼着一回兒琴第回來空冀道六小姐你又轉了那裏一個堂唱琴第道便在新利查下面八號裏坐了坐說着便引衆人小房間裏坐大姐阿珠道小房間裏有客人琴第問是誰呀阿珠道那個有鬍子的言大少琴第道哦言大少在裏面麼說着走進房去空冀聽說言大少猜到是言復生也跟着琴第走到門口在門縫子裏一張只見言復生站在面湯檯前對着鏡子修鬍子琴第一見連忙把復生手裏一柄保安刀奪下塞到梳裝檯屜子裏復生道怎麼！怎麼！我只修得半片鬍子咧琴第羞紅着臉對復生瞅了一眼道這東西可是你用的麼復生想了一想不禁喊聲哎喲你怎不早些回來對我說個明白

咧。話。猶。未。了。闖。進。一。個。人。來。復。生。見。是。馬。空。冀。便。道。老。馬。你。那。裏。來。空。冀。道。我。特。來。參。觀。你。修。鬚。子。呀。復。生。羞。紅。着。臉。說。不。出。話。來。空。冀。一。陣。狂。笑。道。六。小。姐。你。那。柄。保。安。刀。原。來。和。言。大。少。合。用。的。琴。第。更。羞。得。鑽。到。床。當。中。去。格。格。格。笑。個。不。休。這。時。外。邊。又。走。進。三。位。朋。友。來。問。甚。麼。保。安。刀。呀。復。生。又。是。一。怔。正。是。

西子何曾蒙不潔 檀郎深悔奏金刀

不知六小姐爲甚麼珍惜這柄保安刀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戀愛問題兩張懸河口 拜金主義一塊活招牌

話。說。言。復。生。在。琴。第。房。間。裏。刮。鬚。子。一。柄。保。安。刀。忽。被。琴。第。搶。去。說。這。柄。刀。不。是。你。用。的。復。生。一。想。不。是。我。用。定。是。你。用。不。覺。喊。聲。哎。喲。糟。了。這。時。馬。空。冀。沈。衣。雲。王。散。客。古。禹。公。見。小。房。間。裏。是。言。復。生。彼。此。熟。悉。絡。繹。走。進。房。間。和。復。生。打。譚。復。生。只。剃。得。半。月。鬚。子。坐。在。沙。發。裏。出。神。空。冀。對。他。說。老。哥。你。刮。鬚。子。也。該。問。問。清。楚。這。刀。用。得。用。不。得。便。不。至。于。觸。這。個。霉。頭。你。難。道。不。知。六。小。姐。是。個。有。潔。癖。的。人。每。宵。要。把。全。身。汗。毛。刮。過。一。遍。的。麼。復。生。吐。口。氣。道。也。是。我。一。時。粗。心。怪。不。得。誰。空。冀。等。笑。作。一。團。復。生。問。空。

冀從那裏來空冀述了一遍又提起前天平安公司屋頂的事問復生怎麼一響不響溜之乎也復生支吾着空冀道你別瞞我吧你那天同婉珍女士開房間可是我已調查得清清楚楚復生楞了楞道也教沒有法想到那其間欲罷不能空冀笑了笑道算你有胃口只是此人不好惹潤格很貴毫無情面復生道對啊此人真絕無情愛之可言只把金錢爲目的空冀道你前天一度怕耗費不貲一百元出關沒有復生道還好打了個對折空冀道算你資格老到尋常非百元不辦復生道這項便宜貨我下回再不要塌……正說時小大姐來叫復生有電話復生去聽了來說趙鳳梧昨天從南京來住在一蘋香十四號此刻打電話來叫我去我這副樣子怎好去見他空冀兄你同衣雲兄去伴伴他罷衣雲道他怎會曉得你在這裏復生道剛纔我有請客票去招他他沒有來他見了請客票便知道我在這裏空冀道復生你快到理髮店去修修鬍子罷我們先到一蘋香你修好鬍子便來復生道也好空冀等走出琴第房間禹公散客不往分別回去空冀引衣雲到一蘋香十四號見了趙鳳梧敘談一回已是十一點鐘空冀先走鳳梧留着衣雲談天衣雲問鳳梧在南京興致如何鳳梧道現在要算規矩了

酒也不喝。嫖也不嫖。衣雲道：「我不相信鳳梧道的確。我近來覺得神筋衰弱，醫生要我戒酒。我只好涓滴不飲。至于酒字下面那個字不瞞你，說新近又受了一番刺激。實在覺得乏味之極了。」衣雲道：「我正要問你去年新結合的那位洛妃怎樣了。」鳳梧道：「不必再談。當初我和你吃醋，很對不起。你現在此人野性難馴，又琵琶別抱去了。」衣雲道：「怎麼說法？難道洛妃愛情不專一，到如此鳳梧搖頭道：「不可說我的初衷。一心想提高他的人格，因為他哥哥也是一位教育家，並且和我要好。妹妹做神女生涯，未免說不過去。當便送他到松江鄉間一所公立女校裏住讀，一切學費用費由我擔任。我在南京每逢禮拜回來，望望他，這不是再好沒有的事。那知他過慣了浪漫生活，再不能過學校生活。特地趕到南京來告訴我，校長管理太嚴，舍監約束太緊，不願再進那所學校。我逼他去，他哭着吵着抵死，不依沒法。我又送他到上海民主女校。一個月以後，得校長報告說他時常不告假，擅返松江。我還道是他望望兄弟，那知松江有人來報告我，說洛妃新近又和一位姓王的打得火熱，叫我不再去做瘟生。我聽得這個消息，即忙寫信給校長，不容他再到校裏。從此以後，他便和我一刀兩段。我又增了一層經

驗。覺。得。天。下。女。子。骨。相。微。賤。的。憑。你。怎。樣。設。法。提。高。他。人。格。總。也。提。高。不。來。你。要。提。拔。他。到。天。堂。裏。他。掙。紮。着。只。管。向。地。獄。裏。鑽。使。提。拔。的。人。枉。費。心。機。用。力。不。出。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一。件。事。……鳳。梧。說。着。連。嘆。了。兩。口。氣。……衣。雲。道。照。你。說。法。那。洛。妃。無。造。就。之。可。能。現。在。不。知。怎。樣。了。鳳。梧。道。現。在。聽。說。和。那。姓。王。的。同。居。了。諒。來。也。不。會。久。長。衣。雲。道。那。麼。老。哥。失。諸。東。隅。還。想。收。諸。桑。榆。嗎。鳳。梧。道。以。後。再。不。敢。作。非。分。之。想。便。是。逢。場。作。戲。也。要。換。個。宗。旨。隨。手。拈。來。隨。手。舍。去。不。給。情。絲。裊。着。衣。雲。道。那。麼。你。此。次。來。滬。還。想。尋。樂。趣。麼。鳳。梧。道。堂。子。我。再。不。要。逛。除。堂。子。以。外。有。甚。麼。祕。密。窟。觀。光。觀。光。倒。也。不。妨。衣。雲。道。堂。子。以。外。除。非。肉。林。這。種。地。方。我。也。去。過。好。幾。回。只。沒。有。留。戀。過。鳳。梧。道。你。認。識。何。妨。引。我。去。廣。廣。眼。界。衣。雲。道。那。麼。我。同。你。到。一。百。四。十。號。走。一。批。吧。鳳。梧。鼓。着。興。致。同。衣。雲。走。下。樓。來。各。叫。一。輛。黃。包。車。逕。到。雲。霞。路。二。寶。那。裏。二。寶。見。了。衣。雲。已。想。不。大。起。衣。雲。道。你。還。記。得。一。天。同。馬。先。生。來。和。樓。上。姓。王。姓。鄧。的。爭。吵。險。些。打。得。落。花。流。水。這。回。事。嗎。二。寶。想。起。道。你。原。來。是。沈。大。少。二。層。樓。請。坐。衣。雲。同。鳳。梧。上。樓。二。寶。陪。笑。問。鳳。梧。尊。姓。鳳。梧。說。了。衣。雲。道。二。寶。現。在。小。阿。因。彩。雲。那。裏。去。了。二。寶。道。闍。王。伯。

伯牽記去了。苦的屍骨也沒還。鄉衣雲道：「不是同一位姓王的客人，鬥氣去的。」二寶道：「不錯，便是那天認識的叫甚麼王川，王川替他贖了身小房子，租不到三個月，便給王川老子知道了，吵得北斗歸南，後來彩雲恨氣跟人，到廣東不料死在路上。」衣雲道：「這一番書我已完全知道，不必再提。現在不知可有好貨？」二寶道：「好貨真多，看在我眼裏肥也好，瘦也好，長也好，矮也好，不知你們合意不合意？」衣雲道：「你叫來再說。」二寶道：「現在在坐莊的，沒有統要外邊去叫來，不知你們喜歡那一派？」衣雲問鳳梧道：「你喜歡甚麼樣子？」學生派呢？閨秀派還是倡妓派？鳳梧道：「我一無目的，隨他們揀好叫來便是。」二寶道：「那麼我替你們叫兩個清水貨人來。」衣雲道：「很好，你只管叫來。」二寶下樓吩咐：「姑娘叫去，不一回來了。」個身段苗條，臉兒瘦削的姑娘，低着頭，只不做聲。衣雲道：「這裏坐呢？」那姑娘只管站着，姑娘走來問道：「這位好嗎？」衣雲道：「好不好還沒細看，你叫他坐坐。」再說，姑娘便拉那姑娘坐下。衣雲一傍，衣雲和鳳梧兩雙眼睛釘了一下，說功架還不差，可惜太瘦，削少丰韻，未免楚楚可憐。姑且叫姑娘留下，又命再叫一位出色當行的來。姑娘答應，自去。衣雲問那姑娘叫甚麼名字？那人道：「我叫愛媛。」又問他住甚

麼地方他說住九畝地。衣雲拉住他手和他膩了一陣。房門外又來一人一張瓜子臉。在房門口透了透。便想縮出去給鳳梧一眼。瞧見迎了去。叫道：「咦！你不是從前民和里謝綺娟老七嗎？怎會也到這裏來呢？」老七緋紅了臉，低頭不語。鳳梧老實不客氣，將他一把拉了進房。按他坐下一，並娘姨問那人好嗎？鳳梧道：「好極好極，你把我五年前老朋友都找到了，那有不好之理？」娘姨笑了，笑走開去。衣雲問鳳梧：「當真老朋友麼？」鳳梧說：「誰哄你？五年前他在民和里叫謝綺娟，我叫了他一節工夫，唱很要好的衣服。」雲道：「那麼此行不虛，真所謂他鄉遇故知。」鳳梧道：「倒不是啊，幾年以來踏破鐵鞋無覓處，今宵得來全不費工夫。」老七聽說，只不做聲。衣雲又問鳳梧：「從前發生過關係嗎？」鳳梧搖搖頭道：「不瞞你說，從前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未曾一親芳澤。今宵在這里相逢，却也意想不到。」衣雲道：「照你說法，今天一面不容易得，那麼你儘管真個銷魂盡此一宵未了之緣吧。」鳳梧沒有答應。老七猜到有八分留意，心花怒放，着和鳳梧舊事重提，滔滔不息的講談。鳳梧問他：「怎會弄到走這個門口？」老七搖搖頭道：「一言難盡，總之年輕時候不懂什麼，吃小白臉的虧，不知不覺弄到這步田地。」鳳梧奇怪着問問他：「怎麼吃

小白臉的虧不妨講我聽聽老七道說來心痛當初和小白臉心熱的時候只講甚麼愛情甚麼義氣全不顧着金錢一到愛情失了愛義氣也就沒了義只賸氣說不定半世要受金錢的壓迫這也叫自作自受不能怨恨別人的當初我在馬上要討我回去的也不知有多少我不是嫌着老便是說沒有愛情後來有個汽車行小開叫金老二天天來做花頭和我親熱要好這當兒他差不多肯割下頭顱來給我做湯器我的一顆心也就給他收買了去要好到不滿一年我便無身價無條件嫁了他那知他只想我的首飾存款我二三千銀子東西到了他鐵箱裏去他就此換了一副面目對我氣得我一場大病他把我送進醫院趁我病重的時候把家裏一切東西拍賣乾淨捲了現款不知去向你想講愛情講義氣的結果原來這樣人家只說妓女捲逃妓女淪浴現在翻了個身怕天不世界少聽見的吧鳳梧道確有這種事麼真豈有此理那時衣雲叫的愛媛嘆口氣道這種情形上海真多真多便是我也害在小白臉手裏……衣雲笑道你們都是過來人今兒講講各人的身世倒也有趣鳳梧道你別打斷他話頭讓他講下……愛媛喝了口茶慢慢講道我從未踏進堂子門當初在嘉定家裏爺娘死掉

賸我們姊妹兩人。妹妹年紀還小，我也不過十六歲，不知不覺被隔壁一位十八歲的少年誘惑了，領到我上海住了一個多月。我心裏熱得不得了，好像一天不見他便不得過去。當時硬硬手段把妹妹送到外婆家去，自己捲了細軟東西，重到上海和那少年同居一年。多吃完用完，那少年見我沒有開銷，便溜回嘉定，可憐我拆了這個爛污不能再回家裏。那時虧得有個二房東把我介紹給一位廣東老做偏房，那廣東老性子很好體貼，我到十分他做土生意的手裏，很有一兩萬財鈔。家裏又不在上海，一切由我當權，那是再好沒有的了。誰知不到二年，廣東老死掉，我替他成殮之後，手裏還賸七八千現款。假使省吃省用，也很可以過活的了。不知怎樣，我又心活起來，姘識了一個新劇家，耗去一半，連忙覺悟，重新姘一個中學堂裏的學生。那學生不比新劇家天天和我講愛情，講戀愛，信誓旦旦，生死不渝。我也一心想的對他，那知不到一年，他娶了親，不再來望我。一望了那時我心裏火發一陣，揮霍把所有積蓄全數用完。完了錢，沒有法想，便做這行生意。現在看穿一切，天下最靠不住的，便是男子口裏說的甚麼愛情，戀愛他們叫你愛人，叫你心肝，都不是叫你本身。是叫你的銀子鈔票，你

有銀子鈔票就夠得上做他愛人做他心肝用完了銀子鈔票你倒轉去叫他也要趁高興纔肯答應你……老七插嘴道倒不是呀愛情靠不住只有金錢所以我們下半世再不相信愛情兩個字專講金錢俗語說『有奶便是娘』我們換句話講叫做『有錢便是夫』只消你有銀子鈔票給我不管阿土森阿木林都是我的恩相好誰和我講愛情戀愛我就翻袋袋底給他看使他曉得我身無半文癢了肺管不來和我胡調你道這句話對嗎……鳳梧衣雲聽得呆了鳳梧笑對衣雲說這幾句話說得入木三分本來妓女無情然而不論那個妓女決不肯直截痛快發表他們倆竟和盤托出一個金錢主義來好算不可多得衣雲道痛快算得罵盡一切愛情兩個字一到他們嘴裏便覺可鄙可嘆照此看來簡直一輩子無恥少年假着愛情兩字在那裏行騙莫怪要造就他們一個金錢主義來鳳梧道他們今天那番話假使給一輩子講戀愛問題的朋友聽得了一定要氣得個半死半活好在我們此來不講情愛專爲發揮肉慾的儘管他們不講愛情好了……老七道趙大少的話對啊真正是原諒我們到底了我們最討厭有一批酸溜溜的朋友到這裏來化掉拾塊八塊錢死活要講愛情肉麻不出

一度之後。下次再來。便。噁。噁。切。切。的。要。問。這。幾。天。裏。可。想。念。他。可。慙。歪。他。我。氣。不。過。了。對。他。說。想。你。的。你。不。來。我。要。生。相。思。病。咧。他。纏。錯。了。以。爲。我。真。的。想。他。頓。時。一。顆。心。七。上。八。落。放。不。下。來。可。笑。不。可。笑。其。實。我。們。對。于。一。度。兩。度。的。客。人。莫。說。隔。幾。天。只。消。房。間。裏。出。來。走。到。馬。路。上。已。不。認。識。了。那。裏。有。這。一。副。好。腦。筋。記。得。起。客。人。的。面。長。面。短。至。於。說。要。想。念。他。那。還。想。得。一。想。無。論。如。何。沒。有。這。回。事。情。所。以。客。人。要。和。我。們。講。愛。情。是。客。人。的。根。本。差。誤。：。愛。媛。道。有。一。批。客。人。自。己。根。本。錯。誤。了。還。要。罵。我。們。只。講。金。錢。主。義。不。講。神。聖。愛。情。玩。着。一。無。趣。味。我。聽。了。他。這。幾。句。話。反。詰。他。道。你。是。講。愛。情。的。你。夫。人。大。概。也。講。愛。情。的。愛。情。貴。專。一。你。怎。麼。肯。辜。負。了。夫。人。的。愛。來。移。愛。於。我。呢。你。夫。人。這。樣。純。潔。的。愛。你。也。不。曾。得。你。還。愛。莫。說。要。我。們。楊。花。水。性。的。人。來。愛。你。我。們。個。個。要。愛。愛。不。得。一。愛。只。有。把。不。專。一。的。愛。去。對。付。不。專。一。的。人。他。們。聽。我。的。話。竟。沒。有。回。答。我。我。又。道。你。說。我。只。講。金。錢。主。義。我。最。好。不。要。你。們。金。錢。可。是。愛。情。不。好。當。飯。吃。不。好。當。衣。穿。平。日。要。吃。要。穿。不。好。不。講。金。銀。你。以。爲。我。要。了。錢。便。非。真。愛。便。覺。沒。趣。那。麼。你。家。尊。夫。人。不。要。你。錢。真。心。愛。你。怎。麼。你。也。覺。沒。趣。要。出。來。尋。花。問。柳。呢。他。更。沒。有。

話。回。答。我。：。老。七。道。總。而。言。之。客。人。用。掉。幾。個。錢。尋。尋。開。心。我。們。拿。客。人。幾。個。錢。引。客。人。開。開。心。其。餘。都。是。假。的。甚。麼。愛。情。都。是。騙。騙。人。罷。了。：。鳳。梧。笑。道。你。們。一。搭。一。擋。自。拆。衙。門。倒。也。拆。得。利。害。不。怕。客。人。不。上。門。來。嗎。老。七。道。我。們。這。裏。不。比。長。三。堂。子。簡。直。不。用。把。愛。情。來。做。野。人。頭。賣。裝。甚。麼。幌。子。好。在。客。人。到。這。裏。來。講。愛。情。的。究。竟。少。數。這。裏。硬。碰。硬。講。愛。情。是。這。樣。不。講。愛。情。也。是。這。樣。好。算。得。老。少。無。欺。貨。真。價。實。：。衣。雲。聽。得。笑。作。一。團。笑。定。了。道。老。七。你。們。一。張。嘴。倒。也。可。以。的。了。着。實。弗。推。扳。老。七。道。不。是。這。樣。也。不。能。走。這。個。門。口。走。這。個。門。口。第。一。要。嘴。講。老。第。二。要。身。體。好。第。三。要。招。子。亮。衣。雲。道。像。你。老。七。件。件。俱。能。這。裏。好。算。得。是。個。領。袖。人。物。：。鳳。梧。這。時。翻。覺。得。赧。赧。然。不。敢。問。鼎。衣。雲。拉。鳳。梧。到。外。邊。問。他。去。留。鳳。梧。道。留。的。規。矩。不。知。怎。樣。衣。雲。道。我。也。從。來。沒。有。留。過。只。聽。空。冀。說。這。裏。比。平。常。肉。林。高。一。級。留。宿。一。夜。至。多。不。過。十。塊。錢。也。儘。夠。了。好。在。主。政。二。寶。曉。得。我。們。是。馬。先。生。的。朋。友。決。不。會。敲。竹。槓。你。有。意。思。留。下。何。妨。鳳。梧。還。遲。疑。不。決。道。照。今。天。這。般。巧。遇。非。留。不。可。只。是。萬。想。不。到。他。墮。落。到。這。般。田。地。我。當。初。在。長。三。上。想。不。到。手。今。兒。在。這。裏。吃。現。成。食。未。免。太。沒。面。子。罷。衣。雲。道。我。不。這。般。

想他在生意上搭架子。到這裏來。應該報復這裏。不報復。再沒有機會了。鳳梧道。好今天。決計留下。不過軍餉不充。要乞諸隣國。衣雲道。我有十塊錢。你用了。再說。鳳梧接了。膽爲一壯。先進房去。衣雲叫娘姨來。給娘姨兩塊錢。打發愛媛回去。又命留下老七。趙先生給他十塊錢。大概差不多吧。娘姨笑道。很好。十塊錢。他不會爭了。衣雲責任已盡。走進房去。對鳳梧說。知便想告辭。鳳梧道。你且慢去。老七要回去。一趟再來。你陪我片刻。衣雲祇得坐着。老七掠掠鬢髮。飄然而去。衣雲和鳳梧談了一刻鐘。聽得樓梯響。老七換了身家常衣服。走進房來。對鳳梧嫣然一笑。鳳梧拉他坐下。衣雲道。春宵一刻值千金。你們好就此歇宿罷。我失陪了。說着。走出房門。鳳梧送到樓梯傍邊。問衣雲住那裏。衣雲道。定定里。七號。明天早上我來找你。便是。鳳梧道理會得。衣雲走下樓來。出一百十四號。見馬路上已冰清水冷。黃包車也沒一輛。祇得步行。着一路慢吞吞。踱到法大馬路。忽見鳳梧也在後面趕來。衣雲驚問道。你不是鳳梧嗎。怎麼還不睡呀。鳳梧囁囁道。我還有件未了之事。不得不去幹一幹。衣雲怪問。有甚麼緊要事。值得辜負香衾。在風露中奔走。咧。鳳梧道。我心有所危。不能成夢。非去幹一幹。不安。衣雲道。你究竟

到甚麼地方。此刻半夜已過，還能幹甚麼事。鳳梧半吞半吐道：「找一位朋友做醫生的衣雲，更加疑惑道：『此刻決非訪友時間，你找他究竟有什麼要事？』」鳳梧給衣雲逼急了，邊說邊走，訕訕的道：「實不相瞞，我到白克路找朱芙鏡醫生打針去。」衣雲一怔道：「甚麼鳳梧又說打針？」衣雲笑道：「你打甚麼針呢？」鳳梧楞了一楞，道：「打打六零六。」衣雲詫怪着道：「你好好一個身體，怎麼半夜三更要打起六零六來呢？」不是笑話嗎？」鳳梧站定了，脚步嚙口唾沫，鄭重其詞告訴衣雲道：「老哥，不瞞你說，我的胆子再小，沒有剛纔本來已在香夢之中，忽的摸到老七身上，遍體都是累累瘡疤，那裏還敢親他。芳澤想了半天，想出主義來，梅毒和六零六對頭待我，先往醫生那裏預打兩針六零六，然後親近他。他便是有梅毒，也不致侵入我皮膚裏來。即使毒菌停了進來，我有六零六藥汁抵住，他不是萬無一失的事嗎？」你道我這個主義通不通？這也叫未雨綢繆，先發制人。衣雲聽說笑不可仰，心想：「天下自有這般一思想情願的人，笑定了。」對鳳梧說：「你別發獃吧。你那裏傳來這個方法有了？這樣子取巧方法，梅毒要斷種了，無論如何沒有預打六零六的道理。老哥，你快快去睡吧，要打針明天打不遲。一夜工夫，便是有梅毒傳染也。」

決。不。會。發。作。你。放。心。好。了。鳳。梧。還。遲。疑。不。決。蹙。着。雙。眉。道。你。說。不。能。預。打。那。麼。今。夜。怎。禁。得。他。瘡。痕。滿。目。呢。衣。雲。笑。道。你。怕。他。瘡。痕。何。妨。不。要。舉。動。作。長。夜。談。鳳。梧。無。精。打。采。冷。冷。的。回。聲。也。好。那。麼。明。天。再。見。你。明。天。早。些。來。探。我。衣。雲。道。理。會。得。鳳。梧。返。身。挨。步。回。去。衣。雲。一。路。走。一。路。暗。笑。他。怎。麼。鳳。梧。只。會。做。文。章。不。懂。這。些。常。識。的。呢。這。種。預。打。六。零。六。的。笑。話。堪。入。笑。林。廣。記。不。知。他。怎。會。想。出。這。個。法。子。來。不。能。不。算。他。聰。明。絕。頂。了。當。下。邊。想。邊。走。回。到。定。一。里。敲。門。進。內。一。宿。無。話。第。二。日。清。晨。衣。雲。還。沒。起。身。霍。地。有。個。男。傭。人。送。張。條。子。到。衣。雲。家。裏。衣。雲。披。衣。起。身。一。看。是。鳳。梧。寫。的。催。衣。雲。速。去。隨。帶。番。佛。十。尊。衣。雲。回。說。卽。來。傭。人。自。去。復。命。衣。雲。心。想。這。位。先。生。不。知。又。鬧。出。甚。麼。笑。話。這。樣。急。于。星。火。的。催。着。我。去。當。下。吃。過。點。心。匆。匆。忙。忙。趕。到。雲。霞。路。一。百。十。四。號。上。得。樓。來。見。鳳。梧。正。在。洗。臉。老。七。還。戀。着。香。衾。沒。有。起。身。衣。雲。坐。在。沙。發。裏。問。鳳。梧。昨。宵。接。觸。沒。有。鳳。梧。笑。了。笑。道。冒。險。冒。險。一。回。兒。鳳。梧。同。衣。雲。走。下。樓。來。雇。車。到。半。齋。吃。點。心。衣。雲。道。點。心。我。已。吃。過。鳳。梧。道。那。麼。你。陪。我。談。談。衣。雲。問。鳳。梧。一。宵。所。耗。若。干。鳳。梧。道。算。不。得。六。零。六。沒。有。打。耗。費。比。打。六。零。六。還。大。衣。雲。道。十。塊。錢。正。數。我。早。替。你。講。

明怎麼又添外費出來呢。鳳梧道：「你有所不知。當時我別了你回去，老七還沒有睡。同我走出一百十四號上番菜館吃點心，耗去三四元。又買一廳茄力克香烟一塊錢。又替他買了些零碎東西四五塊錢。身邊拾八塊錢，只賸七元。付正數已不夠，只有催你速解討伐費來解圍。」雲笑道：「他難得碰着你位闊客，這地方請吃點心，只消一碗餛飩外加兩個雞蛋，已算十分討好。便是香烟也只消大英牌小因牌敬敬他。至於零碎東西，決沒有送他的必要。假使人人像你這樣討好他，他家裏早開了百貨公司。」鳳梧笑道：「照你說，我做了瘟生不成。」雲道：「瘟雖不瘟，當你好戶頭好在你本來松江人。俗語說『松江棺材好戶頭』，足下昨宵簡直做了一度棺材。」鳳梧笑道：「我實在不懂這裏規矩。昨宵還拿對待長三倌人的手面去對待他。」咧衣雲道：「這叫闊之不當我。雖沒有身當其境，見識比你廣了。」說着，堂倌送上兩碗蹄子麵。衣雲只吃了一半。鳳梧吃下碗，半會過鈔，走下樓來。鳳梧道：「此刻朱芙鏡醫生那裏非去不可。我想先請芙鏡驗一驗血液，有毒沒毒。當然立辨。倘已傳染，便叫他打下兩針以防後患。」衣雲聽說又笑作一團，笑定了說：「老哥明哲保身，未免太小心罷。那麼我們晚上再會說着分道自。」

去衣雲。逕往後馬路正義錢莊辦事。下午又往環球書局編輯。垂晚言復生來訪。同往一蘋。香找鳳梧。敘談片刻。復生托鳳梧代做一篇四十初度辭壽文。因急於需用。要求鳳梧對客揮毫。當把五十元給鳳梧。潤筆。鳳梧精神煥發。吩咐西崑端過一隻都盛盤來。咬着一枝枯筆。便在徵花小柬反面一揮而就。當給了復生。復生邀鳳梧到大觀樓吃大菜。席上鳳梧代請了一位同鄉柳一佛來。一佛精神矍鑠。依然笑口常開。衣雲問道。老伯好久未見。不知常在上海。不一佛道。常住在大慶里一百念號。衣雲道。怕不常出門游逛。所以很少見面。一佛道。難得新世界喝喝茶。別地方少到衣雲。道。自從幼鳳死後。我松江沒有來過。一向少親近。現在老伯住在上海。當該時常來候候。老伯起居。件件老伯寂寞。一佛道。很歡迎我寓裏陳設佈置也。還整潔。你儘管常來談談。說着西崑送上菜來。各人吃菜。吃罷。一道菜。復生發起叫堂。唱鳳梧反對道。今天還有緊要事。請你免了。罷。復生纔始不叫吃罷。大菜。衣雲同一佛。鳳梧先走。鳳梧低聲對衣雲說。芙蓉鏡醫生那裏。早上去過。雖沒有驗血。據說檢查不出梅毒。徵象大概老七身上疤癩。當真臭蟲咬出來的。不見得生的是瘡。也不致有梅毒傳染。今天我再去覆一次。你同

去麼。衣雲笑道：「你的胆子真像橡皮做的，能收能放。昨晚嚇得要預打六零六。今天索性連一連你當心，真有梅毒的啊！」我此刻想到一佛丈府上坐坐，好在那裏已熟悉。我不陪你去了。明日到一蘋香望你吧。鳳梧道：「也好。那麼你明天早些來看我。說着先走。衣雲伴送一佛到大慶里一百念號，走上一間廂房裏佈置得很清潔，一張白漆半床，六把靠背圍着一隻小圓桌，沿窗一張寫字檯，是一佛賣字用的檯上，一筒破筆，一個硯鉢，硯鉢裏賸有一片殘墨，一隻印色缸，六七個圖章，凌亂雜陳。有一位學生年紀十七八歲，正在電燈下練習。一佛叫他玲蓀去倒碗茶來。玲蓀到客堂樓內斟上兩盃茶來。一佛喝一口茶，吃一粒糖，又拈兩粒糖，送到衣雲面前，說這是馬玉山買的松子牛奶糖，又香又糯，委實可口。衣雲吃下一粒，也覺並不粘膩。一佛道：「我最喜歡吃糖。每天要吃三毛錢糖。」衣雲道：「這也是研究佛學的人所同嗜。」一佛道：「此番到杭州碰見康西山和尚……衣雲道：「康西山不是萬樹梅花館主嗎？他人夫的叫華石瑛，是位女書家，很有名望……一佛道：「不錯。康西山算得一位名士。他前年在北京西山檀柘寺受戒，法名顯安和尚，只是他的出家與衆不同。他出了家，依然有兩位夫人伴着他。一位小

夫人並且不是國貨當年亡命在日本時娶的也通漢文漢語寫得一手好字衣雲道他現住那裏一佛道在梵皇渡蕩樹梅花館上月我在杭州西湖不期而遇同訪淨寺浩月大師那浩月大師今年已一百十四歲了當時我問他年齡他只說四十八歲原來他已是六十六歲出家的單說出家以後的年齡表明他在俗時不可爲訓簡直視同隔世衣雲道此僧大概很有來歷一佛道據他說好活二百歲並無別的祕蘊只守着清心寡慾兩個主義只是他對於禪理早參透三昧當時我同西山和尚去見他他問我你名一佛該懂禪理請問從此間往西天竺國有多少路程要幾天好到我毫不思索回他說西天竺國近在咫尺只消一轉念便到他贊我很聰明有佛學性靈原來心卽是佛一念之善便登天國一念之惡便墮泥犁這極淺顯的答案一個人只消修心修到不轉惡意常存善念便是西天竺國裏一尊佛世界本沒有甚麼天堂地獄全由人心的造境譬如到一處綺麗繁華的所在我心境當他地獄放眼便是地獄的慘狀到一處骯髒卑陋的地方我心境當他天堂放眼便是天堂的樂境天堂地獄便在我人方寸之間……衣雲道老伯的話透澈極了一佛道西山和尚禪理很高妙文學也

極深造的詩。輕清側艷不減溫李。明天我有件事情要去訪他。你高興陪我同去。衣雲道也好。明天午後我准來陪老伯同往。一佛微笑點頭。衣雲坐了一回也就辭別出門。逕回定一里寓所安宿。一宵易過。明日上午到一蕕香。一問西慰說趙先生已動身到南京。衣雲祇得回正義錢莊飯後往環球書局得鳳梧留函并交還二十塊錢。知道他已回南京。當下稍事勾當便到大慶里一佛寓所。那時一佛已雇了一輛汽車。正想出發。見衣雲來便一同下樓跨進車廂。直開往梵皇渡。萬樹梅花館。汽車開進花園。停下衣雲見園中梅花不多。楊柳種得不少。裏面相並兩座小洋房。一邊是住宅。一邊是會客室。後面沿蘇州河帆影掠窗。而過歷歷可數。兩人下得車來。自有僕役通報。主人西山和尚迎了出來。接進會客室坐下。僕役送茶敬烟。一佛替衣雲介紹過西山和尚和藹可親。一見如故。衣雲打量他中等身材。瘦削面容。兩撇小鬚子。年約四十左右。身穿中國裝。羅紡夾衫。十地紗馬褂。和一佛談話一口無錫白。一佛此來有所接洽。只爲上海地方新盛行了一種甚麼交易所。一佛有幾位朋友新近想倡辦一處交易所。托一佛介紹西山和尚加入發起人之列。倘西山和尚不願加入。只用一用他的大名送

他幾千塊錢作爲權利……那時一佛還沒和西山和尚說明來意忽聽得窗外一片貼場！貼場！的屐聲不覺一怔正是

不是春陰寒食夜 何來巷尾屐聲喧

不知一片屐聲從何而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人海潮 第四十四回



